

光緒三十二年四月分

丙午 月第二年第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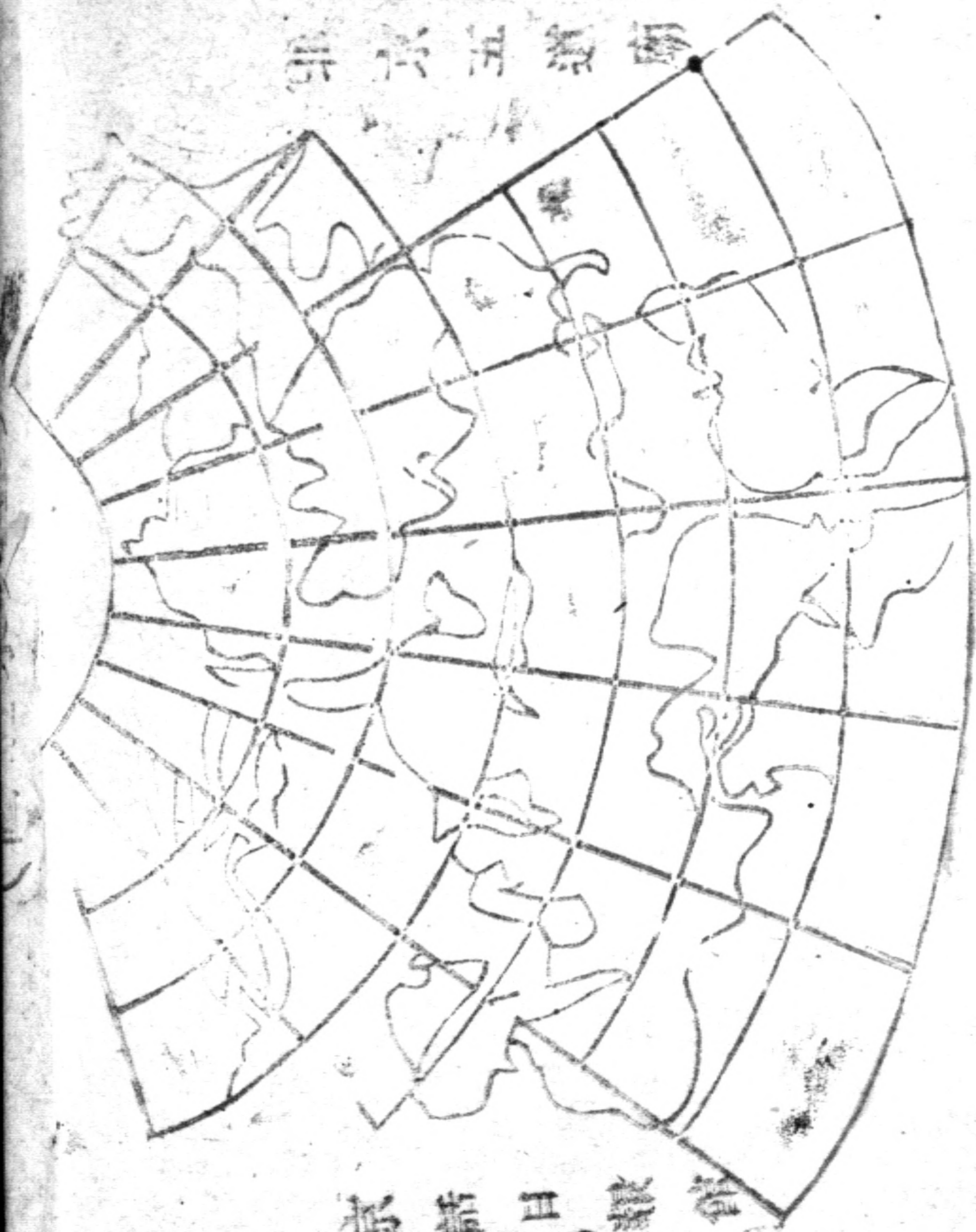
京話日報

596-612, 614-629

本館開設北京前  
門外五道廟路西



圖說五洲



五洲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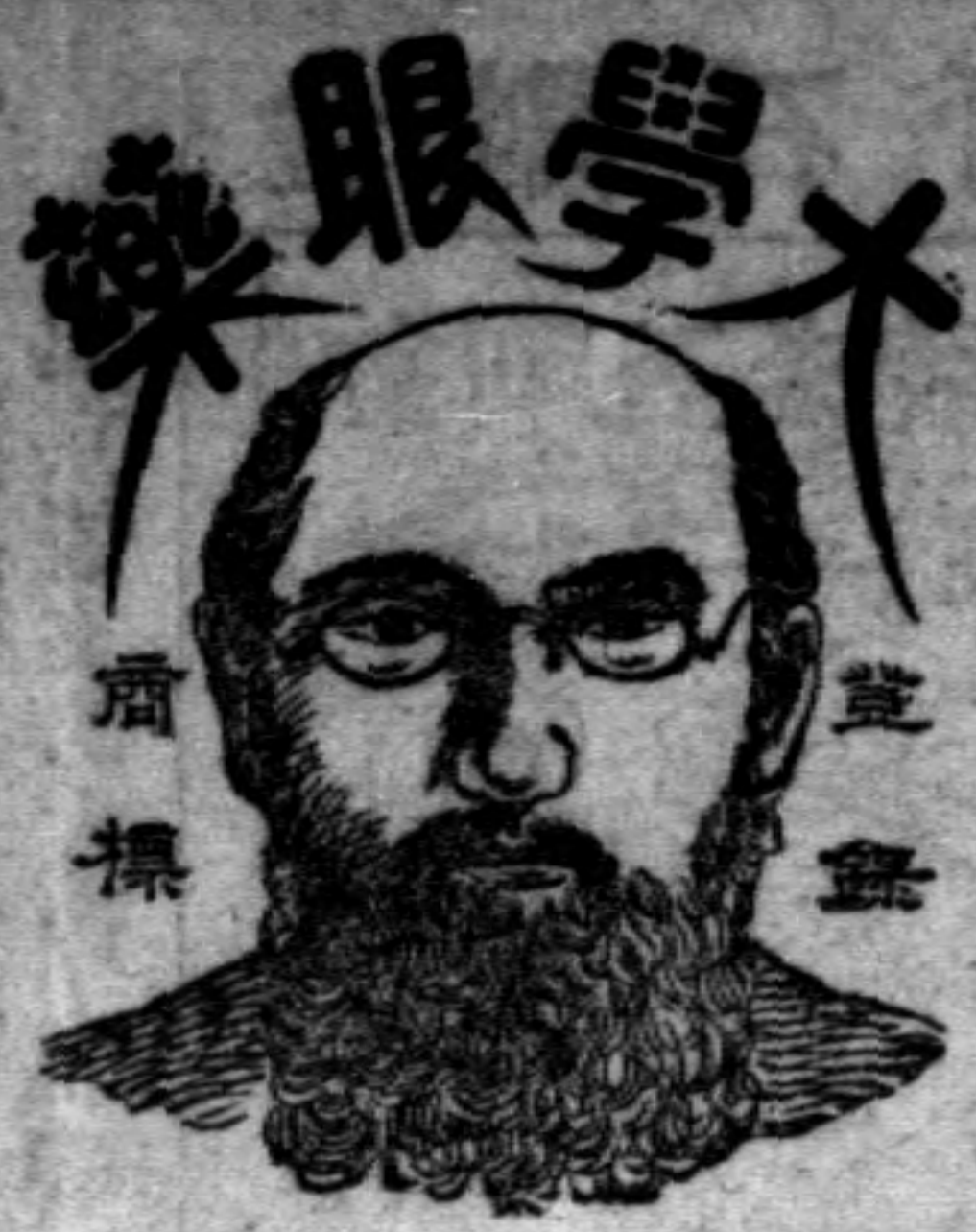
# 華商 京話日報

電話七百七十三號  
本報價目

零售每張銅元一枚  
每月銅元三十枚  
臘月報裝訂工三百文  
正月後本報送  
同裝訂不收資  
兩日將每月五毛二  
七日寄每月四毛  
一月寄成冊四毛  
派處提二成

本報今日添送附張不加分文  
大清郵政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義務華英高等蒙養學堂招生  
本學於三月起招生三十名每月收費用二元專授國文歷史與地英文算學體操  
學者即至地安門外鼓樓後路東本學閱看章程定期入班爲此廣告 (A)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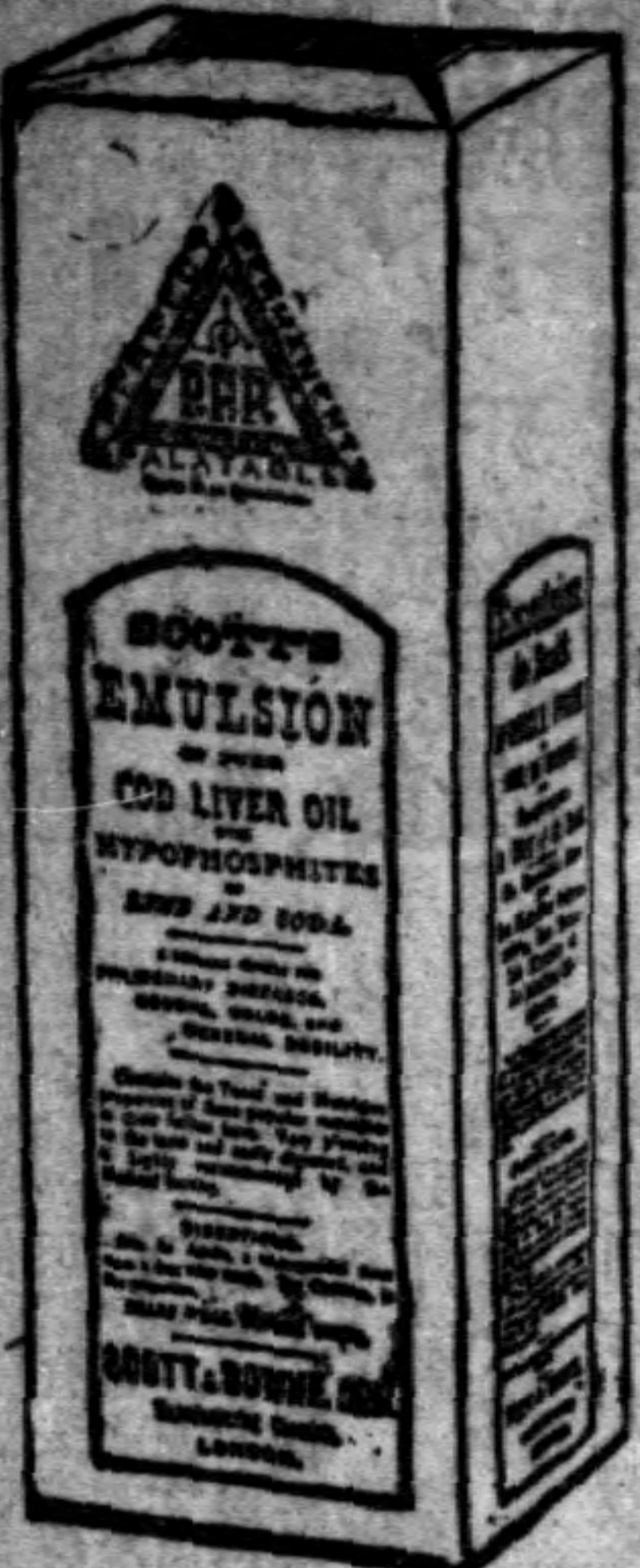


日本帝國醫科大學堂所屬醫院  
日本帝國醫科大學堂所屬醫院  
日本帝國醫科大學堂所屬醫院

嗶啲眼藥裡頭也有這麼個  
很靈的很好的啊  
方虔心修合 專治時行目疾 火熱眼症 膠黏腫痛 白翳  
青盲 赤筋露肉 乏疲難開 羞明畏光 迎風流淚 視物  
不明等症 無論老弱男女 所有一切眼症 均點用此藥水  
効驗靈妙 迥與別家所製不同 真不易得之妙藥也

經售處  
北京前門外信昌洋行  
北京前門外中西大藥房

英國藥品 病者宜知



茂生洋行批發

天津

司各脫乳白魚肝油 乃病者無上  
之食品也  
能治 咳嗽傷風 及 胸膈肺腑 諸  
一切 有病者 司各脫魚肝油 而購別號之  
魚油 諸別號者 十 奏效 遲重 司各脫  
購魚肝油者宜購真司各脫之魚肝油今日服  
之而健康亦從今日始矣





無名氏



無名氏



華商  
**京話日報**

電話南分局  
壹百七十三號  
本報價目

零售每張銅元一枚  
每月銅元三十枚  
臘月報裝訂工三百文  
正月後本報送  
同裝訂不收資  
兩日寄每月五毛二  
七日寄每月四毛四  
一月寄成冊四毛

派處提二成

本報今日添送附張不加分文  
大清郵政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義務華英高等蒙養學堂招生**  
本學於三月起招生三十名每月暫收費用二元專授國文歷史與地英文算學體操  
學者即至地安門外鼓樓後路東本學閱看章程定期入班爲此廣告 (一八)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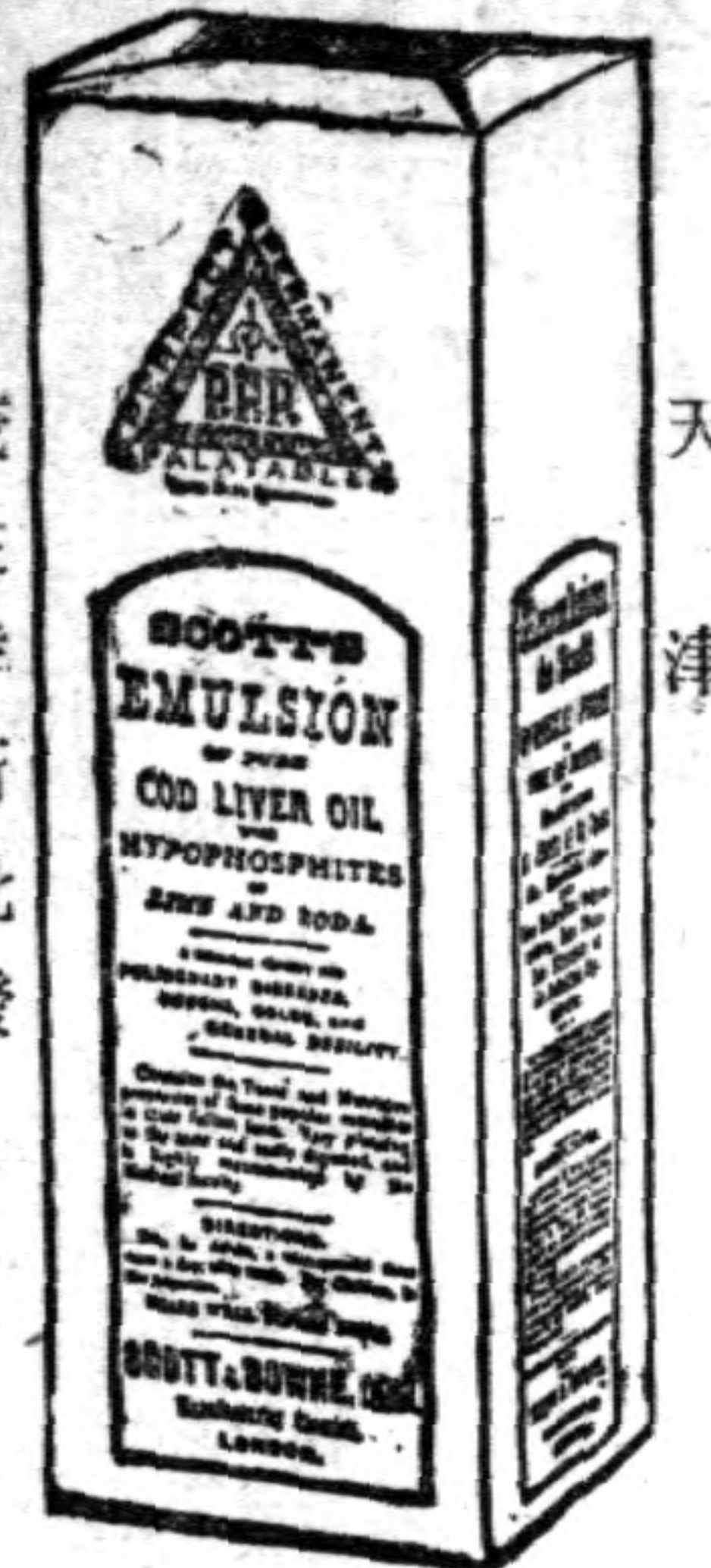


日本帝國醫科大學堂所屬醫院處  
大日本帝國醫科大學堂所屬醫院處  
又省錢  
日本帝國醫科大學堂所屬醫院處

**天田堂**  
方虔心修合 專治時行目疾 火熱眼症 膠黏腫痛 白翳  
青盲 赤筋瘀肉 乏疲難開 羞明畏光 迎風流淚 視物  
不明等症 無論老弱男女 所有一切眼症 均點用此藥水  
効驗靈妙 迥與別家所製不同 真不易得之妙藥也

**經售處**  
北京前門外信昌洋行  
北京前門外中西大藥房

英國藥品  
病者宜知



天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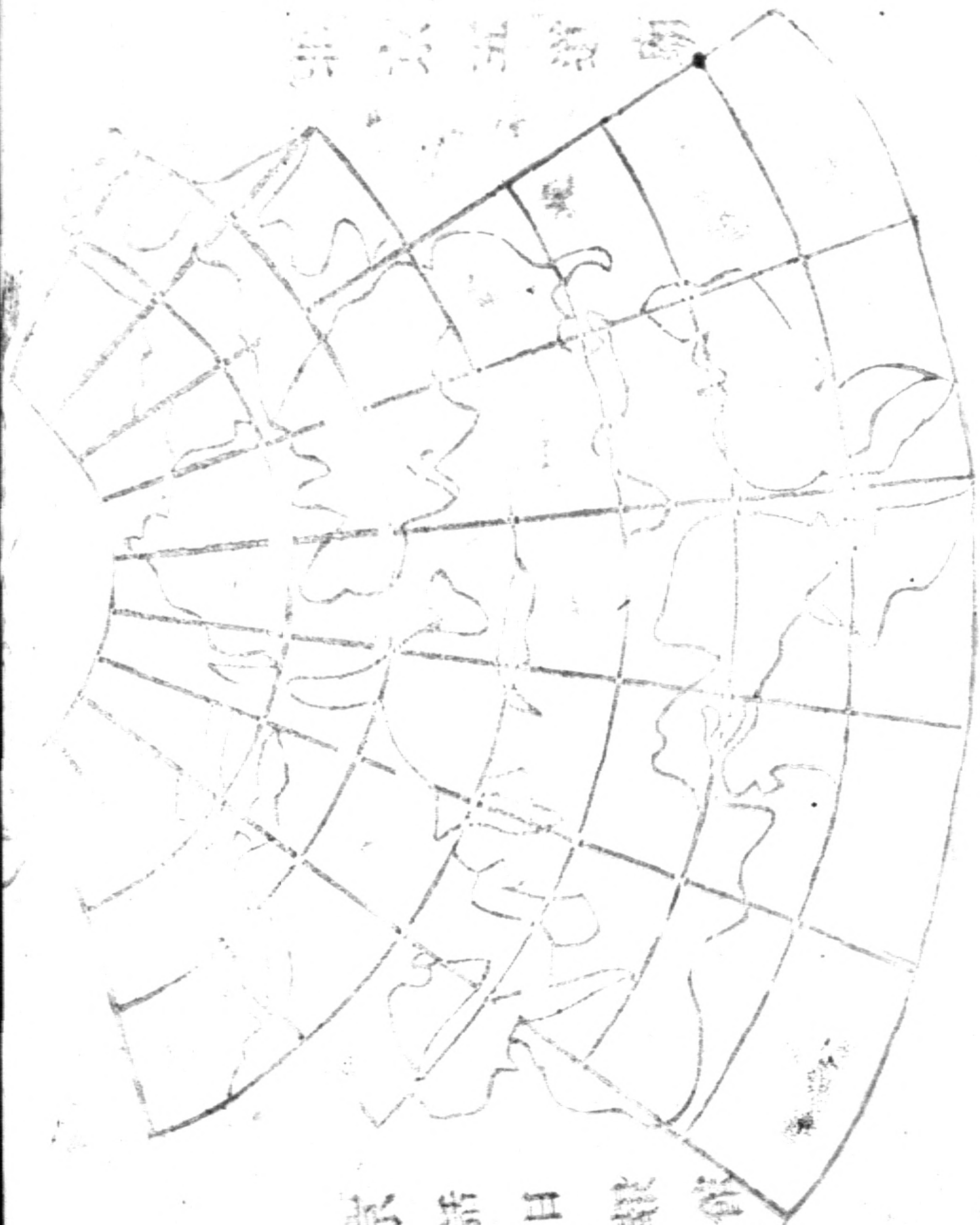
茂生洋行批發

**司各脫乳白魚肝油** 乃病者無上  
能治 咳嗽傷風 及 胸膈肺腑 諸  
一切 有病者 司各脫魚肝油 而購別號之 奏效 遲蓋 司各脫  
不服食 魚油 之藥力比 諸別號者 十 倍  
購魚肝油者宜購真司各脫之魚肝油今日服  
之而健康亦從今日始矣





明倫彙編



欽定四庫全書



商華  
**京話日報**

局分南話電  
號三十七百壹

目價報本

零售每張銅元一枚  
每月銅元三十枚  
臘月報裝訂工三百文  
正月後本報送  
同裝訂不收資

兩日寄每月五毛二  
七日寄每月四毛四  
一月寄成冊四毛

成二提處派

本報今日添送附張不加分文  
大清郵政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義務華英高等蒙養學堂招生**  
本學於三月起招生三十名每月暫收費用二元專授國文歷史與地英文算學體操願  
學者即至地安門外鼓樓後路東本學閱看章程定期入班爲此廣告 (一)五

**大夢眼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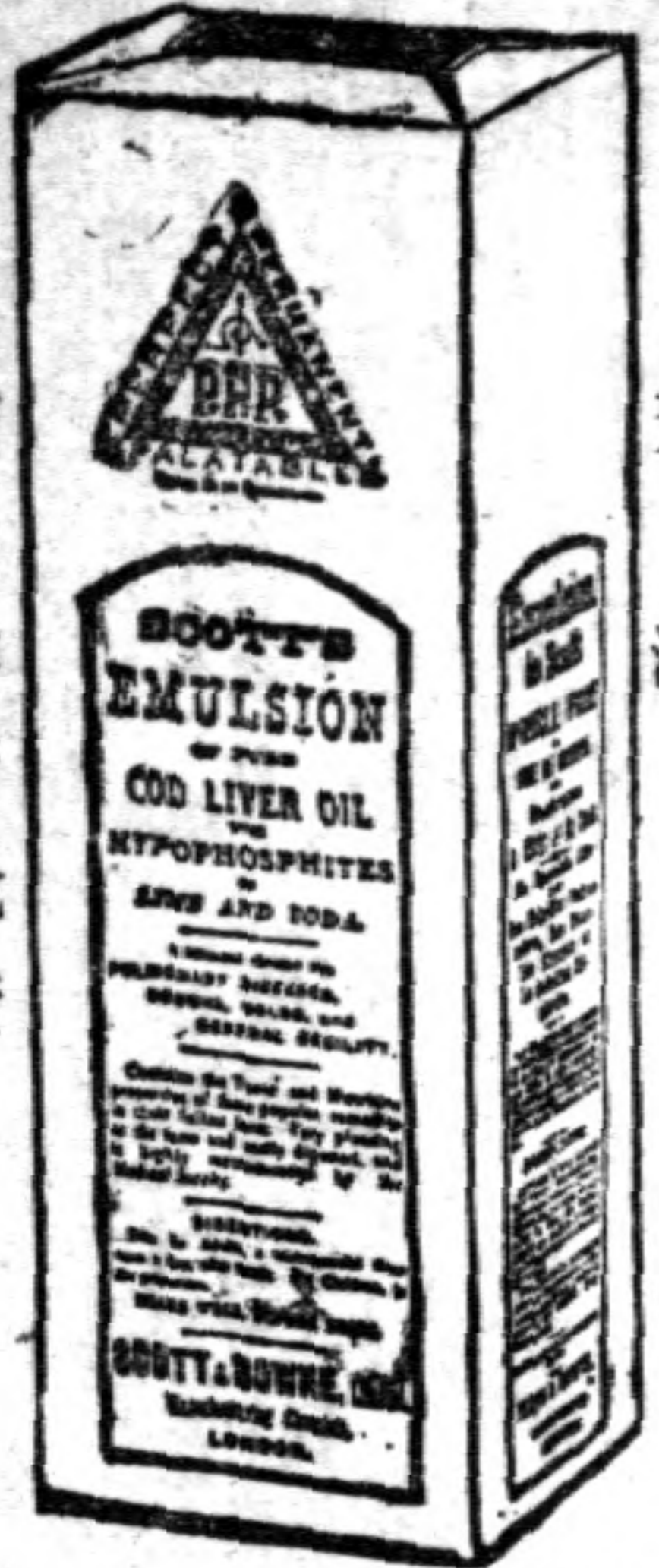
商標 登錄

日本帝國醫科大學  
堂 口田 小價定本日

望監製大學眼藥遵照大日本帝國醫科大學堂所屬醫院處  
方虔心修合 專治時行目疾 火熱眼症 膠黏腫痛 白翳  
青盲 赤筋露肉 乏疲難開 羞明畏光 迎風流淚 視物  
不明等症 無論老弱男女 所有一切眼症 均點用此藥水  
効驗靈妙 迥與別家所製不同 真不易得之妙藥也

**經售處**  
北京前門外信昌洋行  
北京前門外中西大藥房

英 國 藥 品  
病 者 宜 知



茂生洋行批發

天 津

司各脫乳白魚肝油 乃病者無上  
之食品也  
能治 咳嗽傷風 與 胸膈肺腑 諸  
一切 有病者 司各脫魚肝油 而購別號之  
不脫魚 魚肝油則其 奏效 必  
魚油 之藥力比 十 倍  
購魚肝油者宜購真司各脫之魚肝油今日服  
之而健康亦從今日始矣









## 演說

◎ 誦 諧 布 衣 ◎

王 子 貞

奇怪呀 奇怪呀 前天有人說 中國人應當穿中國布 說出這一句話 真是北京城的破天荒 回想道光咸豐以來 至今一百餘年 慢慢的全都不穿中國布了 不論上中下 那一行的人 都是綢子緞子 綾羅紗絹 花花朶朶 裱糊了一身 皆因服色沒有定制 有兩件時興衣裳 恨不能一身都穿出來 誰管家裡坑上又有蓆呢 無論怎樣叫苦 總得披兩件華麗皮毛 走出家門 管家報道 老爺呀 僭們宅裡失了火啦 老爺說 不要緊 燒不了甚麼 房子是賃的 管家又報道 老爺呀 坐車可吊在臭溝裡啦 衣包並沒拿起來 老爺一聽 靈魂飛在九霄外 哼 這一下子 老爺要了半輩的虛子 再也不能顯弄顯弄了 您猜爲甚麼呀 綢緞直長錢 再製可真是費手了 沒別的法子 隨着大衆 也要開了洋布燈嘍 假綢子 假緞子 斜紋布 洋摹本 提花套板 又好看 又省錢 你也買 我也買 銀錢一去不回頭 鬧到歸期 不能經久 還是穿到身上一遭爛 再不然就變了色喇 好難看 紅不紅 綠不綠 紫藍蒿青 真像一件百納衣 近來更糟糕 甚麼片金織錦 海虎絨 你看看罷 滿街上走小洋貨店兒 一身新式衣服 足夠閱報社半年的經費 若論本機土布 雖然不華麗 到底厚式結實的多 管保還省錢 諸位知道僭們各省 已經有了織布新機 布面寬大 線紗結實 何妨買幾尺來試試呢 財不外溢 利不外遷 准與本國大有益處罷 聽說有人創立布衣會 凡在會的人買布 總要少算錢 諸君諸君 現在所說的布衣會 實在不怕人惱 別的是瞎說 省錢是真的 詩經上蜉蝣一篇 請人細細的吮滋味 蜉蝣蟲兒 那樣東西 自誇羽翼鮮明 不顧朝生暮死 我們要是不曉大局 就知道花錢 等到財空力盡 後患何堪設想 千萬別學蜉蝣蟲兒 不顧後事呀 諸位快快的提倡布衣會罷



# 要緊新聞

商部的批示真奇○前次看見商部批示 恒和銀號 因奉宸苑欠他的款 在商部遞稟 行察之後 奉宸苑不

認帳 當時批駁 昨天又見商部批示 恒和銀號 還不甘心 一定要請商部再行查 又給批駁 噫呀

恒和的膽子雖大 既是無案可據 怎敢接二連三的遞稟呢 其中必定還有可疑 昨日子細一打聽 是了

此乃庚子年以前的借款 由立山大人親筆寫的字據 如今雖有一位景大人在 也不便出來作見証 此

案經慶王爺奏准 恒和上次開張 撥還三十七萬六千餘兩 就叙明下欠十八萬 將來由戶部撥還 如今

怎麼會變了並無案據 你說奇不奇 商部是保商的地方 怎麼也會有這樣的批示呢 這個原故 總是沒

應酬好了奉宸苑罷 再不然有怕恒和再開張的人 聽說外面欠恒和的錢 不知有幾個十八萬 如果再開

張 那能夠全數圖賴呢 寧可叫○朝廷失了信罷 真真是奇談 真真是奇談

愛國的教民真要出頭自立○耶穌教民 較比天主教民 人數既多 思想也兩樣 天主教裡的明白人 也並

不倚仗教勢欺人 所苦同志的人太少 沒有耶教容易聯絡 耶教牧師 又常常勸中國人立教會 所以想

着自立的很多 聽說東直門外 早就有中國教會 知道官場不認許 至今總沒肯出頭 自從本報上提倡

了兩次 就紛紛有人來投信 都說是很願意自立 大概耶穌教的人居多 第一先得籌經費 海外耶教華

民 有大力量的真不少 也很盼望○朝廷認許他們 彼此一聯合 經費並不難 此次端戴兩大臣 到了

美洲 耶穌教華民 也曾遞過稟帖 趁此機會 大可提倡起來罷 這件事如果辦好了 可以永遠不再出教

案 耶穌教能自立 天主教自然也要出頭 無論信那教 誰不是中國的子民呀

日人照會開奉省口岸○前次美國公使 催開奉省口岸 現又據日本公使照會外務部 請先在遼陽城 大東

溝 安東縣 開通三處口岸 這三處地方 中國政府 早已說明開放 先因俄軍佔據 後又因日俄開仗

一直就誤到如今 日本政府 因為關係各國利益 盼望趁此機會 趕緊設立碼頭 打算在西五月一號

起 凡在日本權限以內 絕不攔阻各國商民 並准各國領事前往駐紮 人家不客氣 一切偏勞了

查禁抵制美約的回電○美國駐京柔公使 前到外務部說 漢口領事電稱 近來紳商 又有抵制禁約 不買

美貨的風聲 此事與中美邦交 大有妨碍 請行知張宮保查禁 外務部寄了電去 現得回信 說漢口商

情 十分安靜 美貨一律行銷 並沒有什麼風潮 所說抵制的話 怕是謠傳 請轉達美公使 目下美國



總統 正要改定禁約 優待華人 這個當兒 凡抵制美貨的話 暫時可以不提 且看禁工條約如何 如再含糊其詞 並不認真的改良 我們再照常抵制 美人也就無話可說了

某公使議論和平○有某國公使 前天對某尙書說 中國民教的仇恨 照這樣鬧下去 終究怕解不開了 要依我的愚見「我是某公使自稱」以後再有教案 斟酌當時的情形 彼此和平商議 都可以從寬辦理 不必因為國際外的事 隨便就把平民正法 民教怨毒 越結越深 彼此無益 這位公使真明白 這位公使真明白

## 本京新聞

官廳上外郎爲難○內城街道舖面 向歸提督衙門管理 舖戶修理門面 買賣開張 都由官廳交派外郎 前往提署報明 先講多少花消 銀錢過手 處處都可對付 大街佔出好幾丈 也算合例 若是不花錢 房屋落架壓死人 誰也不來管 現在修馬路 拆蓋挪移 自然也得去報 那中堂交派堂老爺 傳各廳不准受賄 各舖面報修的很是不少 總請不下公事來 各廳外郎 一天八盪跑提督衙門 跑的好難受 敢情是科房有拿手 硬說印冊不符 官街印冊 從前明崇禎十八年就不符了 何況連年的由官私買呢 到如今那有夠尺寸的呀 科房先生 把印冊當作索賄的憑據 無論堂官怎樣嚴 總是不中用 外郎真爲難

洋藥店被罰太重○有一個倪姓 從前喫戲園子的飯 現在當了官差 二十七夜晚 在大柵欄聚義長暗查 用一塊錢買洋藥 找回的零錢 內中有些二三路錢 當時呼喚巡兵 把掌櫃帶到右路一隊 隊官要罰人家八百兩「無限之權」磨兌到一百四十兩 並搜查舊存原串錢七百吊 都要充公 又暗訪德豐盛 也有舊存原串錢 罰了一百二十兩 所罰的銀兩 都要充作局用 市面上的私錢 來源不在洋藥局 越是規矩買賣 舊存的原串錢 一定不能少「本館由去年存下幾百吊 如果挨家搜查 不知我們要受多少罰」各舖戶因爲這件事 驚惶的了不得 打算把積壓原串錢 全數交官 請巡警部作主 自從城外立了工巡局 未能把私錢的來源堵住 已經放棄了責任 大大對不住商民 何況不明白地面上的情形 任意胡來 實在不能夠服人心 官板錢的分兩 本不一律 究竟用多重的分兩爲度 並沒有一准的條規 攪用一個私錢 罰多少錢 也當有一張明白曉諭 好叫商民守法 漫天要價 就地還錢 實在不成官事



## 各省新聞

博物院又添了一個笑話○昨天下午兩點多鐘 有兩個西洋人 一男一女 身帶照像鏡 走到大柵欄 看見一個病叫花子 赤身露體 骨瘦如柴 比較受罪的華工 就差了沒人敲打 實在是是我國的不體面 洋人給了他兩毛錢 叫他坐定 拍了一個照去 叫花子喜歡的很 圍着觀看的人 也覺著新鮮的很 大家還說呢 外國人真有錢 給叫花子照像 反倒給他錢 那裡找這箇便宜事去 唉 豈不知外國博物院裡又添了一個笑話了 有地面責任的 趕緊想法子罷 把這些苦人安插安插 免得給人家添笑話

好巡兵明白警章○昨天下午 三點來鐘 有一個小孩 迷失了道路 正在李鐵拐斜街哭喊 巡兵過來 問清住址 自己抱着他 給人家送回去了 這個巡兵 不知是甚麼名子 隊官稟知統領 必定要記大功

好巡兵 好巡兵

外務部的少爺叫字號○二十六日夜晚九點鐘 東觀音寺地方 有一人手提銅壺 在黑暗裡快走 經本段巡捕攔問〔警章如此 巡捕不錯〕提銅壺的人喝道 你也不打聽打聽我是誰 你就敢把我當賊看待 我准能革你的巡捕 我爸爸在外務部當差 你叫什麼名字呀 巡捕回說 我叫永利〔好漢〕有人在旁解勸 連叫二叔看我啦 二叔看我啦 不懂事的人 專會胡拉亂扯 最就悞事 吵鬧一會子 也就拉倒 唉

俄人買蒙古地畝交涉（黑龍江） 程將軍來電 東蒙古郭爾羅斯集斯克公爵 本旗所轄地畝 早已動手開墾 大有功效 俄國鐵路公司 忽稱此項地畝 已由某喇嘛賣給公司 應當歸公司管理 原來這個喇嘛



上諭 宮門

三月三十日 理藩院 光祿寺 八旗兩翼值日無引 見 召見軍機

皇上明日卯初二刻至 太廟行禮畢還海

上諭浙江金華府知府員缺着嵩連補授欽此

旨理藩院奏多倫諾爾幹珠爾瓦諾們漢報効練兵經費遵議獎叙一摺多倫諾爾幹珠爾瓦諾們漢捐助銀兩實屬至誠著加恩賞給多倫諾爾幹珠爾瓦諾們漢志誠名號以示鼓勵該衙門知道欽此

電 報

再記金山地震細情○路透電報說 美國金山口岸 陸軍司令官紛斯登將軍 因地震成災 情形極慘 稟明

美政府 現時碼頭以上 被壓死的人約計一千餘名 受傷被災的 總有十幾萬人 目下缺少糧食 情形

緊急 原來地震時候 火從各機器房發起 鍋爐同時炸裂 所有房屋糧食 全被燒燬 目下還是火光冲

天 真是少有的奇災

川兵合生番接仗○成都來電說 三月二十四日 四川邊界梭巴地方 官軍跟生番打仗 官軍敗陣 死了兵

丁二百名 現由錫制台添調兵隊 前去接應

俄兵赴海參威○天津專電說 昨有順和輪船 由租界碼頭 開往海參威 載運期滿換班的俄兵 計一百五

十名

德外部大臣開缺○德京電報說 德外部大臣霍耳斯丁 具摺目請開缺 已蒙德皇允准

牛莊設立德領事○又說 中國牛莊地方 現有德國領事官 在那裏安設衙門

法國礦工滋事○又說 法國礦井工人 前次一律罷工 後來稍為平靜 現時又漸漸鬧起來了 大約一時總

不能了結



專件

海運現形

愚氓

在下本是箇外省的人 眼界不甚寬大 自幼念書不多 心裏沒窟窿 很是糊塗 現在指着賣苦力氣爲生 前幾天有人說 漕糧現在到京 在下就找了個苦朋友 湊了些錢 買了一輛二把手小車子 前去推米 本月二十日開兌江蘇漕米 因爲我是中國人 要看看本國的公事 中國公事 不看他也就罷了 有這一看呀 我心中可就冒起火來了 糟踏糧米 耗費公款 這都是相沿已久 牢不可破的事 竟會有故意糟踏 故意耗費 他若真是中國人 斷斷不能這樣味盡天良 先把大概說說 由火車裝運入厥(入厥一分錢) 夜間十二鐘開厥(出厥一分錢) 人扛上車 運到台棚 又扛上台 名爲擺米 一袋一袋擺齊 分十幾路 上押小旗 寫明幾路 每路約一千多箇米 專等倉場驗收 早間太陽高高的時候 倉場委員就來了(向有十殿閻羅之名) 上了米袋一看 就聽說提 人夫一個個又得扛回入厥(每日退米總在數千担) 隨後大人可也就到了 委員一齊上前 不知說些甚麼 大人也到米袋旁邊一看 又聽說提 人夫又一個個往回扛 扛完退米 這就消袋(倒出來) 沿路雖是舖着席 席上米粒已經不少 人夫來往脚踏 又聽說得颶風 人夫一個個都拿簸箕 高灑(口內隨便呼喊 如燈節放花) 米粒無處不飛 這都是官事老規矩 在下就向老於吃倉的打聽 退米將來如何 他說節一節還是交 這麼一來 得耗五六千串錢 收米時候 先交派斛頭 用力下砸 爲的是多收 砸力稍輕便打 此米名爲耗米 有人說多收一成 記功 多二成 記大功 多三成 又是怎麼樣 這一多收 糧道就要吃虧了 想糧道收米 起先也是用砸了來的 理外是民間受苦 在下前幾年 到上海看見過 糧米到了 全把口袋打開 倒在一堆 過篩颶風 然後裝袋北運 裝運一起 米包自然一樣 間或霉變 也是有的 自然要剔出 若故意連好米一槩挑剔 是何用意 這是耗費公款不是 有颶的 有不颶的 是耗費不是 來往一扛 沿路灑落 是耗費糟踏不是 再說南來委員 除總會辦外 有監兌 有擺米 有總巡等名 在下也不深知 大約總有稽查的責任 擺米在夜裏 委員到台在天明 丟米就不必說了 這麼些個委員 要薪水不要 又耗費不少 將來還要保舉 在下不敢瞎說 也沒有改良的好法子 我見輪船囤棧貨物 比糧米有時還多些 也不亂 纔出來用席瀟蓋 米濕透二寸有餘 後來把濕米幾天 忽然大雨 委員都藏躲官廳裡 經倉憲大發雷霆 纔出來用席瀟蓋 米濕透二寸有餘 後來把濕米颶風 餘皆裝袋運走(道路積米皆成泥土) 是耗費不是 在下又想起輪船有帆布棚 此台比輪船稍大 何妨也用帆布兩頭包鐵棍 當席用 也費不了多少 這都是在下親眼看見的 因爲我是本國人 本國又不是前些年在中國 我纔說這些討厭話 如不想法改良 急死我這推小車子的 也是枉然



## 演說

## ◎違警罪貴在實行◎

現在巡警部已把把違警罪的章程定好 頒發到各局 將來必可接着實行 本報因為從先巡警部沒定違警章程 曾在報上說了好幾次 因為沒有違警章程 巡警沒有下手辦事的地方 現在所定的幾條章程 雖然簡率 却還容易施行 按外國警察的違警罪 條目很多 交通 營業 風俗 衛生 各類警察理 都有違警的罰款 這次巡警部所定的 無非是由這四項裡 摘了幾條 本來中國辦新政 無論什麼 初入手的時候 總要簡便易行 太煩雜了 恐怕辦不動 巡警部正是這個用意 就是這幾條 還怕有辦不到的地方呢 怎麼說呢 中國講專制 專制國的警察 最難下手 皆因專制國的人 處處講勢力 不論公理（可是本國人跟本國人）誰勢力大 誰便能抗國家的法律 勢力小的 總得受委屈 所定的違警章程 雖然宣布出來了 無權無勢力的小民 自然要低頭遵守 有權有勢的大人 合那王公府第大宅門的家奴 還有那王爺公爺的本家親戚 平常日子 狐假虎威 借著字號鬪光棍 野蠻慣了 什麼叫違警咧 違法咧 他全不管 還是照舊任性妄為 一旦違了警章 巡捕攔他 尙且不依 再要是罰他 碰巧連局子的總辦 都惹不起 何況巡捕 既立出違警章程 應當全國的人 一律遵守 國家的法律 萬沒有偏向 我想開辦違警罰章時候 必短不了麻煩 麻煩必出在這種人身上 立法貴在實行 違警章程 要被這類人破壞 無勢力的 小民甘受苦 這個章程 大可不必施行 巡警部發這箇章程的時候 令各局設立木牌 張貼在要路口兒上 爲的是叫人人都知道 這個法子雖然好 究竟差一點 張貼在要路口兒上 除了那地下走的人還可以看 至於騎馬坐轎的人 必看不見（所以我們要去抄）騎馬坐轎的人 大概上等人居多 即便他看見過 沒有教化的人（中國上等人會有沒教化的 真是五洲的特色）硬說沒看見 難免知法犯法 到那時候 他說不知道 巡警局裏是罰他呢 是不罰他呢 罰他罷 顯着不教而誅謂之虐 不罰他罷 他得了這個便宜



在外頭不定怎麼吹嘴 不定怎麼遭踐巡警官 豈不與巡警的名譽有碍嗎 聽說外國各衙門 無論有什麼命令 或頒行什麼法律 都是先叫民間週知 就怕的是不教而誅 怎麼會叫民間週知呢 也是一面榜示通衢 一面登錄在官報上 各報再由官報上抄錄 外國人人都看報 所以無人不知 無人不曉 中國既沒官報 (南北洋的官報也和商報差不多) 巡警也沒專報 (巡警部辦官報 是不可緩的) 看報的人又少 應當怎麼辦呢 只可請巡警部 把那違警章程 刻木板刷印數百萬分 (既辦公事別怕費錢) 發交各局 散放各段 按著三品以下的住戶 每家一分 不認字的 派人念給他聽 至於那三品以上的住戶 合王公府第 由巡警部堂官 附函郵送每家一分 請堂官交派各下人 (辦公事別怕費事) 三品以上的住戶 不交給巡捕傳送 怕的是被下人截留住 不叫主人知道 如此辦法 破上他一個月的工夫 無論什麼人都知道了 然後再實行違警章程 到那時遇有違警的 無論什麼人 不可看情面 必須照章罰辦 只要把違警罪辦實在了 以後無論什麼警政 都容易辦了 倘然還是能說不能行 中國的警務 大可不必辦 應了前幾天的話 只好交給外國人辦一辦罷 僭們等着作第二個高麗亡國的人罷 (不題別的國 單說高麗 請巡警部大臣想一想 這裏頭含着有什麼滋味)

### 要 緊 新 聞

日公使回國 ○駐京日本內田公使 月前二十九日 乘坐專車 前往天津 在那裏小有耽誤 就由秦皇島搭船回國

俄人阻止我國查驗官樹 ○黑龍江程將軍來電 說呼倫貝爾城一帶 成材料的樹木很多 實在是本省一宗大利源 前曾咨請外務部 准其立案 作為官產 新近派遣委員 前往葛爾巴列山 細加查驗 不料俄官出來攔阻 據說中俄條約 現時並沒議結 此處的林木實業 中國不能就自己開辦 應當怎樣辦法 靜候部裏的回信再說

九廣鐵路的交涉 ○兩廣岑制台 電達外務部 說九廣鐵路 須由中國自行修築 只有九龍左近地方 讓歸



英人辦理 這件事還可准行 但英國現又要求 凡中國修路的材料 得由英國商人採買 修路的資本 也得在英國銀行借貸 這兩層實在難應承 因此咨請大部 趕緊把草約改正 如果英人不允 請把此事 暫停交涉 另行斟酌辦法

調停裁缺○前次都察院堂官 請裁科道 奉○旨交政務處議奏 業已定稿議准 忽有劉編修廷琛 上條陳 力爭 政務處因此中止 就打算照舊不裁 但是慶王爺的意思 以為要竟自不裁 與都察院堂官面子上 有些下不來 想了個調停法子 把江南道裁去四缺 山東道裁去兩缺 就算敷衍過去了 現時已經議 定 就照這個辦法覆奏

俄公使近日的要求○俄國璞公使 日前又到外務部 說了三件事 (一)現在庫倫地方 中國交涉 日見其 多 必須設立交涉局 以便辦事 (二)吉林省城 從前本有俄文學堂 現時無故停止 應當照舊設立 (三)華人替俄商運茶 前往恰克圖 往往走到半路上 竟給丟吊了 務必請代為查辦 外務部堂官 把 以上所說的三款 應許他寄電查問

總稅司有回國消息○聽說總稅務司赫德 因年紀已經老了 有告退回國的意思 大約總稅務司的缺分 就 用白副稅務司 接手辦事

知縣因縱匪撤任○正定府屬下 高邑元氏兩縣 有庚子漏網的拳匪 勾串本地匪徒 分布羽黨 借仇教為 名 約定日子起事 已登前報 高邑縣官銘大令 胆小怕事 不敢舉發 以致匪首陳老傑 暗通鄰縣妖 僧 焚香聚眾 差一點鬧成大亂 袁宮保得信 派保定駐兵 前去剿辦 匪首業已跑遠了 至今還沒拿 住 袁宮保因銘大令辦事因循 諭藩司把他撤任 留在本地緝捕

### 本京新聞

海票訛人○有董某串通張姓 身帶未銷海票 (外州縣派差 越境訪案拿人的票) 在通州地面 誣指密戶小 工李姓 說他被賊所攀 票上標的名子 可是與本人不對 年月亦不相符 通州官糊裡糊塗 給他行文 到大興縣取保 保人是小工的本家 在京開木廠 前天正在鴻泰軒樓上爭論 被訪事人聽明 一邊是見 保結再交人 一邊是不見人不交保結 董某等見事不妙 鬼鬼祟祟 跑到明安棧去提人 保人密派夥友 跟隨在後 董張二人 沿路編造瞎話 都被夥友聽去 到外城總廳打官司 董某到了總廳 還是吹噓



# 各省新聞

子瞪眼 看他的情形 彷彿跟總廳巡差相熟 等待到了堂上 上言不接下語 再四叮問 審出是冒充官人 已經把他收禁 這一黨的人很多 害的人也無其數了 內中細情 等我們訪明再登

講求衛生○衛生局監督譚觀察 現時自出心裁 打算出一種衛生學報 好叫大家研究衛生的道理 又另定衛生章程十幾條 呈遞巡警部 聽候批示

傳說圖財害命○有天津馬車行的人 來京賣馬車 身帶三百塊錢 在劉守衛吉順下處住宿 夜裏被火燒傷 送到醫院 當天就死了 傳說是下處圖財害命 恐怕別有緣故

惡霸欺生○蘆溝橋惡霸 綽號孫小五 從前署過西路拱極營把總 現在專仗着闖光棍 久住長辛店 包攬詞訟 訛詐良民 長辛店機器廠工匠 不知怎麼得罪了他 前月到機器廠訛詐 以抓賭為名 搶去衣物銀錢不少 經工匠控告 把他送到本地面 孫小五手眼很大 不分皂白 地面上就把他放了 工匠人等又在局員處控訴 轉送大興縣 叫他再施展施展手眼罷

法教士請辦訛人的教民 (江西) 南昌有兩個教民 借着此次教案 到處訛詐鄉民 稍不如意 就誣賴人家 是搶奪匪犯 因此受冤的不少 後來被主教知道 把他們兩人叫去 問出真情 拿名片送交首縣 請照例嚴辦 好

清遠渡船沉沒 (廣東) 前月十二日 清遠商輪拖帶渡船 由省城開行 因客人急於回家 要趕清明上墳 搭客過於擁擠 船載太重 走到西南海口 拖帶的繩子斷了 因此翻船 船裏有四百多人 救上來的 只有三名 真是慘極了

請看山東洋務局的公事 (山東) 青島德商毛里公司 跟濰縣某商人 素有帳目來往 後因某商人欠毛里公司制錢若干吊 把他自有的地畝 作為抵押 這箇時候 此地已被馬路佔用 應領官價的數目 比欠款還少一半 某商歸不上款 想出巧着兒來了 他去囑咐德人 到濰縣去找朱大令 要求地方官認賠 朱大令說有官價 只可照章辦理 不能格外增價 德人就到濟南省 又找洋務局認賠 洋務局竟札行濰縣 叫暫時照數還清 候再查傳某商審辦 華商跟洋商交往帳目 官場居然墊款 這樣辦理交涉 真是好手段

佛典精奧 鄙人學淺 不敢談禪 梵音相傳 人云亦云 若疑此四字為下乘迷信 則



內外城總廳鈞鑑○巡警新政 張貼告示 所爲要叫人人明白 有許多不上街走路的人 就仗著在家裏看報 論理宣布命令 原不妨給報館送一張底子 又不用出刊資 又可以幫助廳裏施教化 似乎於警政上頭 也有點兒功勞罷 從前協巡營每出告示 總替報館送一張 登在報上 未必無益 如今未蒙貴廳送下 我們自己派人去抄 並不是借此招買賣 巡捕不明白這個意思 還有可說 怎麼巡捕處的巡官 也不明白這個意思呀 昨天上午八點鐘 本館抄告示的人 立在花市西口 榮昌茶葉鋪門前 抄錄新木牌上 貼的告示 巡捕攔阻不准抄 對他說明白抄去登報 巡捕彷彿清楚了一點 可是不敢作主 請命巡官 真沒想到 巡官簡直的太糊塗 一定不許抄 只好作爲罷論 另到別處抄 請教內外巡警總廳 以後出 告示 如果不怕有人看見 我們還要討個臉 願照從前協巡營似的 給本館送一張底子 幫助貴廳傳布 傳布 也是報館應盡的義務 如不願意送 可就傳知各處巡官 交派巡捕 不必再攔阻 署府尹陳大人 前次交本館登勸蠶桑的告示 要送刊資 本館並不收 請大家想想 派人抄告示 正是幫助公家盡 義務 何況彼此傳抄 比黏貼的還多 爲甚麼倒禁止起來了呢 實在不明白是怎麼個用意

## 來函

票友請看○前者梨園中人 在福壽堂辦的善舉 大概人人皆知 好在三天工夫 一點錯兒也沒鬧 如今又 有一位姚君崇業 因公學無款 投江自盡 據愚下的意見 這回該我們票友出出頭了 票友這一道 在 那拘泥的人說 本是一件沒出息的事 但是到了如今的世界 也論不了那許多 只要多辦公益事 無論 說什麼 也不去管他 并且我們所學的玩藝 雖不能驚動名人 借此作點善舉 也就不算沒出息了 並 且也不讓內行專美於前 豈不是一舉兩得麼 所以愚下的意思 想著照助學會的辦法 稍爲變通變通 給公學湊湊款項 這回的辦法 除配角兒外 專請九城的著名票友(內行願盡義務亦可) 并請京話日報 館同人幫忙 借報紙給我們提倡 愚下一個人 不願居功 臨期沒人捧場 也辦不了事 今天先發一個 議論 請九城票友斟酌斟酌 如有樂意幫忙的 請於十天內 把姓名住址 送交京話日報館登報 然後 大家聚會商量 如何辦法 如何遞稟 列位呀 可別說我借此過戲癮 跟人家學著出這個主意 實在看 見內行辦了那件好事 有點眼熱 不免替僭們票友害羞 若學會了幾齣戲詞 專爲去哄人開心 也未免 自己輕看自己了



# 宮門抄

四月初一日外務部 欽天監 侍衛處值日無引 見 達壽請假五日 吏部呈進丹官卷 召見軍機

## 外城巡警總廳示諭違警淺說

各國辦理警察 都定有違警的章程 告知全國人民 叫他們遵守 現在我們辦理警察 也應該立個違警的章程 違警二字是怎樣講呢 就是違犯警察規矩的意思 你們要仔細看看我們訂這個章程 固然是管理你們的法子 也是保護地面安靖的道理 你們可都要遵守的 切切此諭

計開 凡後各條自四月初十日起一律實行違者究辦

- 一製造或販賣及買放起花雙響炮者
- 一無故攜帶凶器勢欲行凶者
- 一唱演淫詞淫戲者
- 一販賣淫書淫畫或以之陳列情節較輕者
- 一妄言吉凶禍福或為祈禱符咒等事僅止惑人圖利者
- 一建造房屋修理門面不赴警廳稟報或雖稟報而不遵著照辦及與原報不符者
- 一屋宇將圯經警廳諭令修理不遵致墻壁崩壞碍及行人鄰舍者
- 一貼春藥打胎及圓光符水等招帖者
- 一僧道惡化及江湖流丐持強索錢者
- 一形迹可疑不服盤詰者
- 一夜間十二鐘後不携燈火行走者
- 一疏縱瘋人狂犬猛獸令奔突於路上者
- 一毀損路上之植木及路燈公廁者
- 一毀損禁止通行之榜示及指示道路之標識者
- 一貨車水車駱駝在馬路上行走者
- 一於多人聚集之處及灣曲街巷馳驟車馬或將車馬擁塞道路不受禁止者
- 一在街市歌唱淫詞戲曲有傷風化者
- 一口角爭吵不服勸阻者
- 一酗酒滋事及酒醉在街肆罵者
- 一以木石等物堆積道路不設防圍或疏於標識點燈者
- 一木石投擲道路及人屋內者
- 一三五成羣呼噪疾走者
- 一將水土穢物投棄路上者
- 一禁止出入及通行之處濫行出入及通行者
- 一夜間十二鐘後於街上高聲歌唱叫呼者
- 一以竹竿繩綫等物妨觸電綫不受制止者

光緒三十二年三月三十日

又批 據銀當商會董事趙玉田劉宗浚等呈請收化私錢各節均極妥善周詳本總廳業將原呈申請巡警部鑒核仰該董事等聽候部示頒發時再行遵照辦理此批

〔真把錢當商為難急了〕

啓者本報自登廣告以來頗蒙同志歡迎訂者日多並承函索閱報不勝欣感之至惟刊印時常因紙張一



## 演說

◎中國人真不明白白真是非◎

彭翼仲

前次本報上演說 中國人不明白白真是非 敢情不但是下等的愚人 不明白白真是非 連那堂堂戴紅頂子的大人們 也都不明白白真是非 不信請看二十六日報上的附張 載着一段野蠻結會 會中的善士 是內務府大臣 會首也是內務府有角色的人 這種結會 名爲長壽白紙聖會 是南府的人辦理的〔內務府的老爺們 銀錢來的容易〕會中的宗旨 是文明 是野蠻 請明白人看看那個公啓 就知道了〔大違警章〕本館又調查了調查 會中的入款很大 都由內府各司老爺拿出來的錢 每年這場會的錢真不少 天齊殿的帳本一堆一堆的 一年一更換 舊的用火一燒 實在可惜 並聽說有把房產捐入會中的 果然把會中的款項 化無用爲有用 足可以辦幾件大公益事 可惜老爺們 都是升官發財的念頭盛 拿錢恭敬有名無實的神佛 好保佑他升官發財〔老爺們所發的財 都是小民的膏血〕誰肯辦公益事呢 本館不怕得罪 寫了四句言語 註在公啓後〔原文民智誤民志〕勸一勸衆位善士 不知勸的醒勸不醒

還有可怪的一件事 敢情最維新的巡警部 也不明白白真是非 巡警本有稽查地方集會的權力 文明結會 巡警部應當極力的提倡 野蠻結會 自然是應當極力的禁止 巡警二字 那纔算名副其實 敢則也是大大的不然 巡警部遇見文明結會 也極力要解散 遇見野蠻結會 也是不敢過問 有什麼憑據呢 就說本年各閱報社 要給死去的衆烈士開追悼會 按著警務章程 自然先報巡警部 唉 多此一舉嘔 接了呈子之後 胡猜亂疑 更有那無知的委員巡官 硬說開追悼會是會黨 定日子要起事 今天派人來問開會的人 明天派人來查宗旨 鬧得辦會的人 全都灰了心 至今也沒辦成 要說開追悼會 追悼這幾位烈士 原爲激發人的志氣 與風俗人心 國家的進步 大有關係 比起那種野蠻結會 真是天地相隔 巡警部反來禁這個會 不禁那個會 反到緊緊的稽查文明會的宗旨 不稽查那野蠻結會的宗旨 難道說這白紙會的宗



旨 與風俗人心 國家進步 有什麼好關係嗎 哦 是了 裏面有好幾位戴紅頂子的大人 宗旨一定純正 這種白紙會 除了迷信之外 沒有什麼大關係 比如有幾位戴紅頂子的大人 要是立一個革命會呢 巡警部既知裡面有大人 決意是不禁止的了 本報說話 並不是過於激烈 皆因我們中國 上至官府 下至愚民 敢情真不明白真是非 真不明白真是非

### 要緊新聞

#### 無限延期

○日本進步黨 這次開會議 與政府大為反對 進步黨的見解 地球文明大國 決不借著半開化國的政府 壓制要開化的人民 此種手段 最為文明國可羞的事 中國人民 思想進步的很快 所苦的是 官場不明外交 生怕得罪外人 外人一用手段 人民就要遭殃 借刀子殺人 實在是公理所不容 比如前次日本取締留學生 我們政府 何嘗不受這種病 幸虧進步黨見解公正 打算自己作文明國的國民 不願意他們政府幹這等奸巧事 極力爭論 日本是立了憲的國 萬不能違背公理 日政府只好自己認錯 所有借用半開化國政府 壓制要開化人民的手段 定為無限延期 就是永遠再沒有這個日子了 俗話叫作從此拉倒 我國民記著 凡與我國有交涉的國 也可以記著

美電道謝○外務部奉○旨 因美國舊金山遭災 頒發帑銀十萬兩 交美使柔克義 電知美政府 美政府回電 大總統深謝○皇太后○大皇帝救災的厚意 五洲各國 都要捐賑救災 大總統的意思 打算一概不收 所有外務部送到戶部銀行十萬兩銀票一紙 原物繳還 面交慶親王 並請替美國人民奏謝

禁州縣任用官親○政府電行各省督撫 說各府州縣 多半任用官親 以致本官受累 望諒了考成 原來當官親的 無不倚仗勢力 攬權受賄 本官關係情面 勉強忍耐 等到鬧壞了聲名 悔也來不及了 通行各府州縣 一概不許官親住衙門 既願住本官的考成 又除去地方上禍害 公私兩益 各官員要照應

親戚 送他幾兩銀子 打發趁早回家 倒是正辦



## 本 京 新 聞

記大學堂運動會○昨天到大學堂會場 很是整齊 有天津南段巡警奏樂 所到的公立學堂 有疆務 求慎

豫學 湘學 豫章 蜀學 江蘇 廣益等學堂 女學堂四處 淑範的規矩最好

又貼國民捐廣告○前次有廣東志士鍾君 遍貼國民捐的廣告 白紙大黑字 廳兒上的老爺 一眼差 很打

麻煩 現在又有人貼報單了(不是廣澤王爺) 這個廣告 可是黃紙小楷書 上寫着快上國民捐罷六個字

廳兒上的老爺 不知還打麻煩不打

頤和園馬路快成了○西直門到○頤和園 那一條馬路 現時就要修齊 中間只有二三里地 還沒整平 所

以○兩宮駐園 並沒一准的日子 等到馬路完工 再行定期

設立毛織公司○刑部員外郎汪世杰 前山東平度州知州張漢 合夥招股銀三十萬兩 在京設立毛織公司

附入官工藝局 修蓋工廠 製造絨呢等貨 在天津設立分公司 稟請商部立案 已蒙批准 並允許官為

提倡 以便推廣銷路

竊賊破案○前兩天火車站上 電汽燈的銅線 被賊偷去 經巡警查明 拿住賊犯買主十人 派武弁押解到

天津 交鐵路巡警局辦理 啊

無故倒斃○前天絨線胡同口外 有個買韭菜的 挑着擔子 正在么喝 好好兒的 忽然躺在地下 竟目死

了 巡捕在各處黏貼告白 招領認尸 此人年約三十餘歲 身穿灰布棉襖 藍布庫褂 白襪青鞋 外有

韭菜一挑 有認識此人的 給他家裡送個信 也是好事

請看刑部考試的批語○日前刑部考試 各司員交了卷子 某堂官閱卷加批 各卷子上的批語 不是通順

就是不通順 或是稍通順 或批明白 全沒別的話 並且所說明白的 合稍明白的 也並

沒什麼分別 各司員領出落卷 看見批語 大家鬩堂一笑 人人傳為奇談

新開的烟館不少○京城烟館 向來有干例禁 自從衛生局收了烟館捐 大街小巷 這宗買賣 很見興旺

現又有某商人 打算在煤市街 楊梅竹斜街 修蓋南式烟茶樓 這兩天就要動工 但煙館開的過多 很 不是民間的福氣 雖說為收捐起見 自然不能禁止 可也得有箇限制



# 各省新聞

冒領教士川資 (江西) 候補從九孫某 奉派為幫辦洋務委員 (不配) 前因照料各教士 到九江避難 赴撫台衙門稟 開銷各教士的盤川 冒領洋銀二百元 制錢一百吊 經美國孔牧師知道 就向余臬台聲明 說是各教士起身 並沒要撫台墊川資 聽說有人騙領 應請查明 臬台回明胡撫台 傳孫某前去查問 當真把領款吐出來了 大受余臬台申斥了一頓 只怕還要開參 按這種辱國體的事 還忍心借此取利 重辦也不為過 此次承辦供應人員 從中牛財的 原不止係某一人 實在可嘆 大約自恨功名小 賺了錢好捐道台

女士開辦幼稚園 (四川) 重慶府地力 現有中東兩位女士 一名山口智慧 一名曾光傑 開辦一處幼稚園 暫時設在小梁子五公館內 專招四歲到七歲的小孩 每名一年收費四元 月前業已開學

# 來稿

周佩三奉勸

前天晚上 我由前門回家 僱了一輛人力車 說明了六百錢 拉到西單牌樓 上車的時候 看了看拉車的人 是個二十多歲的小夥子 可是面黃肌瘦 難看的很 心想沒要緊的事 就容他慢慢的拉到了為止 噢 沒想到他拉上車 跑了個飛快 走着道兒問他 在那兒住哇 他說在西直門溝沿兒 又問他今天拉了多錢 他說今天買賣不大好 才拉了四吊多錢 我說拉四吊多錢 也不算少罷 他說花銷太大 不能在家裏送錢 您算我這車 一天交九百錢租價 我一天得喫五分兒烟 一分四百八 這就是三吊多 吃到吃不多少 兩頓飯有五百錢就夠了 就是陰天下雨最糟糕 我說你為甚麼不把烟忌了呢 他說不怕您笑話 要是不過足了癮 連走道兒全走不上來 那還能拉車麼 我聽了這話 不由得自己要樂 想我今天坐的車 簡直的是鴉片烟拉着呢 再細打聽 敢情從前他還有個碾兒房 因為抽大烟 可就落到了拉東洋車 如今為拉車 又離不了抽大烟 想我同胞受這個害的 不知多少人 外人都說中國人用度省 要說兩頓飯花五百錢 也就真算省了 俗語有句話 省吃儉用下大注 要照他省吃儉用抽大烟 實在比下大注的更多了 奉勸諸位苦朋友 已然上癮的趕快忌 沒抽過的別往裏頭鑽了 天天苦奔 不是容易 奔幾吊捨不得吃 喝 全給那烟斗奔了 冤不冤呀 哦 唏唏 嘩 哈哈



要件

江令傷痕原單

西一千九百零六年二月十號午刻 會同船主葛蘭蒂 江西臬台余大人 南洋委員陳大人等 因南昌縣江大令召棠受傷身故 同赴南昌署驗看 該令係於三月一號身故 已經九日 開棺時極少臭味 該屍已著衣服多重 由頸至足 不見身體 因恐拂其家屬之意 且據英醫生堅稱身上無傷 故未脫 驗得該屍身長而瘦 兩額突出 髮黑鬚白 以前十餘年所映之相對之 實係本人 頭部面部 俱無傷痕 屍體已僵 欲仰其頭 以便細驗 頗為不易 傷口係在頸門之中間 喉核之上 開作扁形 約寬三寸直一寸 上下之皮肉雖縮 而當時割痕直整 並非屈曲 係用利器所割無疑 此器至今未能尋出 頸皮上半微凹 下半則作半圓 皮裡之肌肉 裂開頗大 內有一孔 可以容指 週圍血管未斷 隱而難見 傷口深處之形 微斜至喉管而上 而喉管未傷 於縐處微有白漿 其色光亮如水 並非膿血 有一第二傷口係直式 與第一傷口作縱橫 而外層混在第一傷口之內 適在核嚙之上邊 正中處亦係用利器所刺 此口亦可容指 此外全頸俱完好 腦後亦無他異 此二傷係兩次用利器所刺無疑 惟是否同時受傷 則不能斷 華醫某係該令受傷後數小時往治之者 詢以當時情形 據云 該令受傷之後 即不能說話 惟尚能作字 呼吸之氣 所食漿水 全由傷口而出 血流甚多 並無咳嗽 以膏藥掩其傷口 後黏鷄皮於上 始不走氣 亦能少進飲食

**似此情形 可斷為自刎乎 不能也** (以下轉筆) 其頭部面部腦後 俱無傷痕 亦無相拒之迹 頸中創口 又極直整 左微高而右微底 頗似本人自刎之勢 則又不能斷為被殺也 至於兩傷 是否同時 按華醫上節所言 似雖非同時 亦相距不多時 (法人驗傷 不可無此轉筆 不可無此騎牆話) 此傷能致死乎 曰可 雖創口無膿 並非肺管有暗疾 而未嘗洗淨縫好 即以膏藥敷之 不免內面腫潰 漸成不治 且流血過多 元氣早已虧損 欲其不死 其可得乎 法國阿智利兵船二等水師官醫福庚押



# 上諭 宮門抄

四月初二日商部 鑾儀衛 廂黃旗值日 兵部引 見五十名 太常寺八名 浙江知府嵩連謝 恩 孫紹陽 繼銘 預備 召見 崇壽請假十日 召見軍機 嵩連 孫紹陽 繼銘

上諭政務處學部會奏遵議裁撤學政請設直省提學使司一摺現在停止科舉專辦學堂所有學政事宜自應設法變通著即照所請各省改設提學使司提學使一員統轄全省學務歸督撫節制一切詳細官制及辦事權限章程仍由學部籌議具奏所有各省學政一律裁撤均著回京供職各該省學校事宜暫由各該督撫督飭學員妥為經畫餘着照所議辦理欽此

## 外城總廳示

南下窪三門閣燒香一事 本總廳前已出示禁止 并將香爐蔗棚一齊拆毀 免得那和尚謠言惑眾 昨日本總廳又派人去查 看見大路上仍有香爐 連上次的告示都被人撕去了 實在不成事體 現在已將該廟和尚提案罰辦 你們燒香的人 以後可不准再去燒香 如被本總廳的人看見了 當時就把你們拿來罰辦 你們可別要再糊塗啦 切切此諭 (三門閣歸陶然亭管 和尚被傳 專為此事)

## 電報

英船開往南昌○上海來電說 英船智爾號 現由上海開行 前往南昌省城 還是為開放吳城口岸的事 打算去妥商辦法

舊金山現已平靜○路透電報說 舊金山碼頭 沿海一帶的火災 現時業已息滅 各船隻都算沒被燒 火車照常開行 但金山街上 所有的樓房 全成了一片灰土 滿眼荒涼 光景很是悽慘 各家銀行 定歸禮拜三開市 口岸上各報館郵政局 也幸而都沒被害

英皇到意國遊歷○德京電報說 英皇愛華德 定了四月二十七號 巡幸意國涅布爾斯口岸 但此次英意兩皇 會面不會 並沒准信

火險公司賠款○又說 美國火險公司 現已議定 凡此次火災受傷 應棟被災最重的 先撥給保險賠款

本報自開辦以來 蒙諸君愛護 每日多蒙賜顧 惟因版面狹窄 不勝枚舉 故將每日新聞 擇其重要者 錄之於報 其餘新聞 則留待諸君 隨時查閱 幸勿見諒 此致 諸君 敬啟



## 演說

◎ 造謠言的總機關 ◎

下等社會人來稿

在下早年間 本是不等社會的人 論起人品來 實在不夠格兒 論起程度來 程度最低 可有一樣好處 下等社會各種的事故由子 不敢說樣樣知道 十成總知道八九 這也是我一番的閱歷 自從庚子年 受了一大驚 稍微醒過點來 近來又被報紙一催 這纔恍然大悟 想起以前的事 應了曾文正公的一句話「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 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因爲前些日子 見報上說 造謠言是中國人的專門學 我想這話真不錯 在下既從下等社會閱歷過 造謠言的來由 我畧知一二 按着北京說 謠言是怎麼個來由呢 敢情北京的茶館 烟館 酒舖 是造謠言的總機關 諸位要不信 請聽我先說茶館

向來有一種喝茶的人 俗稱茶膩子 也有上年紀的 也有中年的 這項人在旗的最多 平常無所事 提着籠 架着鳥 天天早到 真是茶館的好主顧 揀著一包土茶葉末兒 喝白了水還不走 三五成羣 聚會在一塊兒 高談闊論 變着方法造早謠言 傳說到市面上 一傳十 十傳百 越傳越多 又搭着沒見識的人 愛信謠言 一信就受害不清 不但人民受害 國家也跟著受害 庚子年是個比樣 北京的謠言 十成佔八成 由茶館裡傳出來的

再說城外大小煙館 也有一夥煙膩子 一到了煙館 癮的他鼻涕眼淚 直往下流 你招呼他 他癮的都不愛說話 進門一歪身子 倒在炕上 挑一分煙 吸了煙膏又燒灰 連皮帶骨一齊嚼 過了癮 喝足了茶 起來坐在炕沿上 裝上一袋潮煙「如今也學着抽煙捲」您聽罷 一套一套就哨開了 所說的話 按着現時論 無非是捏造謠言 反對新政 傳說出去 被下等人印在腦子上 受害又不淺 城裡城外的冷酒舖 又有一幫酒頭鬼 一百錢的酒 不過三個錢的酒 倒有倆大錢的水 平常又不禁醉



又好喝 醉眼歪斜 一邊喝一邊說 所說的話 大槩跟烟膩子茶膩子吐出來的 也差不了許多 中國北京的這三種人 那一城都不在少處 看着彷彿不要緊 叫起真兒來 害處極大 現在國家舉辦新政 造出來的反對謠言 大半都出在這三種人身上 不要看輕 暗含着生好大的阻力 要想法子由根子上斷絕 非到處有講習所不可「避忌演說會的名子 稱為講習所 就彷彿追悼改公祭一樣」我想內外城總廳各分局 有管理地方人民責任的 禁止謠言 也是巡警應管的事

外國也有茶社酒館 可沒有煙館 警察對著這項人 都有管理規則 我們中國的巡警 雖不能仿著人家規則辦 也應該定一個章程 如今却有一箇法子 可以由各局 傳諭茶館煙館酒舖掌櫃的 以後有喝茶的吸烟的喝酒的 最好按響鐘點辦 再不然就硬來 解完了渴 過完了癮 趕緊勸他走 如有不遵的 准其掌櫃報局 照違警罰辦 並派巡捕隨時稽查 如查出掌櫃的故意縱容 把掌櫃的罰辦 還有各澡堂子 也是謠言窩兒 也應當照着這麼辦 果然按著這箇法子 京城的謠言 管保止住不少 不知巡警廳以為然不以為然

### 要緊新聞

鐵路輪船請設專部○聽說湖督張香帥 有摺子條陳 請另設立一部 專管鐵路輪船公司事件 已經商部議

駁 按衙門立的越多 管理的頭緒越亂 其中的弊病越大 與公事反倒無益 這是應該駁的

日本教長的訓條○日本宗教局長斯波大師 (日本宗教就是佛教) 發出傳單 說近來教中的日

本人 派往中國南方傳教 常常干預地方詞訟 前曾傳諭儆戒 還不知改 聽說現時又有此等事 與本

教宗旨相反 惹出種種煩惱 鬧成國家交涉 以致中國人民 很有怨言 大傷頂宗教的名譽 真正

佛理如此 阿彌陀佛 應當嚴行申斥 凡在中國各處傳教日本僧 都當遵守條規 實心傳教

不准再多管閒事



派員勸化馬賊○奉天趙將軍 因馬賊日見其多 剿撫兩難 特派委員 分爲四路 到各處演說勸化 想來這般紅鬍子 爲匪已久 未免有些厭煩 也許打算洗手 聽見將軍派人開導 大家一齊感動 從此回心向善 也未可知

**演說的好處** 眞眞不小

欄阻學生公祭○日前陶然亭公祭江大令 凡有愛國思想 夠上國民資格的 都願意前去上祭 五城學堂和某學堂學生 因爲這件事 很是熱心 預先趕做操衣 預備去公祭 自從某部有了風聲 學堂的監督告訴各學堂 說江大令的公祭 已經改了初一 你們衆位初二再去罷 如果以爲不當去 可以勸解 解勸不聽 還可以嚴行禁止 何必說這種瞎話 無論那國的宗教 都不准說瞎話 監督的見解 偏偏如此

記初三日運動會○初三日大學堂 第二日運動會 這天本是請官立學堂赴會 佛教小學堂 可也去了 午後各學堂競走 合來賓競走 都很踴躍向前 獨有進士館老先生們 競走的時候 很是文雅 不脫當年老學究的樣子 第一得勝的 名叫廣齡 號夢九 仔細一打聽 廣夢九不是進士館的學員 是健銳營高等小學體操教習 特意來京參觀運動會 約請來賓競走的時候 他不明白 誤入在進士館一處 進士館本來就不尙武 第一還叫外人佔了去

臨散會的時候 軍樂隊奏頌辭 到會的人 一齊山呼萬歲 真是中國向來沒有的事 奏完了頌辭才散會 各學堂陸續出會場 有運動會警察司的職員 一口湖南音 叫來賓先走 來賓要看完這個盛舉 戀戀不捨 警察員舉起棍來要打 幸虧有人攔住 雖沒打著人 究竟透著不大文明 由這裡一比較 街上的巡捕野蠻 也可不必怪他們了

會議教務( )各省地方 常開教案 起禍根由 都是些不要緊的事 辦理的不善 一來就鬧成交涉 不但與中國無益 教中的名譽 也大有妨碍 聽說各省的天主教士 要一同來京 大家商量個好法子 以後再有教案 照法子辦理 保全教中的名譽要緊

## 本京新聞

習藝所開辦○內城習藝所 已於初一日開辦 先收犯人二名 一是東局已革巡捕恩緒 前在鬧市口訛詐猪肉攤 一是西局已革某巡捕 因調戲女學傳習所女學生 共計二名 兩事都登過本報 自開辦日起 由



所長到看守官 和長捕等 都穿特別軍裝 所長白衣褲 帽袖章用銀三道 教習官白衣褲 帽袖章用銀二道 看守長青色衣褲 帽袖章白二道 白袴縫 看守巡捕亦青衣褲 帽袖章白一道 無袴縫 巡捕有司望樓及司各監所的 有司巡視線路的 很有條理

巡捕舉動文明○西城閱報社門外 站崗巡捕定某 因瞧見報社外邊 牆上貼報 貼的亂七八糟 很不好看 定某新近在本局 得了三角小洋的獎賞 就去買了點兒石灰 煩出一個瓦匠 把牆上勾抹整齊 下剩的零錢 都捐入閱報社 像這樣巡捕 真不愧文明兩個字

教習保護洋商的傳聞○日本人山中 在兵部灣開設當局 收押洋車 本報已說了好幾次 他這個買賣 害人實在不淺 小家主兒 省喫儉用 好容易纔買了一輛洋車 剛賃出去 就被人給押了 你說害人不害人 這樣的事 出了也不是一次 警察有保護人民的責任 不可不想法子 前兩個月 有信要查辦 直道到如今 可是還沒有辦 您猜因為甚麼 山中當局裏頭 傳聞有某學堂教習的股本 他聽見官場要辦的話 竭力替山中運動 所以不再追究了

說評書的造謠言○劉瀛東在驪馬市立國民義塾 有兩個姓宋的學生 家道貧寒 隨寡母度日 有一個鄰居 就是說書的高勝泉 向這位寡婦奶奶說 那裏有這樣的便宜事 白念書不花錢 早晚是引誘的奉了教 我告訴你們 義和團可又來啦 大師兄的能耐 來無踪 去無影 好幾個練勇 都拏不住他 嚇的這位寡婦 同兒子鬧了一回 親自又到義塾去問了問 這纔明白是劉瀛東的義舉 唉 這個說書的 比上張智蘭王致廉 人格可就差多了 這樣謠言 出在說評書的嘴裏 最容易惑亂人 可怕

賭能引盜○東安門外頭 霞公府小紗帽胡同 住著一個姓鄭的 很不安分 開著個東洋車廠子 以賃車為名 外帶著又是烟館 招去好些個閑人 天天晚上聚賭 真是無賭不引盜 那一條胡同的住戶 簡直不得安生 去年春天 某姓被盜 報了地面 始終就沒管 那些個毛賊 胆子是越鬧越大 時常要想著去偷 因此家家都有箇防備 所以沒再丟東西 話雖這們說 夜不安枕 也就實在的難受了 前幾天夜裏 鬧的更利害 滿房上總賊 聽他們賊聲賊氣的說話 不像是一個人 巡捕再要不管 快出明火案子了 做賊的胆子真不小○南橫街大川店李姓家前幾天三更時候 忽然有賊 挖窟窿進去 打算行竊 幸而本家還沒睡 連忙喊叫家人 又一面大聲么喝 說你這箇賊人 敢來偷我嗎 不料賊在房上 破口大罵



彼此爭罵了半天 遇見南營的兵丁來到 這個賊纔算跑了

## 各省新聞

除去請安的禮節（河南）河南官場 見面時候 改請安爲作揖 這個風氣 現在已經行開了 州縣見司道 都是打一恭 可是也不能一律 新近各員上撫台衙門 有作揖的 就有仍舊請安的 由著號房的指使 不知是什麼緣故

開墾地畝成訟（安徽）懷寧縣附生方宗矩 請領執照 在青陽縣南鄉一帶 開墾荒地 因侵佔民地 跟民人打官司 本縣魏大令 打算敷衍了事 民人不答應 又聯名在藩台衙門具稟 請委員丈量 各清界限 演說勸人戒煙（松江）松江戒烟的風氣 業已開了 戒去的人很不少 現有余某 約聚同志 在城內普照寺 開特別演說 勸人戒烟 先由發起人余某 演說開會的宗旨 後由楊君至文（楊君是多年大癮 現已立志戒淨了）演說抽煙的苦處 聽的人個個踴躍 都發奮要戒大煙

## 各國新聞

富民擔任國債（墨西哥）墨西哥國 有二萬萬以上的國債 也是不容易還清 今有本國某富民 自己情願報國 破出一人的私財 替國家還這項國債 此人五年以前 還是箇做工的平常人 自從得了一處金礦 立時大富 每年有二千多萬元進款 看看人家的國民 輕財仗義 熱心愛國 實在難得 我國地廣人多 並非沒有大富戶 無奈私心太重 死守着錢財 覺得國事與自己無干 一毛也不肯拔 他可並不想 國家要是壞了事 私財還算是你的嗎

國王立志維新（南掌）南掌國跟越南搭界 向來是中國的藩屬 在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三年 就歸了法國保護 現時南掌國王 決意變法維新 到法德各國游歷 將來回國 必要改革本地的陋俗 這樣一個小國 還打算立志自強 可敬可敬



# 宮門抄

四月初三日吏部 翰林院 正黃旗值日無引 見 榮勳 朱啓鈴謝署內外城廳 恩 召見軍機 本日巳刻  
 皇太后 皇上升 勤政殿 日本國使臣內田康哉 覲見

## 外城巡警總廳淺說示諭

現在我們辦警察 先從清查戶口辦起 怎麼要清查戶口呢 爲的是京城地面寬大 我們站崗的巡捕 要一段段的分清 一段共有多少戶 一戶共有多少人 好分派巡捕保護你們 若不清查查 我們怎樣知道呢 要知此次查戶口 並沒有別的意思 你們可不准胡造謠言 在家裡安穩穩的等着 遇有巡捕來查 可要真心實意告訴他們 切切此諭

## 電報

工部局半頭被殺○上海來電說 上海英工部局監裡的西半頭 在月內二十九晚上 不知被什麼人殺死 現時並沒查出凶手

德船停泊青島○煙台來電說 德國輪船奈革號 前由大沽開輪 載運回國的德兵 現時聽說此船 還在青島停泊 因那裏有德兵七百名 也要搭坐運船 一同回國

舊金山損傷的數目○路透電報說 舊金山被災各處 現時正動工修理 收殮死尸 約計五百餘名 其餘死亡的人 還沒得實在確數 金山損失的物產 估計全數六千萬磅 其中有二千五百萬磅 是跟保險公司立過合同的

請調兵隊剿匪○又說 杜蘭斯巴爾 稟請那達爾政府 調派義勇兵五百名 以便防守一切 彈壓匪徒

啓者本報自登廣告以來頗蒙同志歡迎訂者日多並承函索出版不勝欣感之至惟則時時有台端一



演說

● 榮 辱 ●

天下最有聲名的事 莫過於榮 最可恥的事 莫過於辱 國民知榮辱 國就強 國民不知榮辱 國就弱 可惜我們中國上中下的人 不明白這兩個字的很多 不信請看庚子那一年 自從掛了順民旗〔掛順民旗是中國萬年洗不淨的恥〕外國人在北京安民 人家說什麼是什麼 叫點燈 就得點燈 叫潑水 就得潑水 叫掃街 就得掃街 人人甘心 俯首帖耳 從沒有敢違背的〔有人違背 皮靴尖兒真無情〕不但是小戶人家 就是那王公侯伯子男 嘗著這個滋味的也真不少 那時候外國人 無論什麼命令 趕緊得照辦 真是不敢遲延 請問明白人 事事聽外國人的喝 這是榮啊 這是辱呢 自從洋兵撤退之後 中國接了北京地面 開辦巡警 你納猜猜怎麼着 北京人又犯了以前的脾氣了 有勢力的 有也了勢力了 王公侯伯子男 也有了威風了 本國的巡警局 發下什麼命令 沒勢力的 可以遵守 有勢力的 偏不遵守 慢說你叫他潑水 點燈 掃街 就是不叫他幹這當子事 還止不定要抓巡捕的什麼錯兒呢 比起庚子年 真是相差的太遠 請明白人再評一評 本國人不遵本國的法令 是榮啊 還是辱呢 巡警的責任 本是國家的執法官 向國人所施的法令 就是國家的法令 本國人遵守巡警法令 就是遵敬國家 在文明國 以這件事為榮 獨到我們中國人 以抗違國法為榮 以不遵本國法令為好看 推究起來 也有個緣故 我們中國人 生來的奴隸性子最深 誰勢力大 就拜誰作主人 新主人的勢力大 就把舊主人丟開 轉身又拜新主人 庚子那一年 就是中國棄舊憐新 奴隸性根的榜樣 不信再看看父民巷的包衣 仗著外人的護身符 連本國的王法都不遵 這也是因為新主人的勢力 比舊主人的勢力大 才肯棄舊憐新 當洋包衣的 本都是下等沒教化的人 不知道榮辱二字 原不足怪 獨單那堂堂的大員 也不知道榮辱 如考查政治大臣尙其亨 國家多大的責任交給他 全然不顧 在本國既忘了國書 到了日本 又任



意放蕩 招人家在報紙上惡罵不休 又如江西巡撫胡廷幹 縣官被了刺 不知力爭主權 反到百計諂媚外人 以上這二位大員 明白榮辱二字不明白呀 要打算叫中國人人明白榮辱 總得由小學普通教育上說起 小學教育 第一是栽培德育 栽培德育 也不是唱會子四書就完了 真得實行

### 要緊新聞

自理教務的條陳○聽說有位都老爺 要遞一個條陳 請欽派近支王公一人 去奉基督教 修蓋極體統的教堂 封為中國總主教 凡中國入教的百姓 全歸堂裡稽查約束 慢慢的收回教權 並由學部議定章程 仿照耶穌教講經堂辦法 在各省設立教會 編演淺文白話的一種教書 派會中人到處演說 為是叫各處人民 都明白教中的意思 以免民教再起爭端 這件事情 好可是好 但怕拘泥成見的人 必以為大不便 萬萬辦不到嘔

設立農事試驗場○商部堂官具奏 請用西直門外的同樂園 合三貝子花園 共地十五頃 作為農業試驗場 當時已奉旨允准

隨員沿路騷擾○肅王赴蒙古查辦事件 走到熱河 住了一天 起身又往東去 現據密雲等處來信 說王爺經過地面 絕不要絲毫供應 就是所帶的隨員 沿路上免不了騷擾 有一位姓崇的 說是肅王的親戚 在各處勒索 衝着辦差的人 呼來喝去 很有些作威作福 信上所說的情節極多 不知真假 候打聽打聽再登

商民受累○現時熱河地方 物價昂貴 銀錢缺短 民間十分緊急 廷都統領到多少銅元 商民很喜歡 以為大流通市面 不料往外發放 每個銅元 勒令作十五文 發放出去 又叫還按十文行使 以致商民大受虧累 又有某字號奸商 跟官場說通 販運私錢幾萬吊 借着官的力量 硬派地面上使用 又由吉林奉省 運到多少小銀元 勒令每角折七分銀子 商民人人怨恨 因此常要罷市

要案續聞○前案蔡瑞洵一案 經訪友前次所傳 與原案實情不符 昨在太學堂運動會場 遇友人細談 知本報實有誤聽 不敢自己護短 先此聲明 容訪明細情再登



本京新聞

西安市場有了地址○西安門外 也要立個西安市場 擇定西四牌樓 帝王廟西夾道一帶 西邊一直到溝沿 北邊到驢肉胡同 地方甚是寬闊 商部來文 知會正紅護軍營 前鋒營 叫把兩旗營箭場 趕快挪移 所有本處的住戶舖戶 也給了官價 日內就要開工 西城地面 又有一番熱鬧了 按東安市場 初開辦的時候 很是冷清 工巡局總辦 沒了法子 找出商人任景楓 叫他承領 如今見有起色 官面上又想着收回 把原訂的章程 全都更改 商人所招股本 有交的 有沒交的 弄得很是為難 西安市場 大約是必由官辦的了

馬路完工○西直門到新街口一帶馬路 現已報齊 四月半前後 ○兩宮駐蹕頤和園 直行馬路 出城後乘坐輪船

京師河乾○近年以來 京城的河渠 除了南北海 一律全都乾透 講究衛生學的說 夏天無水 瘟疫必盛 幸虧修了馬路 天天濺灑 還可以解解瘟疫 如若不然 不定要死多少人呢 城河無水的原故 權柄在奉宸苑 奉宸苑恐怕水淺不能行輪船 所以不准放開 其實水泉的道理 如同人身血脈一般 越流通越暢旺 要是閉塞住了 也未必能怎樣深滿 請看水井 天天打水 永遠不乾 若是不打 必定流不出井外頭來 這是一樣的道理

桂老爺圓光不靈○城隍廟街 有一家宗室薩宅 上月二十八日 丟了七件東西 由宅裏師老爺揣度 說是馬圈夥計夏姓偷去 請了一位桂老爺圓光(顯違警章 幸虧未滿實行的限期)也沒圓出甚麼道理來 隨後在宅裏找著四件 也不知是夏姓吐出來的不是 既無實據 不能硬派夏姓是賊 聽說已經交官究辦 不管夏姓是賊不是 桂老爺違犯警章 薩宅又十分迷信 糊塗遇著了糊塗 真沒法子開導

燒香惹禍○二十八日東嶽廟擲塵會 那一天逛廟的男男女女真不少 十八獄更是非常熱鬧 善男信女 有求籤的 有散司的(挨著司燒香)有一位善男 傻頭傻腦 拿著一股香 在一個人身後面 點著了就跪下 跪下就磕頭 前頭的一跪下 後頭的一舉香 正正兒的把香杵在前頭人的脖子上 燒了好些個頭髮 弄了一身香灰 前頭那位回頭就要罵 這位說虔誠虔誠 挨燒的那位 沒好開口 只說此處要不是善地 我決不能答應 這位又道虔誠 那位說 莫非你虔誠我不虔誠嗎 看看要打起來 好容易經人勸散



東嶽廟的七十二司十八獄 本來就是多年的老謠言 迷信人一時難醒悟 我看這位善男 因燒香惹了

這禍 過年再不想燒香來了罷

有傷風俗○東城有個唱子弟什不閑的 名叫奎第老的 是箇包頭角兒 東城下等的人家 有了喜慶事 專

愛約他去唱 包上頭裝婦人 亞賽真的一般 賣弄風流 男子看見都替他肉麻 借此調戲婦女 實在有

傷風俗 可嘆住家的女眷 還愛聽奎第老的什不閑 要是婦人還不要緊 年輕輕的姑娘 不知被他引壞

了多少 請明白警務的評一評 現在內外廳 都有正俗股 似這類敗壞風俗的人 就應該派人查一查

趁他包著頭 把他拿來辦一辦 纔合乎正俗二字 別專專的跟追悼會爲難了

催修城樓工程○承修前門樓工大臣 諭令監工委員 所有樓工 應用大木料琉璃瓦 現時已經齊備 應當

嚴催木廠 務必限五月以內 總得把門樓工程 一律修完 不准再遲 一交夏令 雨水連天 有碍做工

前半年又不能報齊了

衛生局搬家○衛生局譚總辦 田鶴兄胡同公所 地方狹窄 實在不夠辦公的 稟明巡警部堂官 請挪到東

珠市口 舊日的街道衙門 並請撥給官款 斟酌修補 以便辦公事

巡捕坐崗○有人由粉坊琉璃街路過 看見南頭路西宛平劉宅門口 有一名巡捕 彷彿五城練勇的模樣 在

石頭台階上 盤腿大坐 簡直跟沒事人一樣 自從巡警總廳 整頓站崗的章程 不到一個月 又這樣鬆

懈下來了 不知本管官員 有些耳聞沒有

### 各省新聞

冰雹成災(天津) 海下新城地方 菓品樹木最多 現時春暖花開 正在要緊的時候 前兩天陰雲密布 下

了一大陣雹子 菓木難免受傷

鐵路工人滋事(常州) 滬甯鐵路第六段 由無錫到常州陽湖境內 所鋪的鐵路 大概都挨着運河 官塘河

內 是貨船來往的大路 修路工人 遇見有貨船經過 仗着人多勢衆 往往攔住拉綽的 勒索喫食物件

不給他他就破口大罵 或者把綽繩割斷 又拿碎石土塊 往船上亂打 近來修鐵路的事 各鄉村內 本

就謠言不少 工人再這樣橫行 萬一激腦了鄉民 難保不鬧成禍亂 管理工人的 應當極力開導 以免

滋事



上諭 宮門

四月初四日戶部 宗人府 正白旗值日 宗人府引 見十四名 戶部五名 翰林院十八名 內務府三名  
 敬昌假滿請 安 善豫請假十日 都慶 恒啓 預備 召見軍機 都慶 恒啓 多普沁多爾濟  
 上諭袁世凱奏遵旨校閱陸軍第二鎮一摺據陳此次校閱各項情形頗屬精嫻成效漸著深堪嘉許仍著練兵處王大  
 臣等督飭認真訓練力求精進月異日新逐漸擴充悉成勁旅用副朝廷修明武備振厲戎行之至意餘著練兵處妥  
 核辦理欽此  
 上諭此次東陵西陵內務府京察一等覆帶引見各員除文蔭毋庸記名外連璧富基均著記名以關差道府用欽此

駐通湖北常備軍六言告示

照得本軍駐此 去留爲事之常 食物現錢交易 以無除欠最良 疊諭各營禁止 曾經屢示街坊  
 何意貪圖買賣 仍然放帳不防 既已在先自誤 尙期靜候無妨 雖說開差伊邇 月餘始可啓行  
 嚴飭官兵打算 務須一體清償 特告有帳各店 毋庸着急慌忙

電報

日本設法救濟災民○東京電報說 日政府因金山被災 日本商民 在那裡居住的很多 打算調派兵船 前  
 去搭救 現正商量辦法 金山的華民 也不是有多少受傷的 不知道派誰去救  
 法國礦工風潮更大○路透電報說 法國礦工罷市一節 現時更大起風潮 頗有牽糾各處的光景 聽說法京  
 巴黎 也有騷擾情形 恐怕西五月一號 舉行祭禮 棍徒趁著熱鬧 借此起事 所以民心大大不安  
 一時謠言四起  
 義政府重待鄰國○德京電報說 義外部尙書 在議院聲明 說義國政府 仰仗義德奧三國同監 很願意借  
 爲倚靠 毫無疎遠的意思 又說義奧兩國的邦交 很是和睦  
 美國查災○又說 美國論知各銀行 查辦金山被災各處 預備撥兌款項 限給三十天的工夫 以便細細  
 的考查



## 講 書

## 孟子對曰 昔者太王居邠 至疆爲善而已矣

孟子聽得文公所問 明知時勢艱難 滕國所處地位 沒有兩全之道 照着孟子他老人家本意 可跟別人不大投機 意思總以百姓爲重 疆土還在可輕 冒冒矢矢 把這種道理勸人 滕文公就算明白 自己一時也不能作到 再若遇見昏暴人主 不但與事無益 碰巧還有大禍臨身 只可以意在言外 將今比古的話說說 或可感動文公 也未可定 孟子想好了主意 這纔答道 從來敵國外患 本是事理之常 優的勝 劣的敗 自古爲然 即如周太王居邠 也是祖宗世守的基業 平安無事 一定不肯輕易遷都 只因狄人強盛 施展野蠻性情 一個勁兒的欺侮 時常來騷擾 那時太王國弱勢孤 沒方法合狄人爭勝 自知力不能敵 斷不肯傷殘了百姓 故此遷在岐山之下 這番苦心 實非得已 不料西岐便作了發祥之地 這個事實 載在詩經大雅 古公亶父 來朝走馬 率西水滸 至於岐下 爰及姜女 聿來胥宇 前前後後那些話 就是這件事了 要遇見個頑固不通的先生 讀到這章書 必定不能滿意 不懂得通權達變 更不解因時制宜 總說太王居邠 本是世傳的祖業 無論怎樣爲難 也不應逃跑 祖業既爲一國之主 就當死守社稷 爲甚麼狄人犯境 定要遷在西岐呢 咳 古人早經說過 識時務者爲俊傑 不能爲一人的身名 帶累多數人的性命 太王當日搬在岐山 並不是擇地自取 原爲全國百姓起見 此時太王避狄 跟日後武王伐紂 事體雖則不同 愛民的心 都是一樣 所以孟子告訴文公說 苟爲善 後世子孫 必有王者矣 意思說太王遷岐 實造下興王基業 君子創業垂統 首先就在得人 既然感動了民心 定可結得成團體 今日造下這等善因 後來必得善果 至於能夠成功不能 却不可不憑天命 孟子所說的天理 不是重在人心 書上說過「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 積不善之家 必有餘殃」這也是理所必然 並不是古人的迷信 惟獨要行真善 就得先向大事上留神 眞止打算立國 第一要想方法保民 周太王遷都避狄 無非在保民上用心 所以孟子下了一句接語 君如彼何哉 疆爲善而已矣 這兩句話 給滕國百姓 可造下無限的厚福了



## 演說

## ◎再勸國民◎

品

有人向我們問道 自從創議國民捐 至今已費七八個月功夫 先前沒有地方收捐 大眾整天際盼望 眼下既有戶部銀行 管理這回大事 報捐的雖多 所有銀錢數目 究竟不算踴躍 前幾天有人向銀行打聽 據說這兩個月內外 陸陸續續的算來 收到不過有二十幾萬 來上捐的人 還是中下等人多 極貧極富的都少 要照這樣看起來 國家幾萬萬外債 打算全數湊齊 該當何年何月纔成呀 人說外洋各國 一有這些義舉 全是馬到功成 當年法國募款 沒有多少日子 立刻辦成 輪到我們中國辦事 怎的就會這等艱難呢 難道說人家懂得義務 我們就不算國民嗎 咳 我說先生 這話不可如此說 我們中國民格 雖是好歹不齊 惟獨這次國民捐 熱心朋友可真不少 至於不能十分踴躍 却有三種原由 一則外國舉辦這種事 都從貴官大老提倡 人民平等 富貴貧賤 無不聲氣相通 凡長官出的主意 百姓也沒有箇不服的 輪到這等大事 爲官的更要維持 不像我們中國的情形 絕沒有關老們出點力 一開手兒創辦 就仗著苦朋友瞎抓 一個箇又沒錢又沒勢 一天到晚的嘈嘈 能夠辦到現今局勢 王爺都認了捐 還算是未有之奇哪 再想有進步 非得位高爵尊的老爺們 跟二十二省的大角色 普通結成團體 斷斷的不能辦成 眞箇那一般大老官 自己安富尊榮 就能把國家大事 拋在腦杓子後頭嗎 再說外國人民 資格雖不一 愛國心却沒有兩樣 即便有私心 面子上可不能不講公理 假如張三捐出十元 李四就不好少捐一點兒 同是一樣的國民 誰也不能夠自輕 中國百姓的程度 高低差的可太涼 就以這次報捐說罷 也有極貧苦下等人 時常盼望著成功 不但自家省喫儉用去卜捐 還向旁人細細開導 也有受恩深重的貴胄 知書明理的文人 不但毫不動念 還有好多的不舒服 自家不肯掏腰包 還要想出方法來壞事 要打算萬衆一心 非得分別出褒貶來不行 依我們糊塗見解 大可以定出三等徽章 分送那上捐的朋友 假如一位高官顯爵 身邊



帶著下等徽章 自然要動羞惡之心 這件事非得官家命令 別人可萬不敢辦 一則外洋國民 人人全有一  
 定職業 大凡是個同類人品 貧富就不差上下 我們中國人的窮富 不能在身分大小上分別 平等人家  
 也有富過王公的 真正世家大族 也有挨餓受凍的 所以這次勸人捐款 更不能夠論少論多 要憑自己的  
 血誠 盡我自己的義務 就不能再管別人 見過許多有勢有力的人 始終不肯真正努力 要叫這般朋友感  
 動 先得向他們激勸激勸 叫這般人動點天良 淨仗報紙的力量也不行 望求諸位大人先生 各衙門的堂  
 司各官 大家全在徽章上留心 就是當頭的棒槌了

### 要緊新聞

藏約簽押○西藏條約議結 已登前報 現聽說外務部堂官 把中英所議情形 具摺入奏 奉○旨照准 昨  
 日已經簽押

美商在海面被劫○廣東新會縣沿海一帶 有盜匪截搶船隻 沿岸村民 多有入三點會的 也跟海盜串通一  
 氣 前有美國商人游歷 從此地經過 被會匪搶去行李 至今並未破案 現又有美國輪船 走到新會海  
 面 被強盜上船搶奪 報明岑雲帥 一面派人上緊訪拿 一面電達外務部  
 爭論西藏礦權○俄公使現對人說 中俄原有西藏開礦條約 如今中英又定條約 不管約理怎樣說法 斷不  
 能把俄人已得的礦權 竟自作廢 要按我們所聽見的 這一件開礦條約 外務部並沒簽過字 如何能夠  
 承認 算不了俄國應有的利權罷

請在直隸北邊劃分行省○前有李部郎條陳 說直隸地界太寬 很難照顧 像承德宣化兩府 察哈爾蒙古旗  
 一帶 雖有幾廳官員 也是照顧不來 民蒙爭訟 頗受路遠的連累 再說古北口提督 所統的兵力太單  
 實在分佈不開 不能夠鎮守地方 請把直隸省北邊 以及承德宣化察哈爾張家口 連山西歸化等處  
 另行劃出 改爲一省 添設巡撫各缺 以便治理 聽說政府大員 都不以此事爲然 大概不能議准  
 義國撤退黃村兵○駐京義公使 到外務部聲明 奉義政府命令 叫把黃村駐紮的兵隊 即行撤回 把那裡  
 的地面 一律交還中國 又說義國爲邦交和睦 所有兵廠房屋 一併照舊存留 毫不拆毀 以便中國應



用 已由我國政府 向義公使道達謝意

毛方伯有信調動○官場中傳說 政府有意 把署直隸藩台毛方伯 調補山東藩司 因前有北洋大臣密保

毛方伯現在直隸署任 正有些不大相宜 所以有更動的消息

日本不認商標章程○日公使照會外務部 說商標章程第二十六條 經英美德法奧各國 指出應改的各節

並商部後改的幾層 日政府全不能照准 又說裁判關係主權 應歸本國領事 不能歸中國官員管理 並

請把章程改好 趕早開辦 不可再遲

### 本京新聞

教習摹仿黃愛玉○初一日天橋地方 有兩處學堂體操 內中有一位教習 外穿青色操衣 內穿大紅棉襖

自己並不害羞 還要逢人誇耀 靦著臉對人說 這是某女子所贈 我看他年紀二十餘歲 不像陳靈公

若是換了白操衣 簡直就是黃愛玉上墳去了 咳呀 咳呀 學堂有了這樣的教習 還想教授出好學生來

嗎 熱心辦學堂的大君子 也該訪查訪查纔對

秉性難移○有兩句俗話 江山容易改 秉性最難移 壞人要往好道兒上走 總不能十分周正 人的秉性

是生成來的 不容易改變 就說日本人罷 幾十年維新變法 彷彿文明的了不得 跟西洋人一比較 還

是差的好遠 城裡某胡同 日本某學會 有好些個日本學生 出門的時候 呢呢 哪哪 跟我們的小學

生倒是相仿 手裏常常拿著塊磚頭 不是往這家院裏一扔 就是往那家院裏一砍 再不然就是打狗(一國

家不強 狗都跟著遭瘟)這些個事情 攔在我們中國 本不新鮮 胡同裏又住著幾個西洋人 出來進去

很守規矩 一邊是東洋人 一邊是西洋人 東洋人這個樣 西洋人那個樣 可見人的秉性 全是不容

易更改的

假藥欺人○前次報上 登過畫符治病的雲靜子 聽說被探訪局抄拿 因他愚昧無知 警戒下次 不再深究

雲靜子如能改過 無須躲避 知錯認錯 也就沒了罪了 現在還有一個賣藥的 出的法子更新鮮 拿

筷子搭蓋小屋小橋 招人觀看 天天在花兒市賣假藥 用洋金麪和食物做成 但求騙取錢財 不顧人家

的性命 試想洋金麪子 本是銅做的 病人喫銅 要命不要命



四川女學堂開辦○四川女學堂 定期本日開學 由總辦王杜三君 預先約請各來賓 到堂觀禮

丫鬟投井○香廠住的王姓 本是四川人 從前在五城當差 身邊一個丫鬟 年十二三歲 天天受太太小姐 的打 狠心辣手 燒紅了烟簽子扎 逼得丫鬟無路逃生 門外有井 自己投井身死 主人並不知道 還 把男女下人送官 誣賴下人知情放跑 等到街坊打水 纔知道井裡有人 打撈起來 並未報官 糊裏糊 塗就埋了 你說可慘不可慘呀

蒙古人醉後胡鬧○前兩天齊化門內 有兩個蒙古人 在街上走着 很有醉意 身後邊另有三個人 全一面走 一面說笑 蒙古人疑心是笑話他 扭回身去 舉手就打 這三個人趕緊抵擋 誰知蒙古人力量很大 竟 把三人打傷 踢的在地下亂滾 其中有一箇人 喊叫巡捕救命 竟沒人管 後來有走道兒的 極力勸解 這纔鬆手 蒙古人往西 又由小街子往北去了 挨打的眼瞧着他走 只好自認晦氣

使館界准華兵扛槍○東交民巷使館界內 不准華兵攜帶軍器 現由巡警部衙門 跟各國公使商量 既改用 華兵站崗 請在換季以後 准其一律扛槍 遇有行凶賊匪 就可以上緊追拿 並可借此防身 聽說各公 使業已允許

### 各省新聞

烈婦殉夫 (保定) 保定駐紮的陸軍 十鎮第十一營張營官 因傳染瘟疫 在寓所養病 身旁沒當人招呼 被煤火引着衣服 燒吊一集胳膊 毒火歸心 因此喪命 他的妻子得信 抱着小兒子奔到省城 看見 這種慘情 不忍自己獨活 也就上吊死了 聽說袁宮保要替他奏請旌表

縣官創辦女學 (山海關) 臨榆縣譚大令堯振 到任以來 盡心盡力的辦學堂 現又借教官衙門的閒房 創 立一處女小學堂 聘請鮑敬齋的夫人張作新女士 充當教習 暫行招考試辦 想來山僻小縣 女界從此 開通 真事可喜可賀的事

械鬥逞凶 (廈門) 廈門各碼頭 小船上賣力氣的 都是同安各大姓佔住的了 彼此各分界限 不准亂來 前有某輪船開往外洋 同安吳姓 因上船去鋪草蓆 跟他們同姓人爭競 跑回去約人械鬥 登時間連傷 四命 經地方文武彈壓 兩邊纔算不打了 請看我國人 私鬥起來多們勇



宮門

四月初五日禮部 太常寺 正紅旗值日無引 見 太常寺奏派視看牲隻 派出恭王 陸寶忠 召見軍機 本日已刻 皇太后 皇上升 勤政殿 法國使臣呂班 覲見

三月分驗到人員名單 (郎中) 劉亮藻孟廣善陳綱楊述傳 (員外郎) 劉盛蒂葉青楊鑑登 (主事) 夏借復張有挺陳

略徐仁輔鮑世爵崔來祉梅兆禧張權朱鴻祥吳和獅潘毓標王蔭光朱柱牛羅天福潘其相龍建章 (京府通判) 趙

葵哇 (大理寺寺丞) 劉文湘 (光祿寺署正) 張有垣丁崇義 (內閣中書) 王憲章常棟華包源蕭丙炎沈觀宸丁震蕭

端潔徐崇立曾維藩黃嵩齡王鍾榕麥毓勛蘇相瑞武樽李崇鈺韓臚雲關鼎勛潘毓柱李鍾璣張潤泉黨激 (部寺

司務) 干繼樞鄧文鏞錢鴻吉郭第徐家俊 (翰林院待詔) 劉海鵬 (刑部司獄) 高宗培陳濂于成章陳曾驥余忠

餘劉毓琛方維鈺張森年 (鑾儀衛經) 王芷升楊瑜統道干季寅鄂齡富明額 (知府) 承恩鳳林王嘉禾尹肇熙李宗

潮鹽運同葛延齡盛同頤同知慶恩清樸劉安科吳佐宸孫成壽黃賓賢崔曝 (直隸州知州) 周琳于崇慶羅庚齡知

州夏獻芬黃玉方王樹霖杜崇澤李璠朱倬徐德基陳業彭澤銑文治于植捕鶴清恩溥劉藻葵張鳳翔李慶藻壽恩

成劉名馨房慶五 (通判) 陳盛銓沈永康丁業焜胡垣楊誥孫繼貴宋臬唐明馮敦庸劉恩華彭耀松豫良李烈欽

(知縣) 阮希元連德魁汪立元張振聲蕭雨潤傅繩志傅鴻詔張裕藻潘松林佩綸吳松蔭裘兆蔭任光斗斐維信李

祖豫依昌阿楊沂李淑民張炳文干鑑衡衛天爵李恩慶陳守讓炳衡高銘金干祖詢王熾昌朱槐之馬駿聲曹元

愷萬啓型秦錫光李彥銘張序王寶瑩裕昌劉精彭書牟楊守敬曹逢年王心鏡岳溥周秉道錢昌祚張榮熙黃中瓚

陳純熙謝序勳孫清選劉炳南崔釗邱寶生邊祖祥程楚枏干靈顯文拯惟康程鑾章潘學瀾何南傑余十榮張棨張

泰符周之德李錫金邢允箴林鈞李式曾馮卓英鄭錫仁李樹森王翌辰邢其翰楊兆斌朱廷英馮宗岱黃文德魏寶

甫黃增瑩葛龍三趙傳鑾寥囑韶李魁張思曾談長庚朱光謙干鴻卿于青選曹源曾張玉成邱寶樹張培基賈懷璋

錢葆青馮庚滯鴻觀林炳華 光燾張麟李鼎謝紹曾李鑫林牛鑾宜翰吳維藩崇勛孫寶瑚李金波陳祖培劉明啟

魏敦詩方恩第張洪熙鍾長庚孫慶祺陳鏗達廖姚金培王樹銘蕭基豫王蓋兆鏡朝選春恒恩昆布經歷申曾被楊

繼恩雷福培張如棟錢洪藻布理問董林 (直隸州州同) 魏祚臣捕鴻飛 (州同) 陳肇孫邊崇善張贊長朱雲泰 (按

經歷) 吳景泰干紹本魯其昌孫庚 (鹽經歷) 鮑仔昕 (直州判) 曹學詩惠佳叔陟思仲斯倫楊光拋楊同昇張朝

甲 (州判) 冀國政惠樹卿駱上達王耀境連英康鎮業王作梅梁榮棟顧祥霖 (布庫大使) 周式衡趙裕春顧忠翰李

樾林文澄樊金次錫慶 (批驗所大使) 姚文煥 (鹽大使) 沈爾曹家瑞李紹祖祝華封周啓泰張士珣尹墜燕范雲爵

黃鑑張壽增任慶源李麟曲祁紹曾方文格呂慶圻延樟齊桂葵朱正榮高溶宋嘉善



## 講書

滕文公問曰 滕小國也 竭力以事大國 則不得免焉 如之何則可

孟子治滕的主意 或是遷移 或是死守 兩條道路 總要不背民情 已把大槩說出 再看文公的打算 要照滕國局勢 實在也是處在兩難 倚賴旁人 或者還能夠保全 不想孟子的高見 偏說是謀非吾所能及 把文公妄想痴心 化作冰銷瓦解 因又追問孟子 滕國地方窄小 戰守兩難 打算竭力事大國 或者可免無事 那裡知道 始終不能得免 以先生的高見 還有甚麼好主意呢 唉 要照文公的見解 但發愁國小兵單 其實世界立國 也不能拘定一時的局勢 當初成湯立國 不過七十里 因為人心不死 就可算天命所歸 請看古來開創的人 全是寸土皆無 只為萬眾歸心 纔能夠富有四海 元太祖起於沙漠 所憑的就是幾處部落 後來名成功就 威振中外 更有埃及中興明主 穆罕默特阿梨 平生世業 合著環球五大洲 沒有人不知不敬 論他創業艱難 比滕文公更要困苦幾陪 這位穆罕默特阿梨 本是貧賤小民 從小兒家無恒產 販賣烟草度日 生性好學 這年正遇土耳其招軍 與法人打仗 阿梨投入軍中 從此纔有了出身之路 你道土耳其招軍 到底為着何事呢 原來這次法國 跟英國開仗 被英人戰敗 想來奪取埃及 埃及正是土國的藩邦 自然要認真保護 後來把法兵打退 阿梨已升了中尉將官 土皇派了一個太守 同阿梨共守海樓府 不想那位太守 是個極惡的壞人 不把百姓身命放在心 單重在聲色貨利 阿梨苦勸不聽 只好暗給土皇遞信 不想土皇信用奸邪〔總是走小道的便宜〕反怪阿梨無禮 百姓們動了公忿 一定要殺死太守 除暴安良 認定阿梨為主 好救一方人同出水火 阿梨向大眾說道 殺官犯上 王法不容 諸位既有血心 我只可誓同生死 不能顧我一己之私了 百姓大喜 即刻就尊阿梨為君 這就是埃及中興的原由 後來辦成多少大事 戰敗許多強國 開拓了許多疆土 接着阿梨的事看起來 人心所歸 國土雖小 也可以望成大業 滕文公專心倚賴人 這個打算 可是大大的不對了



## 演說

◎勸北京各商會趕緊立商業學校◎

春治先

三月初八日 北京錢業商會 在福壽堂團拜 唱戲改了演說 約的是京城講報處的同志人 內中也有在下在下本不懂商務 也沒入過商業學校 也沒在舖子學過徒 至於那錢業的專門 更是門外漢了 在下登台演說 自然沒的可說 自可檢那中國要緊的說一說 說什麼要緊的呢 就是趕緊立商業學校 演說的那一天 因為在下不善於詞令 一到了台面上 不由的面紅過耳 如同氣截胸一般 那裏還說得出什麼呀 自然是驢唇不對馬嘴了 只好畧略說個大概 今天閑著沒事 我可以拏筆當舌頭 說說商業學堂的好處 列位要知道 現在是二十世紀〔一百年為一紀 從耶穌降生算起 現在是西歷一千九百零六年〕本是各國商務競爭時代 各國都講商戰 什麼叫商戰呢 就是聯絡商會 廣設商業學校 栽培出商業人才來 好在这个世界上競爭 大凡本國人受過普通教育後 有願學商務的 都得入商業學校 商業的學問 也分普通 也有專門 普通商業的功課 有商業歷史 商業地理 商業算術各種功課 至於專門的商業 各行有各行的專門學 多少年畢業 發給文憑 無論那一項買賣 所用的經理人合夥計 非有畢業的文憑 人家不肯用 到了我們中國 本沒有商業學校 各行買賣 都在舖子裡學徒 學徒的規矩 又太不文明 徒弟一進舖子 先不能學買賣 總得學舖子的規矩 給掌櫃的夥計們裝烟倒茶 晚上代著提便壺 當作奴隸一樣 總得過了一二年 纔能真真入窺兒似的學寫 學算 學穿櫃 故此我們中國人 但得有一線之路 決不去學買賣 人人以商務為賤 未嘗不出在這學徒難的原由 按我們中國商人 裏面未嘗沒有聰明人 無奈許多聰明的入 一入舖子學買賣 如同入了監牢一樣 聰明人也就變成頑鈍的了 豈不想中國打算發達商業 與各國競爭 總得造就商業人才 纔能與各國商務競爭 憑著中國學徒的法子 還能造就得出人才來嗎 要打算中國強勝 總得發達商業 要打算發達商業 總得造就商業人才 造就商才的法子 總得改良學徒章



程 多立商業學校 我想現在北京各行 大半都立了商會 可以借商會的團體 那一行都可以立一處商業學校 款項若少 可以先立普通 後立專門 各舖子的徒弟 都可以入堂學業 畢了業再當各舖子的夥計 這麼一辦 舖子待徒弟為奴隸的事 也就除去了 商業中也出了人才了 中國的商界 既有了人才 何愁不能與外國商務競爭呢 列位呀 須要知道我們中國人 比各國人的聰明不在以下 不信請看五洲各國地方 只要有白種人脚印的地方 就有我們中國人的脚印 論起商務來 我們雖沒入過商業學校 也能與外人爭爭利 再要是多立商學 多多造就商才 管保不幾年 中國的商業 一定雄駕五洲 商業一發達 國就可以富 國富然後再講強兵 再講興各學 練兵興學 為強國的根本 可總得從振興商務上起 興商的根本 又在勸工 過天再說工

### 要緊新聞

西藏條約的傳言○中英藏約 前已簽押 聽說用中英兩國文繕寫 定准在兩國大臣簽押後 三個月內對換 將來兩國有什麼意見 按照英文為准 據英人說 此次立定的條約 與中國大有益處 據華人說 英國在名目上彷彿退讓 其實真正的利權 業已得了不少 我們中國的主權 實在損的太多 究竟誰佔便宜誰吃虧 專門講求外交的 總該有個公論

預防教案的辦法○外務部因我國交涉 由教案所起的 總有十分的八九 每鬧一次教案 必要喫虧一次 各國人民 也都受了擾害 彼此全都不合算 打算修訂永免教案的辦法 斟酌妥當 跟各國公使定立條約 預防教案 保全大局 不但與中國有利 各國也有益處 但是要預防教案 必須先管束教士 教士總有些不願意 這件事情 很不好辦 法國教士 更是不好說話 又遇有南昌教案 恐怕一時難商量 順屬創辦警務○順天府尹陳侍郎 招募的警務學生 共計一百六十餘人 送到警務學堂去考試 考取五十一名 四月初一入學 將來卒業 發往二十四州縣 創辦警務

### 本京新聞

好多層折的拐案○有個賣荷苞的白廷珍 拐帶劉氏逃飽 在車站被探兵拿獲 帶到探訪局 就有薛永利叔



搜投案 據稱劉氏是薛永利之妻 探訪員真不嫌麻煩 索性把他們一齊扣留 問明情由 從新案裏頭 又追出兩層舊案 心粗一點的 可萬萬辦不到

是怎樣的舊案呢 劉氏本是新安縣人 二十六年學過紅燈照 教民薛永利 是劉氏的姨表兄 拳匪勢力 敗了 劉氏隨母親入縣城避難 租住薛永利的房屋 薛永利氣餒大了起來 硬把劉氏母女拐騙到京 霸 佔劉氏為妻 姨表結婚 也是有的事 姨母變作了丈母 親上加親 安安穩穩的過日子 也就沒了事啦 那裏知道 薛永利的主意真多 姑爺要聘送丈母娘 有驢馬市箍桶舖的劉老頭子 出來撿便宜 花了 八兩銀子 由薛永利主婚 叫劉老婆兒又出了嫁 劉老婆兒嫁給劉老頭子 這位薛姑爺 倒也會辦事 後來劉氏親父來京 妻子女兒 全都有了人家 自己也沒好意思出頭 這是一層舊案 薛永利的嫂子薛劉氏 在京當領家 有個女孩薛鳳兒 並非親生的女兒 今年纔九歲 被薛劉氏拐養 鳳兒本姓劉 所有此案的人證 除去白廷珍 總是薛劉兩姓的事 真也奇怪 這又是一層舊案 哈哈 這種案情 要遇著怕麻煩的問官 永世也不能再破了 白廷珍拐帶劉氏 又是怎麼個情由呢 薛 永利跟白廷珍 都是新安縣人 白廷珍常常到薛家送手工(做荷苞) 因此跟劉氏有姦 劉氏把自己家中 的情形 告知白廷珍 白廷珍對劉氏父親說明 打算携劉氏逃回新安 不料在車站破案 由新案又追出 兩層舊案 真是不巧不成書 怎樣的斷結 訪明再登

兒戲人命○昨報上說 香廠王宅的丫鬟投井 並未報官 再經訪查 打撈出來 卻是報過總廳 總廳也派 員驗過 驗明身上有傷 論理就該應追究 廳裏不追究 逼死人命的逍遙法外 無怪人說沒報官了 說 王宅沒報官 比說報官不追究 面子上頭 還敷衍得下去 無父母的兒女 性命太不值錢 此等事出在 五城老爺宅裏 原不足性

探兵得力○上月二十四夜裏 椿樹三條胡宅被竊 二十五天明 就被探兵拿獲 帶局訊問 賊人名叫王四 又叫張有(可不是張傻子)同宋錫三行竊 正在曉市上會贓 就被探兵拿獲 因供出宋錫三同夥 立 刻又把夥犯拿來 倒彷彿戲臺上問案似的 一拿就到 探兵如此得力 不知探訪員怎樣獎勵他們 若是 不趁此獎勵獎勵 探兵怕要灰心

保護當商○商部各堂議定 為保護當商起見 以後無論那個衙門 凡有起賊的事 必須知照商部 並按奏



定章程 如數把本錢付清 纔准起贖 所有差役人等 不准絲毫勒索 串通賊犯 借案擾累各弊病 更得嚴行禁止 現已行知各衙門 一律照辦

官廳上的人護庇土匪○凡是大混混 跟官面上的人 都有拉籠 官面要沒人保護 萬不能充混混 夏雙九張傻子 不是官面保護 焉能至今纔犯案 北京地方 無名的混混很多 他們的手眼 全都不小 就拿霞公府小胡同的鄭姓說罷 私立烟館賭局 招引匪人 左近的住戶 誰不知道 自本報說了之後 第二天晌午 巡捕就去抄 烟具賭具 甚麼也沒抄着 原來未查之先 官廳上的人「還不該裁嗎」就去給他送信 說有人給你登了報 不久巡捕就來 趕緊收拾收拾罷 巡捕沒見憑據 也就沒法辦他 還疑惑是本報造謠言 又跟住戶打聽了打聽 與報上所說的話 也都是是一樣 巡捕總怕誣賴好人 一定要找出憑據來 却也不錯 最奇怪是官廳上的人 保護土匪 破壞警務 不知是何居心 半新舊的變法 勢必如此囉

京南劫案○三月二十六日下午三點鐘 安定車站東邊 小營村李某 套著兩輛車 由車站往青雲店運雜貨 一出小營街 就遇見九箇賊匪 各拿洋槍（那裡來的許多槍）把兩個車夫給捆上了 叫跟車的兩人 回村給借二十塊洋錢 聲言沒有洋錢 或是叫人來拿 便把車夫立刻打死 並說當真把我們拿住 到了官場 我們也是不招 現在不比先前了 作官的不敢用刑 我們不招 他也沒法子 不過罰些日子苦力 就算完了事 可有一節 我們要出來 一定也饒不了你 嚇的李某 一聲兒也沒敢響 趕緊回到村中 跟王吉瑞王繼儒兩家 借了二十塊錢 雙手奉上 賊人得了洋錢 揚揚得意的走了 青天白日 居然賊匪橫行 不知將來還要鬧到甚麼地步 有這一來呀 小民的胆子更小 賊人的胆子可更大了 唉 這又是新政的一層阻力

## 各省新聞

田典史不愧佐職二字（直隸）藁城縣典史田春禾 在直隸省多年 也歷過好幾任的實缺 典史本是佐職

佐職的佐字 原有幫助正印的責任 近因監獄改良 停止刑訊 田公買了許多的淺文報紙 每天親自到

監裡去講說 在押的囚犯 都有同心向善的意思 各州縣的管獄官 都能如此用心 中國的監獄 何至

再被外人笑罵呢



順天屬下的新政（順天）有一位朋友，到京東辦事，走到東安縣東邊，地名北翁，坐在賣茶攤子上歇着，遇見一位本地人，談起時事，很有熱心。因問他道：「你們貴處的警察，辦的怎樣？學堂辦的怎樣？」那人嘆道：「初立巡警的時候，鄉下地方，大有改變的樣子。所有橫行霸道的，撒村罵人的，打架行兇的，一見巡捕，立刻全都解散。可見鄉下人還容易管教。若是有好巡捕常常勸導，不愁風俗變不好。那想到一兩個月的光景，巡捕就懈怠了呢。看着民間不好的事，全不攔阻。因此無禮無法的人，又放肆起來了。這單是鄉下的巡捕不管事。至於縣城裡頭，更有個壞毛病，非等待縣官出門不站崗，閒來無事，脫去軍衣，茶館酒舖，隨便坐臥。一聽見官長要來了，急忙披衣站崗，假裝認真。官走過去，就跟匪類們玩耍嬉笑。還有時縱着匪人欺壓好人，簡直跟從前塘官差一樣。那裏懂得什麼叫保安責任。什麼叫文明政治呢？友人又問他：「學堂裡學生怎樣？」他說：「學堂裡學生，也有好的，但總是摹仿皮毛的居多。倚仗學生的聲勢，（以洋學生自命）穿時興的瘦衣，遇見廟會，特意在婦女堆裏去擠。若是端正有見識的，遇見（洋）學生，自然就躲避開了。有等心無定見，愛說愛笑的，看見這（洋）學生新鮮漂亮，難免不添出敗壞風俗的事。友人又緊跟著問：「未必處處如此罷？」他說：「遠處我不知道。單說我們這東八縣行的新政，耳聞目見，都是如此。」友人又道：「這樣說來，警察跟學堂，這兩件事，就沒有法子辦好了麼？」那人說：「若要想把警察辦好，必得縣官親身常出來察看，或派靠得住的委員（很少），暗地訪察，查出懶惰狡猾的巡捕，認真辦幾個，自然也就不敢了。學堂的事，必得有好教習，纔能有好學生。教習真知道時局艱難，一心憂國，學生感化的最快。自然就專心在實學上用功，沒心思講究吃穿玩樂了。一切無益的事，也就改正了。這個根本，總是在縣官有熱心。友人聽了這一片話，很有道理。一五一十的，對我們說了。我們就把他所說的話，一句不落，全都記下來，登在報上，請留心時局的君子看看。」

來函

翼仲大主筆鑒：僕閱初三日京話日報，議論我們內務府的人，有錢不辦公益事，所說甚是。僕也是內府的司官，實在有不能不分辨的。貴報主持清議，毀譽總要分清楚了。我們內府各司官的銀錢，有來的容易的，有來的不容易的，還有每年除數十金俸銀外，別無進項的。養家都不足用，再者內府司官有優差的，不及十分之二三。清苦官員多的，很拉萬不可一概而論。務望把此信登入來函一門，免得冤屈我們苦小子為要。此請 箸安

汪近宸啓



# 上諭 宮門抄

四月初六日兵部 太僕寺 廂白旗值日無引 見 察哈爾總管多普沁多爾濟謝 恩 吉林烏拉協領德林謝 恩 黃紹箕等充講官謝 恩 達壽假滿請 安 錦麟 彬格預備 召見 召見軍機 錦麟 彬格

上諭直隸天津鎮總兵員缺著張懷芝補授欽此

四月分發驗看人員掣籤名單 (郎中)朱景邁工部傅國屏刑部(主事)陳蔚文戶部章祖僖戶部謝掄元兵部甘應 泉刑部石熙祚刑部郭鳳臺戶部何蕃蔭兵部梁念慈戶部胡國馨刑部成元錯刑部韓景忠工部(內閣中書)許 寶衡趙毓煊王憲燾胡熙壽(部寺司務)馬祖乾刑部(太常寺典簿)汪德溫(道員)路槐卿吉林羅忠堯江蘇馮汝 恒山東(知府)寶勳江蘇張祖坻山東善昌甘肅彭世桐甘肅(同知)何樞江蘇孔昭慈豫河成本瓊浙江(直隸州 知州)賈裕師山東(知州)岑郊麟陝西許寶荃陝西(通判)吳昌燕山西陳景思福建孫家鈞湖北張炳勛山西 (直隸州州同)羅葆廉安徽(知縣)周廷鑾直隸陟銜直隸姚應泰浙江朱沛浙江係紹香湖北方明鏡陝西陳日新 甘肅牛廷禧直隸魏寶甫江蘇沈師曾江蘇孫鴻猷江蘇陳學鑑江蘇陳嘉言江蘇裴祖桂安徽尹克成山東梁德潤 山西崔銘山西金維藩江西童光旭江西于世芸湖北李同福湖北彭繩祖湖南何誠中廣東黃增整浙江劉榮猷山 東李如棠廣東蔡寶廉安徽(鹽大使)鹿學厚兩淮張國柱福建劉茂恒兩浙(布庫大使)劉樹德山東(縣丞)劉振 勳雲南(巡檢)史恒勤四川(從九)張懋修吉林徐瓚江蘇吳均元江蘇李振鵬新疆(典史)范啓銘直隸(未入流) 張鴻瀚山西陳壽忻江蘇

# 電 報

日本停止赴金山的輪船○東京電報說 日本紅十字會 因金山被災 要派輪船去救 美政府打電道謝 並 表明不領各國的款項 所以紅十字會 把派遣輪船的事 業已停止

舊金山又見地震○路透電報說 美國金山口岸 上禮拜三下午 地又大震動一次 約有一分鐘工夫 窩克 蘭士 巴克列等處 房屋又都倒塌

法國彈壓罷工○又說 法政府因五月一號 巴黎地面 怕有罷工的工人 出頭鬧事 現已預派兵隊 以便 臨時彈壓

俄國募債踴躍○又說 俄國在英京招募外債 業已足額 又在法京招募 比定額漲出好幾倍



## 演說

◎滑稽◎

◎

凡人說話詼諧 宗旨正大 能夠宛轉圓通 引動聽話的感情 就可叫作滑稽 當日漢朝東方朔 稱得起滑稽第一 可是有一節要緊 大凡有這樣本領的 必得心地純正 學術高明 詼諧談笑中間 處處隱藏著規勸 纔可入在滑稽傳中 若是輕口薄舌 就懂得嘻笑怒罵 如同戲上小丑一般 反不如寡言寡笑了 我們有位朋友 很有滑稽的能耐 時常說出三言五語 乍一聽好似謠言 只要細細的揣摩 無不有情有理 前幾天又合他見著面 隨口說了個笑話兒 雖則道理不深 也還有些個趣味 今天跟諸位學說學說 也可醒醒大家春夢

我那朋友說道 新立天足會中 有位纏足的放了脚 您想已經裹了多年 乍一放開 自然是不甚得力 比如事情改良 不能夠一時見功效似的 就在這個當口 可要生出許多阻力 有個男子的大髮辮 站在一旁 冷笑 搖頭幌腦的說道 蓮兄啊蓮兄 我想衆位足下的前生 不知道造了多大惡孽 無原無故 遇見這等飛災 當日纏裹的時候 受了許多苦惱 現今忽又放開 更受了多少折磨 當日千方百計 只恨他不小 而今苦思惡想 又恨他不大 我想你既有今日 何必又有當初呢 這不是無事生端 自家爲難自家嗎 那雙文明的新脚 冷笑了兩聲 向着髮辮說道 常言說魚游釜中 燕巢幕上 真可贈給老兄了 請看我們兩脚自從窈娘潘妃作俑 相傳將及千年 不知害了多少完全女子 誤了多少巾幗英雄 父母忍心害理 敗化傷風 遺毒流毒 真是一言難盡 如今聖明在上 奉旨不許婦女纏足 驚醒大眾的愚蒙 如同撥雲見日一般 中國這件醜事 再不全貽笑外人了 你們不明白道理 不向我們賀一賀 反倒花言巧語 破壞世界上的文明 真真不知自愛啊 哼哼 你們那裡知道呀 我巾界中的兩支脚 可算保住天真了 再也不想改頭換面 只怕你們這條髮辮 將來也不能自由吧 馬上雖沒有明文 未曾叫人薙髮 俗語說天下老鴉一般黑



又說一不扭衆 衆不隨一 恐怕時勢所逼 終久也逃不了公例呀 自己本來面目 都怕不能保全 還敢

胡說白道 重已輕人 好不害羞 好不害羞

那條髮辮聽說 頗覺有點醒悟 起先低頭不語 漫漫的吊下淚來 忽的又哈哈大笑 忽又放聲大哭 旁人

不知底理 問他是什麼講究 那條辮子抽抽搭搭說這 起先低頭不語 自想中國這條辮子 是件要緊的門

面 無論大家怎麼吵嚷 一定不能割去 後來仔細的一想 如今的時局可憂 凡事全得從簡便 警兵新軍

已經難去三四指寬 將來旨意一下 就不興寸草不留嗎 想到我自己受傷 不由的落下了眼淚 又往大

處裡一想 我們長在頭上 原本無關緊要 薙了去不癢不痛 反叫頭上快活許多 但能去弔了我們 認真

可以自強 中國四百兆同胞 豈不是天大的幸福嗎 當真如此 不但我等不必留着 還是恨不能快薙纔好

哪 自己得意 所以我纔大笑了起來 哦 原來如此 既是一經明白啦 爲什麼又放聲大哭呢 辮子嘆口

氣說道 諸位有所不知 我想薙去這條本相 就當認真的自強 東西洋那些強國 纔能把中國看重 要只

圖外面兒見光 凡事不求甚解 不但我們的種類斷絕 還不免外人見笑哪 您哪想真個如此 豈不招出我

的傷心來了嗎 唉呀 這個笑話 寓意不深 却是對景掛畫 一切守舊維新 全是不在皮毛啊

### 要緊新聞

英公使有信回國○英國駐京薩公使 本打算西四月回國 正遇南昌出了教案 又有英義議約等事 一時不

能離開 現在各項經手事件 畧有眉目 其餘沒辦結的事 交給頭等參贊官 代爲辦理 不久就要起

身回國

英國的交涉容易辦○英人辦理南昌教案 意思很和平 不過要賠款三千鎊〔約合銀洋三萬元〕並沒格外的

要求 實在出人意外 所以我們外務部 深感英國的厚意 打算就按照所說 如數認賠 以全兩國的邦

交 按英國教士被害 教堂被燒 所受約損害 不在小處 就要三千鎊賠款 似乎數目太少 此話如果

是真 英國對我國的美意 眞算二十十分夠交情了 我國政府大員 應許照辦 自然是無可再說



本京新聞

刺死 已經通行各屬 嚴拿兇手懲辦 可恨通事人等 從中播弄 說工頭被刺 並非為婦女起見 實是有人謀害 現已諭令地方官 認真查明辦理

查訪美國人的下落○去年秋冬時候 有美國人模利 跟一個法國人 同往奉天查看礦務 從此就沒見回頭 以後永無信息 現時模利的家 在南洋一帶訪查 有人拿着模利的鈔票用 疑心是被法人謀害 現由美公使照會外務部 並送來法國人的照片 請行知各省地方官 代為一律查拿

抗○旨刑訊○奉旨停止刑訊 問官都沒了本事 各省州縣衙門 有違的有不違的 不想北京最文明的巡警

局 也曾抗旨不遵 上月內城西局 有一件案子 許紀典為帳目告張樹仁 經發審問明 被告張樹仁取

保 對的是豐盛胡同油鹽店 掌櫃的王文啓 月底三十日 把王文啓傳到局裏問話 委員泰口坐堂 一

個勁拍桌子吓嚇貓 硬說王文啓說話狡展 老爺受了人情 對着沒人情的抓錯兒 只好硬派不是 這都

是承審官的舊習 拉下去打了十個嘴巴 後來又傳被告到局 經溫委員審問 也因為說話狡展 打了二

十嘴巴 現在已送總廳 帳目細故 曲直不難判斷 何必動刑打人 這兩個委員 不是有那位大人的人

情 如若不然 那敢胡來

巡捕也要抓簽子○近來西城一帶 由順治門到新街口 大街小巷 有一種挑擔子作小買賣的 抓簽子代賭

錢 護國寺大街更多 這等賭博 雖沒有多大輸贏 賭上了火 也是害人不淺 滿街的巡捕 不但不過

問 並且自己也要抓抓簽子 我們不懂警章 這個抓簽子的事 也不是違警章不違 請工巡局老爺們

查一查纔好

在理會熱心○在理會的人 要團聚在一起 大家同認國民捐 擇某日集齊 商議辦法 在會的人 必然全

都要到 巡警可以去彈壓 千萬不可再解散 恐怕誤會 先此奉告

石匠送命○俄國使館動工 有一名石匠 昨天三點鐘 在架木上作工 一塊石頭沒攏穩 連人帶石 一齊

落下 石匠受傷很重 沒等到送入醫院 登時送命



窮民頭實在不窮○京城的窮民頭 又叫做桿兒上 雖是個下賤行當 却是生財有大道 他們家裡車馬房屋 合一切吃喝穿戴 簡直跟闊宅門子一樣 問他發財的道兒 無非訛詐兩個字 凡舖面開張 住戶婚喪 喜慶 總得通知桿兒上 許給花費 纔能辦事 如若不然 什麼窮家門兒咧 串兒瞎咧 女撥子咧 你來我往 鬧鬧閨闈 攪的人不能做買賣 舖家因有碍生意 只好破幾個錢 不能認真 要託人跟他去說 必須多少兩 或是幾百吊 纔能了事 此外還有飯錢節錢 春秋兩季的分子 細一考究 並沒有什麼用處 現在既立教養局 叫花子有處收管 何必還留着他訛人

### 各省新聞

操場種樹〔天津〕天津軍醫學堂 跟圖算學堂 操場的四圍 現時都栽種樹木 以便各學生們 操演完畢 就可以在那裡歇息 這是與衛生最有益的 天津地面 形式上很見文明 京城還許辦不到

崗兵得力〔天津〕天津娘娘宮戲樓後邊 沿河馬路上 有工程局的噴水車 走到河沿 由船上下來一個小孩 手提茶壺 往後躲避水車 跌坐在電車鐵軌上 忽然第五號電車來到 本段崗兵 趕快把小孩拉起來 稍微碰了一點傷 幸而不很重 崗兵囑咐電車車守 以後總得留神 要不是崗兵手急眼快 又得軋死一個小孩子

因賭傷生〔廣東〕揭陽縣人黃某 平時浪蕩好賭 因賭錢輸了十幾塊錢 被父親責罵了一頓 黃某一賭氣 子 不活了 吞了鴉片烟 沒救過來 他父親本就心疼這子 埋了幾天 聽見人說 吞大烟的不過是醉死 還能夠醒的過來 又去開棺瞧看 盼望兒子再活 唉 那裏還能活呢 可見賭錢這宗事 害人真真不淺 無論那一等的人 總以 賭為是

### 國民小學諸君鑒

昨來書 敬聆大教 天橋豐操 穿紅棉襖者 為班長某 並非教習 實係通信人誤會 至原文過於尖刻 自傷厚道 敢不拜命 此事有關學費 一時疏忽 愧極悔德 並承格外原諒 曲體下情 足見大君子忠實誠篤 可敬可佩 至通信者為誰 既已登入新聞 自當代人任過 不便宣布 嗣後再遇此等尖刻函 自當多多謹慎也 特此佈白 本主人啓



# 諭旨 宮門鈔

四月初七日刑部 都察院 大理寺 廂紅旗值日無引 見 文煦恭送壽物覆 命 張百熙謝賞壽 物 恩  
 山東副將韓友倫謝 恩 江南副將易英和謝 恩 棍貝子回籍請 安 延曾 文紳 德林 預備 召  
 見 英信請假十日 召見軍機 延曾 文紳 德林  
 旨棍布扎布現在請假所遺正藍旗蒙古副都統員缺着英慈兼署欽此

## 外城巡警總廳告示

### 清查戶口示

現在我們辦理警察 先從清查戶口辦起 怎麼要清查戶口呢 爲的是京城地面闊大 借們站崗的巡捕 要一段一段的分清 一段共有多少戶 一戶共有多少人 好分派巡捕保護你們 若不清查查 借們怎樣知道呢 聽說近來有一種無知的愚民 胡造些謠言 實在無道理的很 要知此次查戶口 並沒有別的意思 你們可不要胡造謠言 若要有人來查 可要真心實意告訴他們 如來查的有訛索刁難的事情 你們就到本廳告發 我們就要重重辦他 切切此諭

〔此示已登過 這種要緊告示 不妨再登一次〕

### 修理房屋示

本廳爲修理房屋事情 已經定了章程 凡是修理房屋的 必先到本廳來報 本廳給過你們報修單 貼在門上等本廳查明批准了 你們纔能動工 前回已經出過告示 你們該當曉得了 還有一層 我告訴你們以後如有外國人來租你們房子 你們就要趕緊將他是那國的人 幹的甚麼事 到本廳來報 非候本廳批准了 你們斷不能租賃的 如若不遵 就要治你們的罪 決不寬饒 切切此諭



## 來函二件

京城修馬路 棚攤 舖戶 廟宇 官廳 有碍路工的地方 全都拆改 不知時務的渾人 或是有闊東家的舖戶 大槩都被登了報 把他們的隱情給宣出 惟獨有一處 真是大字號 是那一處呢 就是東四牌樓北邊路東的恒利銀號 左右舖戶 全都退讓 恒利的門面 孤零零 聳出一頭來 也沒人敢過問 自己也不覺着下不去 就算有天大的人情 人情也不可擺在臉上 在我們看來 倒覺着很難受 路工局的章程 誰敢不遵 因爲拆棚攤 逼苦了多少人 到底總得遵着法律 恒利的勢利 不過像當年恒和一樣 此時拉攏的廣 萬一應酬的不周到 不肯放一去不回頭的帳 恐怕也沒人再理罷 貴報熱誠愛國 不避嫌怨 所有違背公理 有害新政的事 一概直言無隱 怎麼於恒利一家 不發一言呢〔早已說過了〕難倒說貴報真怕財神爺嗎〔財神是誰 很想見見他 勸他辦公益事〕這樣看起來 又是甚麼警章咧 路政咧 報律咧 說真箇的罷 還是錢能通神〔誰得錢誰知道〕

前日所登的考試司官 你們就算是奇談 報館哪 你可太不懂官事啦 這回考試 本是個交面子的把戲 當真要考呀 把批語批實在了 像我們這沒有人情的苦小子們 豈不是交了好運囉麼 你想想 中國的衙門裏頭 那有這回事 要是真講考 趕到點烏佈的時候 又怎麼辦呢 難道說貴報館裏 還不知我們衙門考一等的大笑話麼 派大家作論 交卷之後 有好幾箇文通字順的 也是不取 所作的論 雖不敢說好 比上那文理不通 和那闊大爺們 總覺著強一點兒罷 哈哈 你猜怎麼樣 一等還是都票了 得一等的 不是堂官的妻弟 就是他們的嬌客親戚 又住在什景花園對門 還有一個遠支的母舅 也都保了一等啦 出了烏佈 這幾位滾親舊友 也都越級兒高遷囉 以上我所指的人 名兒姓兒 我可都說的出來 我既不爲私 也可以不必說出 要是信來問我 我就說說 又怕報館爲難 並把我的名姓寫出 你們報館的律 有做官邪的責任 所以先致一函 登不登隨便

再者凡人說話 必然有大不平 即如這位堂官 要栽培他的親戚 因一時騰不出烏佈來 硬把一個在家穿孝的人 找了一個錯縫子 剔去烏佈 派了堂官的親戚 你說說這樣的官事 下得去下不去



## 演說

◎ 妙 高 峰 ◎

臨 處

年年到了這幾天 北京有件特別的舉動 一夥子游手好閒的哥兒們 熱車快馬 名爲助善 骨子裡是爲遊玩 下一等的 或是穿著黃布馬褂 肩上挑著圓籠〔叫作錢糧筐〕手敲大鑼〔叫作神耳〕走在街上 得意揚揚 向各善士住宅門口 張貼黃紙緝單 有寫窗戶老會的 有寫檀香會的 還有獻花等會 總而言之 都爲妙峯山進香 按說中國的風俗 自古以神道設教 燒香賽會的事 似可不必禁止 但是時代一天比一天文明〔可不是專指中國〕首先就得開民智 這種迷信事 一日去不淨 風氣總不能大開 並且還要生出多少怪象來 處處與人有損無益 諸位別生氣 留神聽我說說

按說這座妙峯山 在宛平縣昌平州分界 問起這座山的來脈 本是太行山的分支 草木泉石 十分清雅 要算北京的一箇名勝地方 有元君廟的高峰 本名仰山 因爲前山叫妙高峯 所以通盤就叫妙峯山 新北道上施茶棚 有一座金仙庵 就是金朝的香水院 當時金昌宗 常常游逛此山 離着金仙庵不遠 還有一處朝陽院 也算是元君的行宮 廟裏有箇泥像 大家稱爲套老叔 說是黃旗內務府人 在他十二歲上 害了一場大病 他家父母 許下願心 病好往山上進香 不想走到這座施茶棚 老叔氣斷身亡 大家嚇起闕 都說套老叔成了仙 楞給塑了箇泥像 進廟燒香的 要供幾包鼻烟 傳說是老叔生前所喜 唉 這些話 有人敢說 就有人敢信 要據我們想着 可就另有箇講究了 你想這位套老叔 本是十一二歲孩子 偏偏的大病纔好 一定不大結實 再要往返八十多里山路 那裏走的上路來 累得週身是汗 上下氣不接 猛孤丁一受風邪 登時氣斷身亡 可憐好好兒一個孩子 家裏的大人 帶他到空山上送命 還硬著嘴說是成了仙 當時就有明白人 恐怕也說不醒這類痴蟲 無端的造言生事 傳到如今 你說有多們可憐 庚子年廟季兒 山裏刮風下雪 凍死了二三百人 從此醒悟的也不少 但是犯了迷信老毛病 還是隨和着大家走 一走 可嘆庚子年那場風雪 不知葬送了多少好人 愚忠愚孝之外 又添了一種愚誠



凍死的那班香客 就沒有一個好人嗎 入山燒香 可是貧富不等 闊老游山 爲是耗財買臉 也有呼朋引類的 也有男女混雜的 也有携妓携優 也有爲非作歹 這般人一到茶棚 喝 饊吧 真是錢可通神 助善的會首們 奉承的胡說白道 遇見那樣大風雪 一定早先留在茶棚 決沒有一位滾了山的 也沒有一位凍成病的

到了寒苦香客 必定沒有閒心逛山 或爲父母許愿 或替親友帶香 也有妻子爲著丈夫的 兒媳爲著公婆的 這一點子愚誠 未嘗一無可取 不幸遇了那等大禍 旁人不知道體諒他 還要嘈嘈他們 說他們心不虔 所以遭了這種惡報 這也只叫隨他們去說了 最可傷的是 爲人一生 很不容易 妻兒老小 全都扔在家中 因爲迷信去送死 你說可憐不可憐 常言說的好 在家敬父母 何必遠燒香 諸位要知道父母的深恩 千萬不可再冒險 去年妙峰山廟季 內庭太監 偷偷去進香 ○○○皇太后很不喜歡 有旨不准再作這無益事 ○○○太后的旨意 真是救苦救難 大慈大悲

### 要 緊 新 聞

警部堂官駁日本教習的合同 ○警務學堂的教習 川島速浪 趁庚子聯軍在京 創辦警察 中國人不明白警章 由川島速浪自荐 派充警務監督 川島在駐日中國使署多年 也並非警務中人 所立合同 本多含糊 任事以來 很要干預辦事的權 處處居功 用意很深 現在合同已滿 警部堂官 請他改作繙譯 不再認他爲監督 川島還想爭這個名目 有最可笑的一句話 這番立合同 一定要同中國的大臣定約 警部堂官駁的好 問他在日本是何等的官職 他既非日本的大臣 就可以派一個與他平等的中國人 同他訂約 無論怎樣 監督的名目 不再承認 當初訂的含糊 此刻總要認真 按警察是國家的內政 約請外人當教習則可 斷不能叫外人干預內政 朝鮮亡國 就亡在外人辦警察上 比如一家人罷 請了一位師爺 居家的事 都要去請師爺的教 這個家務 還成了甚麼局面啦 警部堂官 不認他爲監督 駁的很有理

阻德人強佔礦地 ○山東楊撫台 電達外務部 因德國礦務公司 據鐵路十里內 准其開礦的條約 一要定



在新城縣開採煤礦 並不肯把所佔地面 照付租價 合縣紳民 大動公憤 稟請阻止 或行知德公司 跟地主從公商議 請外務部照會德公使 想法子和平辦理

英人不准浙紳修路○蘇杭甬鐵路合同 外務部跟英公使商量 磋商了多少日子 到底沒能說開 要接浙江

紳商的意見 不管英公使答應不答應 屢次會議 又是我們很佔理 草合同已經逾限 就可以不必再提

簡直自己開工修路 也未嘗不可 雖似有點兒硬來 外人跟我們辦事 所用的強硬手段 比這個無理

多了 日前英公使又來照會 說蘇杭甬鐵路的事 還得按照草合同商辦 斷不能作廢 請轉行浙江撫台

不准紳士出頭 者

查辦私賣地畝的道員○湖督張香帥來電 奏參道員陳錦奎 私自把漢口後湖灘地六萬方 竟敢立契賣給洋

商 照這樣胆大 簡直是無賴子的行爲 奏請革職審辦 業已奉了○旨 並由政務處回電 把陳錦奎家

產查抄 叫他想法子贖回

### 本 京 新 聞

遷就着來考女師範○北京豫教女學堂 前登告白 代天津女師範學堂招生 已經招了四十多名女學生 前

次傳監督到京 談起這件事來 彷彿是未曾奉托 天津女師範學堂 沒了法子 跟豫教女學堂商量 定歸

日期 派人到京考試 免得豫教女學堂再熱盤川

奉省電調繙譯員○協巡營文牘科委員劉省初 精通俄國語言文字 奉天趙將軍 寄電來調 近來的繙譯人

員 大半年輕學淺 辦事荒唐 於交涉上很沒益處 所以頑固人說起繙譯來 總是搖頭 劉君在天津多

年 人所共知 趙次帥專電來調 大概是必有所長

使館界的人力車開捐○使館界的人力車 一概都有執照 編定號頭 爲是容易稽查 辦的很有條理 但橋

西的車 每月都要捐五角錢 不知是誰收用 六國飯店的車 每月也捐二角 由本店理收取 到了橋東

一樣的有執照 一樣的編號頭 可是分文不捐 馬路修齊 自然是要收車捐 怎奈使館界內 辦的太

性子急 又是參差不齊 有收有不收 這是怎麼個章程呀

廖太夫人游學回京○北京女衛生醫院 院長廖老太太 帶着廖劭閣部郎 到日本游歷 順便考查醫學 並



觀各病院的規模 各女學校的管理法 到東京後 考會的極詳細 現時母子一同回國 住在珠巢街  
 回教人大動愛國心○前次牛街禮拜寺 玉器行公議 由阿衡王友三提倡 凡玉行的回民 人人都要認國民  
 捐 回民崇信示教 最容易結團體 阿衡又肯出頭 必定是人人踴躍 本報所登安河橋來函〔見今日報〕  
 話說的很真切 我願衆回民 多多的傳佈

迷信風水的請看○兵部有一位老爺 向來最迷信風水 家裏有什麼事故 必得請風水先生 破破凶煞 老  
 爺相信的了不得 姨太太得了癩症 醫藥總不見效 又請風水先生來看 據說病不在身上 住屋前院  
 阻隔氣脉 拆了屋牆 病就好啦 老爺謹遵台命 就叫家人動手 不料使勁太猛 一堵高牆塌倒 轟的  
 一聲 屋裏的病人 早已一命嗚呼了 請問迷信風水 到底有什麼益處呀  
 條陳外務部考試司員○外務部司員 原打算考試 經各堂官商議 科舉已停 不便再拘定考試的例 以後  
 所用司員 要挑選熟悉交涉的人 在各處咨調 考試一節 從此中止 忽然又聽見說 王都老爺誠懇  
 又上了了一個摺子 條陳外務部取用司員 還得照舊考試 此摺留中不發 〔找沒趣〕

### 各省新聞

獻縣衙門的笑話 (直隸) 有人從獻縣來京 說了一件笑話 獻縣衙門裏 於三月十七日 接著匿名信一封  
 上寫趙大令升啓 趙老爺拆開一看 信裏用白紙包好 題了幾行小字 請老爺傳齊閩署人等 在二堂  
 上拆看 如自己一人私拆 大有不便 立刻傳齊閩署人等 拆開一看 哈哈 衆位猜罷 上邊寫的是甚  
 麼呀 原來是數說老爺的私事 當時閩堂大笑 老爺好難爲情

調查員回國演說 (奉天) 奉省學務處 前派戴裕忱曾有兩人 前往日本 考查學務 現同振武畢業生崇  
 功韓麟春 一路由東京回到瀋陽 定歸四月初一二三等日 在城隍廟裡大開演說 每天午後從一點鐘起  
 到三點鐘止 〔趙將軍想必不怕演說〕

作惡的營官正法 (奉天) 前有投降的鬍匪 名叫趙錫環 派充奉化縣巡捕隊營官 串通哨官福祿 狼狽爲  
 奸 無惡不作 得贓放賊 認良爲盜 詐贓有二十餘萬 並用非刑拷打良民 傷害人命 不止一次 現  
 經承德縣孟大令 把他拿到省城 審出實情 同福祿一併正法



四月初八日工部 鴻臚寺 正藍旗值日無引 見 英慈謝署缺 恩 江西參將徐文科謝 恩 江南參將李  
 東武謝 恩 宗芳 械與 多普沁多爾濟 預備十召見 召見軍機 宗芳 械與 多普沁多爾濟

電報

英員款待日將○路透電報說 日本海軍員弁 到英國接收鹿島戰船 現由英國紐克斯德洛公會 設筵款待  
 英婦女爭選舉權○又說 英國下議院 議員哈底 打算叫本國婦女 不在議院有選舉權 別的議員 不以此  
 說為然 可巧被樓上的婦女聽見 大聲辨駁 並有某婦人 手拿一面旗子 上寫婦女有選舉權的字樣  
 還有種種的胡鬧 經議院會正 叫巡捕押出院外  
 英撫調任公使的消息○上海來電說 現有傳言 香港英國巡撫 有調補駐京公使的消息 查香港巡撫 是  
 天津開平礦務局總辦 男森的胞兄  
 海參威現極平靜○海參威來電說 碼頭上光景很平安 商務也漸漸復元 只有從前俄兵叛亂 燒燬的房屋  
 現時正在修理

中日學生大會○東京電報說 中日學生 舉行春季大會 兩國學生到會的 共有三百多名 由駐日楊欽差  
 並寺尾松崎兩博士 演說對各學生的厚望 大眾開筵會宴 很是和氣  
 法國防亂○路透電報說 法國警務衙門 因工匠罷市 怕鬧成革命的風潮 在工匠頭領 並教會黨員的住  
 宅 以及辦事處所 派人細加搜查 以防變亂

修理黃浦江的消息○德京電報說 江督周玉帥 電知出洋端戴兩大臣 說黃浦江改修工程 現正趕緊修理  
 眼看就快完了

西皇結婚日期○又說 西班牙國皇 現定西五月三十一號 在馬德里府 舉行結婚典禮



# 來函

在下是個回教小阿衡 被報上演說所惑 自覺不稱其職 貴報上肯登回教的事 足見把我們也看成了同胞

清員啓蒙出書 其功也是在貴報（說這句話 並非借此賣書啊）那幾段演說的本意 並不是想破壞宗教

實指望勸醒回民 爲國家作個有用的人 教中頑固人 很有閒話 叫你事事不敢出頭 回想我等當阿衡

的衣食 全是回民的血汗 有心順水推舟 坐喫等死 凡事隨着大眾的心意 豈不討好 又恐怕時勢不由

人 將來也是一塊兒稀塗死 所以在安河橋禮拜寺本任內 添設漢文一門 也盡盡維持教化的責任 自從

貴報提議國民捐以來 在下又愁又急 愁的是民智不開 必說大家給洋人湊錢 急的是鄉下回民 自幼失

學失養 本就自顧不暇 焉能再勸他報國民捐呢 再說回教的阿衡 又非同和尚道士可比 並沒有作官爲

官的大施主帮忙 我們安河橋的回民 苦人更多 那裡敢作國民的思想 哈哈奇呀 真沒想到 跟他們一

商量 大家全都願意 賣燒餅的 作小買賣的 全來上捐 聽說有一家 現當了一塊錢的當 也要充充國

民 我今天勸動作好缺眼兒的大阿衡 把國民捐努力的提倡提倡 要知道國債就是家債 一時還不清 做

著夢都有帳主子來逼 可應了丁寶臣說的了 漢人受了窮 回教也不光鮮 回民被國債困死 阿衡的喫穿

又從那兒來呢 衆位可要明白 這箇國家 也並非旗漢人獨有的國家 我們回民 也是國家的一分子

〔無數分子湊成一個整物件〕 這項國債 也並非是朝廷一家的債 雖說禍首惹出來的事 國家已經認了帳

凡我國民 誰也賴不了啦 不但是你本身的債 子子孫孫 跟那沒出世的後裔 都算是欠債的人 奉勸

教親 切莫把切己的事當作閒談 一面把窮湊的國民捐 送到戶部銀行 一面寫這段話 求貴館登上報

安河橋禮拜寺阿衡張瑞堂拜



## ●路政黑暗●

自從五洲交通 大勢相逼 變法也得變 不變也得變 自己能變法 自己有權 人家給變了法 就得聽人家的喝 無論那一國 都是如此 中國自庚子年後 看透了這步棋 自己急忙學着變法 變法辦新政 處處總得用錢 無奈每年要攤二千多萬的賠款 內地的財力 已然搜羅一空 決沒有餘款辦新政 不得不加捐加稅 現在辦新政的款 那一宗不是由民間擠出來的 既辦新政 必要立局子立公所 總辦幫辦副辦會辦監督提調委員 各種名色很多 開支可也就不少 明是各分權限 暗中是位置私人 內中良莠不齊 不免就要出毛病 所換的銀錢 無非是小民膏血 不怪頑固人說嘴啦 管著新政 叫作害民的虐政 就拏北京興修馬路說罷 路工局的委員 不是堂官的人情 就是總辦的私人 可是各人有各人的權限、所限的都是私權 你辦石頭 我辦磚 這位辦石灰 那位辦黃土 各有利益 臨完了幾成到工 諸位也很有些爲難處 每月幾十塊錢薪水 決不夠應酬上司 走飯局 逛班子 簡直的不夠車馬費 也不能不替諸位原諒 諸位豈不想 修馬路的款項 全是數萬華工的骨血集成 諸位就應當發現一點天良 平着手心賴一賴 好對得我那華工 不想衆位 吃完裡面又吃外面 自從東四牌樓北的馬路開工 恒利銀號的人情大就鬧了好些笑話 不但恒利至今沒拆讓 北新橋以南 路西十七家舖戶 本是會匪小韓二的房產 聽說十七家舖戶 內中有兩家（布舖錢舖）出來運動路工局 已然把花費說好 偏東展挪路線 好承著不拆他的門面 這兩家人約會各舖子 共三十多家 叫大夥拿銀子 有拿十幾兩的 有拿數十兩的 看著門面大小論價 其中也有不肯拿的（要都肯拿花費 我們也就不能知道了）這些日子 北新橋把這件事傳說遍了 本館雖不能找出對証來 到有一件可憑的事 請由北新橋往四牌橋直看 路線是灣的 不能取直 裏面要沒毛病 路工局決不能往灣裏測量 爲什麼找著出麻煩呢 今天本館說話 已然是晚了 現在路槽已都掘



出來了 生米作成了熟飯 大概說也來不及 來不及也要說 也沒有別的可說 像這樣借公濟私的新政 只可說不必再辦了 辦出來也沒有意思 (可惜巡警部出過燦燦的告示 實在不足取信於人)

### 要緊新聞

乘坐火車的婦女留心 ○昨日看見上海時報 有一段來函 據說上海某婦人 坐三等客車到吳淞 同車法國

兵 百般調戲 竟敢撲抱某婦人 無禮已極 經旁人理論 反舉起木棍要打 似此行爲 欺我華人太甚 前次蘆漢鐵路 也有過極無禮的事 照這樣忍受下去 婦女們還敢再出門嗎 請大家從此多留心 或

身帶防險之物 萬一再遇此等事 只好傷他的要害 頂多償了命罷咧 與其忍恥受辱 不如舍命相拚 並叩求叩求我外部 預先佔住地步 果真出了大不幸 一命抵一命 與國際毫不相干

改定苛待華工條約 ○美國工商大臣蔑加扶 剛改苛待華工條例 把從前限制各款 一概都除去 此次能辦

到這等地步 全由美總統羅斯福 和兵部大臣他輔 一力主持 從此赴美的華人 可以自由了 我們抵制美貨的章程 也應當不必提起

照請義公使催交凶犯 (○) 外務部照會義公使 據雲貴總督電稱 義國監工人基日鍋 用洋槍打死華人唐廷貴

屢次催交凶犯 義領事一味推諉 總說要候本國外部的令 遲延至今 不肯把凶犯交案 請電知義領事 趕緊交出 以便照章審辦

禁止婚嫁太早 ○修律大臣沈伍兩侍郎 因中國人民衰弱 全由不明白體育 所以通國人民 多半不很強壯 打算把婚嫁的禮 議定年限 不准成婚太早 這是體育最要緊的關係 人身不結實 什麼事也不能做

哈爾濱近日情形 (○) 現有人由哈爾濱來 說那裏新設一處道台衙門 一切民情案件 都歸道署經理 又在鐵路兩旁 動工修理街道 約計十餘里的長街 本地商務 很見興旺

日兵馬賊殺害 ○有馬賊在奉省南邊 渾河橋旁邊 殺死日本兵三名 被日本軍政司訪知 前去麻煩趙將 軍 叫我們賠銀三萬兩 不然就得拿鬍匪一百名 給他們抵償 鬧的趙天帥沒法子 行文下去 叫各處



慶馮寺的和尙敗興○東四牌樓演樂胡同 有個慶福寺 廟門上也糊著僧錄司的告條 彷彿是做官的和尙 初八日廟門大開 高搭布棚 看樣子是借著佛爺歛錢（說到這處 已經夠了 訪稿有過火的話 言語尖刻 沒有益處）有意迎合施主 請了一班子至第老的什不閑 還沒開台 本段的巡官 已經知道了 立刻禁止（就這一件事上看 城內的巡警 倒是很有進步）僧錄司的和尙 不出頭提倡提倡僧學 專幹此等沒光彩的事 這種風俗 真也很不容易改 談學務的和尙 千百僧衆 遇不著一兩人 所以內務府某大臣 也不大以僧學爲然 不但不提倡 聽見別人勸學 還說是幫著和尙詐匠呢 唉 明白（詐匠兩字 出在大臣口裡 奇）

奉宸苑的主稿高談○前兩天奉宸苑主稿某君 到南苑去行人情 跟一位戴藍頂兒的大人發議論 很覺著理直氣壯 說道 咳 皇上家怎麼好呀（皇上家大概與他不相干）商部把我們衙門管的三貝子花園 又行文要了去啦（彷彿是他的私產）我們同手伙計（真是買賣官）想着要請王爺駁他 誰知昨天又有文書來催 叫趕緊聲覆 這不用說 又是鬼子要的緊（糊塗）無緣無故 皇上老愛覷見鬼子 見一回不定費多少錢那（這話真明白）就是我們衙門糟糕 預備的桌張毡片船隻 全是乾墊 一點也不能開銷（趕則是沒發着財不高興 每年碎修的款 都辦了甚麼啦）時局如此 我在家裏長發愁 現在有這點子產業 我想不出好法子來保全 真是可愁（是了 趕則不是憂國憂民）請聽主稿老爺的議論 原來如此

內務府人來函○昨天接到內務府一信 說國民捐款項艱難 西苑又要動工 書苑卿因造洋樓發大財 民膏民脂 都入了一二人的私囊 如今又有這箇消息 木廠子殷勤獻媚 無所不至 向來的官工 不過二三成到工 木廠子還要賺錢 你想想工程怎會不含糊 來函如此 究竟確不確呀

果然應了本報的話○關閉北新合錢舖 總廳勒令他放了好幾回錢 都是私錢 沒准他放 總廳沒了法子 日前把掌櫃張振國 送了刑部 這可應了本報前天的話了 到了刑部 暗中捏弄桿弄 錢也不便放了 官司自然能完了 完了官司 再開別的錢舖 再想法子坑人

外新裡舊 養蜂夾道內城中局 在門外看舊 那個同子的門面 好像個新衙門 敢情一到裡面 還是不脫舊衙門的形式 鞭板鎖棍木頭枷 照舊擺着 本來是嗎 總辦先是個下等社會人 瞎字不識的土混混



〔給鐘表魏家取過房錢〕見慣了這宗形式 怎能改的了呢

### 各省新聞

好殘忍的蒲城縣（陝西）自從降旨停刑 外州縣多不遵行 山高皇帝遠的地方 愚民無知 把挨打當作應分的事 決想不到有這樣文明政體 陝西蒲城縣曾士剛 到任不滿三個月 刑斃了好幾條命 一打就是幾千杖 這樣的殘忍法子 真是慘無人理 民雖犯法 死不當罪 那能夠不招怨言 好狠呀

懲辦教民二則（江西）天主教民熊老四 在鄉村到處搔擾 被樊教士訪知 寫了一封信 送交南昌縣懲辦 各教民聽信 這纔稍微安靜 不敢公然去訛詐了

又羅望西教士 把不安分的教民 片送南昌縣辦理 正在傳案審問 忽有無數教民 一同闖進衙門 追問根由 當經孟紫卿大令 把羅教士的原信 給他們閱看 各教民一閱而散 教民沒教化教堂也不體面

### 專 件

#### ◎ 壞事高的案情比張傻子還重 ◎

前登壞事高拐帶一節 已經定案 一切情形 與前報所登不差 惟地名人名 不甚詳細 今再把細情登出 請大家看看 要把他比擬張傻子定罪 未免輕重失宜 張傻子買良為娼 從中姦佔 罪惡已加一等 壞事高詐騙良家子女 姦拐之後 又賣良為娼 騙娶的時候 存心已不可問 他的罪惡 應當比張傻子加重 纔對 案情錄左

壞事高名高得祿 又名高振斌 又叫二高 王廣福斜街石頭胡同等處 無人不知 淫惡狠毒 與張傻子一樣 去年在順德府內邱縣裡住着 訪探喬姓女名叫迷胡 稍有姿色 託店主與他作媒 店裏又灣轉出本地的秀才 向喬家說親 誇高姓是有功名的人〔秀才的見解〕在枕頭 正定府 北京 三處開鹽店 言明過門後 丈人文母 可以到三處鹽店裏住〔未曾說親 先許著養活丈人文母 用意都不可問〕又可以瞧着女兒 喬姓要相看相看他 他就穿上綢子衣裳 脚登緞靴 坐着轎車 約期見面 鄉下人見了這個尊兒 就以爲闊綽了 紅書大帖 憑媒卜定 臘月二十二日 在店裡成親 說辦完了事 再回鹽店過年 那知道臘月



二十四 他就把這喬迷胡帶上火車 一直到北京 把喬迷胡交與王二喜 帶回家去 高姓就從此不見了 喬迷胡十九歲的女兒 一個親人也沒有 也不知是怎麼一回事 就有幾個人 天天勸他作生意 他不懂什麼 就叫作生意 那些人就比方給他聽 又勸他 又怕嚇他 到了正月初六 有一人名叫王九 來告訴喬迷胡說 你丈夫打官司回來了 現在我家 你同我坐車去見他 喬迷胡跟到一處 不見高姓 原來就是高姓把他賣了 還有幾個人 軟說硬說 逼着他進了下處 正月間他父親 由內邱起身 到枕頭鹽店看女婿 碰了一個大丁子 又到正定府訪了幾天 有人對他說 怕是受了北京人的誑騙了罷 他這纔進京 一個人也不認識 在街上瞎找 把帶來的盤費花淨 又脫下身上夾襖變賣 夜晚就在街上睡 有一位掌櫃的對他說 你這件事 總得到下處去找 又去找了七八天 果然撞見一個老媽 領着女兒在街上走 頭上脚下 全都改了樣子 子細認明 跑到巡捕段上磕頭 巡捕領他到局 具了甘結 帶他去提案 原來在街上遇見女兒時候 畧一點頭 下處的跟人 已經隄防 就給藏起來了 一連找了幾十家 踪影全無 彷彿誑告 這老喬就得挨打 老喬急的連哭帶喊 旁邊有一個人 聽見他口音 詫異的了不得 又問明他姓喬 就對巡長說 有一個妓女 常常哭訴 說是順德府人姓喬 巡長就叫這人領着找 又到一處 只拿着一箇老媽子 就是老喬所撞見的老媽 帶到局裡 問了口供 把老喬留下 又叫老媽帶巡捕去找 果然找到 喬迷胡一上堂來 父女抱頭痛哭 這纔知道是真的了 喬迷胡自己叩求 把他交父帶回 西局承審官 當堂安慰老喬說 此事不怨你女兒 實是被人拐騙 你回到鄉下 給他擇配 還可以立志作好人 論這一案 你本可以取保候傳 但你既無親友 又不識道路 身邊一錢俱無 只得暫在待質所吃睡 等拿獲高姓治罪 再把你送回 當下把喬氏父女收留 又傳領家劉氏 問明是憑中人說合買來 不知高姓拐帶 西局派捕嚴拿壞事高 拿了五天 纔把他拿住 帶上大刑 一問全都供認 賣了三百五十兩銀子 西局問官 叫喬氏父女眼看着 把壞事高打了幾十杖 勒定期限 交出贖價 這也算是惡貫滿盈了 聽說西局裏幾位問官 跟總辦幫辦商量 此等惡人 若是充發出去 他的神通廣大 不上一年 必定逃回來 逍遙無事 仍舊是毒害良人 不如照治張傻子辦法 先遊街示衆 用白布把他壞事寫明 叫大眾看看 也好知道做戒 再監禁起來 等他老邁無能 然後放出 免其再害旁人 這本是治十棍的舊例 不妨再從重治罪 也可以大快人心 風聞壞事高的手眼 比張傻子也差不多 就有寡廉喪恥的人 替也運動 偷把他辦的歸了 做官的人 可也太不顧聲名了 難道說協巡營能破除情面 西分局就可以瞻徇情面嗎



上諭 官門鈔

四月初九日 內務府 鑲藍旗值日 吏部引 見六十九名 鑲紅漢九名 崇中堂等專摺請賞綠豆 恩 江  
 南參將張邦才謝 恩 掌儀司奏十五日祭 奉先殿 濤貝勒行禮 慶桂 金聲 預備 召見 志公續假  
 十日 上駟院奏派揀選官缺 派出倫貝子 恩厚 內務府奏派 學警山 廣仁宮拈香 派出 醇王 達  
 公 召見軍機 慶桂 金聲  
 提督衙門奏拿獲創挖墳塚盜犯劉保得等二名又拿獲迭次搶劫巨盜韓振邦等十七名又拿獲交拿人犯紀七一  
 名均請交刑部  
 上諭山西布政使張熙華福建布政使周蓮貴州布政使袁開第均著來京陛見欽此

來函

◎小徒弟來函◎

我見初七日京話日報上 勸商家立商業學校 並說中國要富強 總得多立商業學校 真是中國第一件要緊  
 事 國家不富 如何能強 請看外洋各國的商業 何等的發達 推原其故 皆因商業有實學 不是糊裏糊  
 塗的瞎碰 製造出來的各貨 無不精美 所以纔能奪我國的利權 我國的商人 就知道同自己人競爭 絕  
 不懂甚麼叫作商戰 就拿舖家學徒說罷 當真如報上所說了 除去裝烟倒茶 提便壺 外帶着打鋪蓋捲兒  
 別的事一概不知 不叫學徒 把字面兒往虛裏講 簡直的是徒學（徒然瞎學）學上幾年 全仗着自己追  
 求 掌櫃的呼來喝去 所傳受的心法 就是站櫃臺 對付着能辦點事 還得碰掌櫃的高興 給你開上幾吊  
 錢的月錢 稍微有些不如掌櫃的意 人家可就不用了 看着來人的面子 不叫你往外找飯錢 就是大大的  
 人情 再改別的買賣 又要重新去學徒 遇得着本行遇不着 還在兩可 一來二去 可就招人給耽誤了  
 游手好閒的人 大概都是這些半瓶子醋 若是有商業學校 何至如此 我已經學了三四年的買賣 掌櫃的  
 不高興 不但沒開月錢 並且還是呼來喝去 作種種的下賤營生 也搭著自己沒出息 恐怕要落到半瓶子  
 醋啦 咦 妙啊 貴報又提倡起商學來了 自從初七日起 我就連樂了兩三天 樂的我無可不可的 傻頭  
 傻腦 我就偷着出去打聽 打聽了幾處 唉 我可又要哭起來了 敢情並沒有人想着辦 不說自己無學問  
 還在那裡罵呢 罵報館瞎鬧事 北京商業中人 大概如此



## 演說

● 過耳傳言 ●

品 虛

噯呀呀 天氣好燥哇 一春少雨 滿街上爆土揚塵 前大我往宣武門外有點兒事 喝 走了箇又急又渴 走進一塵茶館喝茶 真真沒有想得到呢 倒聽了多少新聞來了 今天閒着沒事 說給諸位聽聽吧 這天挨着我旁邊兒 坐著喝茶的不少 一棹子七八個 老少不齊 大家說了個眉飛色舞 細細的留神一聽 叻 敢則全是長安路上的朋友們哪 只見內中一個少年的 用手先往棹子上一拍 向大眾說道 唉 人要是走了背字兒 作什麼都不順序 就說我們那個官兒吧 他是越老越嘎 還是出名的嘴臊 動不動就要亂罵人 說我們什麼喪盡天良啊 什麼吃着王莽家的飯 去給劉秀挑水啦 竟知道損人利己 沒有跟主兒的良心 不想我在他們家 前後不滿二年 每月十來吊的工錢 連零碎兒都算上 通盤不到四十吊錢 十年九不遇 給他買辦點子雜碎 再要是實出實入 月間還夠我穿雙鞋的嗎 怎麼着 誰還是你的三輩家奴 應該死命的給你掖嗎 就算我們該殺該剮 怎麼不想想他自己呢 也作到一品大員 他們祖代傳流 不止吃了國家一輩子啦 一個個高官厚祿 誰又對得過皇上家呀 那一位不是營私肥己 昨天出去拜客 看見了什麼洋報 上頭又勸國民捐 回家來大嚷大罵 說這都是給洋鬼子支使的 這種人專專跟我們作官的反對 好幾百兩 好幾千兩 拿出來上捐 將來準有什麼保案嗎 這樣賠本兒的買賣 叫我上當可不行 您那請想想 像他這樣的良心 又比僧們跟主兒的 強的了多少呀 剛剛說到這裏 那一個中年的接著說道 唉 你還題國民捐哪 我們那個老嘎子 作了二十多年外任 官兒雖不很大 銀子弄的可不少 如今叫人給端回家來了 還靦着臉誇他是清官呢 不想四川一帶百姓 題起刮骨匠 無人不知 無人不罵 前天那位嬌居大太太 畧微的勸了勸他 說馬上不論高低貴賤 人人爭著出頭報捐 咱們也當打算打算呀 喝 一句話沒有說完 你看他那個樣子吧 又是喊 又是鬧 向著大太太就叫喚起來 誰敢叫我報效國民捐 我



可比不了他們 我不是說書唱戲的 我也比不起堂名兒妓女們 人家都是忠心赤胆 情得作好人 我就剩這點子家產 掙得是百姓的錢 叫我捐給皇上家 那可不能 我連今年妙峰山的願心 都沒舍得去還 倒叫我報效鬼子嗎 氣得那位大太太 整整兒哭了一天 第二天把自己的首飾 折變了 四十多兩 自家還不敢出名兒 叫我送到銀行 要叫老叟子知道 八成兒就要摔了飯鍋 留著苦百姓的錢 給他姑娘阿哥作樂哪 哼哼 那知天理難容 遠在兒孫 近在本身 終歸有個循環果報 嘔 旁邊一個白頭髮的老人 閉著兩眼 不住的點頭 嘆了一聲說道 唉 老三 你這話一點兒也不錯 常言 說 好有好報 歹有歹報 只恐自家不明白罷咧 要論我們那箇宅裡 稱得起富過王侯 湊上你們宅那樣 的八家十家子 也未必比得上我們宅 你看他越有越子細 格外的錢 一箇也不肯多花 單單由著少爺們 作樂 要想合他說說國民捐呀 只怕比登天還難 二少爺長了一身鱗瘡 花了不知多少錢 還怕治不好 據我糊塗老頭子想 只怕也是因果吧 聽說他在江南一帶 害過幾百條性命 正然講到此處 外面進來一 箇打雜的 手拿銀錠燒紙 跑的喘吁吁 說李爺 別打花狐哨了 落啦〔落音潦〕白頭髮的問道 誰呀 打雜的伸了兩個指頭 白頭髮的說道 如何 我就說他萬萬的不能好 是不是呀 這也算是天理昭彰了 說著站起身來 對眾人灣灣腰 道聲失陪 大家一齊說 天不早啦 一塊兒走不借 內中年的那個 給 過了茶錢 一閃而散 我們聽了這些傳言 也不明白誰家和誰家 諸位看報的先生 想來有知道底細的 也不必等我們再說嘍 呵呵

## 要 緊 新 聞

日公使更調的原由○日本內田公使 經本國政府調回 內田的性情和平 這次辦理中日交涉事 日政府很 不滿意 所以把他撤回 派來前駐高麗的林董 可是生辣的多 又聽說內田公使回國 要補授外部大臣 又有調註意大利的話 不知那句話說的確



使轉請 等兩大臣到丹國的時候 就請順道赴那威遊歷 政府業已允許 所以有這個電諭

清查五城戶口○警部堂官 因五城大小住戶 人烟稠密 五方雜處 什麼人都有 必須查明註冊 纔好下手辦事 奏請把五城戶口 大概情形 按戶清查 惟二品以上的官宅 一概不查 這樣說起來 大人們的廚房更房馬號鑪屋子等處 住的全都是正人君子

爭回邊地的辦法○圖門江口外間島地方 究竟屬中國 還是屬朝鮮 爭論許久 總沒定局 日本有派員會查的話 現時我們政府 電諭吉林將軍 合璋春副都統 駐韓總領事等 務必把歷年文案查清 以便商辦 現時島裏的華民 開墾的地畝已不少 本屬中國所有 可憑的証據極多 大概不難爭回來罷

日教習率學生來京○日本東亞同文會 創辦的意思 原為培養人才 聯絡中日兩國邦交 從庚子年間 在上海設立東亞同文書院 現有書院學生七十餘名 由教習森君帶著來京 考查完了北京的事 還許到別處遊歷遊歷

學堂功課添官話○學部堂官出奏 凡各省學堂 都應當學北京官話 作為一門功課 無論在那一省 無論是那省人 教習學生 言語總得相通 聽說已蒙批准 通行各省 一體照辦

照請拆灣河鐵橋○奉天灣河 有日人所造的鐵橋 至今並沒拆去 現時趙將軍電商外務部 請照會日公使 行知滿洲司令官 趕緊拆讓

## 本京新聞

小心著照像○昨天有人走過二龍坑 偏南有個胡同 望西一看 喝 彷彿是誰家出殯似的 滿胡同子都是黃旗黃傘 走近再細瞧 呀 錯了 敢情全是還愿的布匾 上面寫的字 無非是有求必應 真靈真靈 轉灣往北走 走到胡同底 有一座小廟 也不知供的是甚麼神 燒香求籤的 紛紛不斷 幸虧地方偏僻 外國有心的人 輕易走不到那個地方 若被他們給照了像去 再註上題跋 說這個現象 在中國辦理警察之後 你說多們難看 按本館從先登過這件事 小廟就在大人宅子隔壁 如果連大人宅子照在內 那可是更體面極了

好人難作○去年秋天 廣益閱報社某君 救了一個被雞灼幼女 送人西安門仁慈堂內 天主堂收養孤苦婦



女的地方」前幾天理 忽然被人拐去 蹤影全無 到堂裡去查一查 管堂教士 推托不知 此事人証現成 不難根究 因何推托不知 或者別有隱情 那可就没法子說了 教士照這樣作事 怎麼會不出教案 巡捕不管打和尚(西城曹老公觀後身 有一個著名的匪棍 名叫花馬玉子 平日無法無天 不但街坊不敢惹 連本段的巡捕 都怕他三分 本月初六日 花馬玉子 在觀後西教場 歇著一個和尚 亂踢亂打 和尚跑到西教場巡捕處 花馬玉子趕來 又把和尚揪去 重打一頓 花馬家的婦女 也出來幫著打和尚 仔細一打聽 因為和尚跟他要錢 惹惱了花馬 可怪本段巡捕 看見和尚挨打 並不攔阻 跑到巡捕處 就容他揪出去又打 巡捕看著 彷彿與自己不相干 花馬的威風 可想而知 西局的警務 聲名本就腐敗 這麼看起來 也難怪人家說了

勢力巡警不必辦了(桂公的老家小寶 細打巡捕一事 至今沒辦出頭緒來 也不敢傳喚小寶到案 詳細打聽 東局實在怕小寶的勢力 又怕得罪桂公 只好忍氣吞聲 本報說過 中國可以辦辦勢力巡警 照這樣的警察 中國大可不必辦了 也省得遭蹋小民的膏血

縣衙聚賭○大興縣衙門內 每天夜裏聚賭 招聚閑人 熱鬧非常 除了開大寶 就是推牌九 縣衙裏面自然是巡警管不到的地方 可不知縣官知道不知道

### 各省新聞

教育辦理國民捐(山東) 濟南府耶穌教會 大家公議 無論奉的那一教 既是中國人 全是○朝廷的百姓 國家能夠富強 民人身上也有光彩 因此仿照奉天教會國民捐辦法 名為平安捐(不必另起名)捐款不拘多少 隨時領意 都可以量力上捐 可是不收外國人的錢財 業已議定章程 由西關男子巷源盛永布舖代收捐款

海賊任意騷擾(奉天) 奉天南熊岳界內 槐樹房等六箇村子 上月十七日 忽有賊匪一十幾名 全都手拿快槍 先後闖進村內 綁去生員熙純 合鄉民二十多人 並搶去許多衣物 隨後就拿著賊 綁著人 齊到兔兒島海岸上船 扯起蓬來 竟自逃絕 有人看見五隻賊船 一會兒工夫 踪影都不見 你說奉省的海賊 夠多們霸道



改造海軍船隻（俄國）俄海軍被日本所敗 魚雷艇受傷最多 現仿法國的式樣 在法國船廠 定造魚雷艇多隻 不久就可以完工

陸軍新任官員（日本）日本陸軍少將河野 升任陸軍中將 陸軍步兵大佐川崎 升任陸軍少將 法員用計不成（法國）法國外務部樞密員和爾斯田男爵 暗中主持法國政治 業已多年 法皇前往摩洛哥 也是男爵的主意 現因計策不成 法皇很不喜歡 男爵已經告退

水雷艇被撞沉沒（英國）英國海軍 在地中海操演時候 水雷驅逐艦阿爾登號 跟八十四號水雷艇 撞在一處 水雷艇當時撞沉 船上的人員 全數救起

# 來函

## ◎東安警務情形◎

無論甚麼善政 一個辦理不善 民間必要喫苦子 順屬東安地方 自開辦四鄉巡警以來 不遵定章 派鄉民籌款 每戶一兩 並逼着各具情願甘結 預為將來地步 經尹憲批駁 仍然不肯甘心 還打算跟紳商聯名 稟請尹憲 按一戶一兩籌辦 好為自己贖面子 所有辦理警務 應用物件 又以民間自買不合式為辭 都想着要包辦 各村再三懇求 各件皆准自辦 惟操衣門匾 虎頭牌〔腐敗象〕洋刀等件 非包辦不可 紳民無法 只好忍受 操掛一件 價銀九錢五分 還不支離 門匾虎頭牌 要用八元正 洋刀一把 價銀十元正 又傳集各路去照相 每路向紳士要七十元正 紳士實難辦理 幾乎起了風潮 按定章窮鄉鄙壤 不過八九十戶着兵一名 東安並非富庶地方 又加渾河為害 竟派四十餘戶養一名 既無的款 又少巨富 豐年就難支持 再遇荒歉 員不得了 紳董稟請減額 始終置之不理 又不發給一准章程 所以至今尚無頭緒 前有犯賭一案 罰銀二百元正 除提十元辦公外 下餘一百九十元 盡入私囊 上月尹憲札飭各州縣 選派警務學生 縣尊恐怕有了行家 自己不能隨便 始終一名不送〔現有十三人想考〕各上憲若不替東安打算打算 東安民人 可就無法支持了



# 諭旨 官門鈔

四月初十日理藩院 光祿寺 八旗兩翼值日無引 見 倫日子等驗放月官缺覆 命 張英麟因伊子補中書

謝 恩 孚琦續假十日 召見軍機 本日已止二刻

皇太后 皇上升 勤政殿英國使臣薩道義 覲見已正二刻德國署使臣葛爾士帶領提督布雷星 覲見

旨廕生光泰著以侍衛用榮壽著以旗員用周倬著內用樊希訓著外用程祐著外用福建汀州府同知著吳佐宸補授

湖南茶陵州知州著孔昭瑱補授直隸容城縣知縣著連德魁補授福建長泰縣知縣著汪立元補授山東鄆城縣知

縣蕭雨潤補授河南宜陽縣知縣著傅繩志補授陝西米脂縣知縣著潘松補授浙江象山縣知縣著張炳文補授廣

東樂會縣知縣著劉精補授浙江慶元縣知縣著衛天爵補授截取舉人王澍著以直隸州州同用嚴大綽著以鹽庫

各大使用劉式游著以直隸州州同用陳澤遠著以鹽庫各大使用陳鍾岳著以知縣用秦三銓著以鹽庫各大使用

周震濤著以鹽庫各大使用華鈔著以直隸州州同用宋葆昌著以鹽庫各大使用俸滿教諭李晉洲著以教職用吏

科筆帖式著于秀補授兵部筆帖式著鶴森補授翰林院侍讀員缺著錫鈞補授翰林院侍讀員缺著阿聯補授浙江

道監察御史員缺著石長信補授江南道監察御史員缺著吳鈞補授內閣侍讀員缺著文增補授截取繁缺道工科

給事中朱顯廷翰林院侍講于齊慶張建勳撰文柯劭忒侍講馬吉樟編修周爰諤呂佩芬汪鳳藻趙惟熙中書科中

書張慶賢俱著照例用保送分發知府兵部郎中廣昆裁缺盛京兵部主事從善俱著以知府分發省分補用保送

直隸州知州兵部堂主事全林工部主事定昌松清裁缺盛京兵部主事從善俱著以知府分發省分補用保送

撫民同知光祿寺署正熙煦著交部記名以撫民同知用改就知縣工部主事嚴庚辛禮部堂主事增喜俱著以知縣

分發省分補用擬補吏部郎中頤寧內閣中書連興張元鈞福州將軍衙門筆帖式毓瑞俱著准其補授京察宗人府

理事官候補四品京堂靈照著准其一等加一級交軍機處記名以道府用保舉山東補用直隸州知州陶鎔直隸補

用知縣蔣十楫河南補用知縣李寶勳福建候補知縣曹本章總站官吉林兵司筆帖式魁喜俱著照例用開復前山

用知縣蔣十楫河南補用知縣李寶勳福建候補知縣曹本章總站官吉林兵司筆帖式魁喜俱著照例用開復前山



演說

## ◎立偵探萬不可緩◎

自從外城設了探訪局 破獲的要案 已經不少 很見效驗 論起北京目下情形 既然開辦巡警 偵探一門 萬萬不可緩 警察本有行政司法的分別 沒有偵探 司法的權力達不到 各局站崗巡查的巡捕 注重在行政上頭 出了那稀奇古怪的案子 分不過身子去辦 非有偵探 不能成功 北京的古怪案子很多 要是沒有偵探 警察決辦不好 外國講求偵探的學問很深 現在日本 竭力講求偵探學 總不如西洋的完全 日本警察署 有一種刑事巡查 就是偵探 偵探的學問 也分上中下三等 上等偵探 對於國際上 無論那一國的秘密條約 都能探訪得出來 還有對於政治的偵探 如擾亂國家平和的秘密結會 非用上中等的偵探 不能探出消息來 至於那下等的偵探 無非在局樓閣館 烟館下處 訪查尋常的竊盜案件 如北京的綠步營 專能夠訪查這類事 他們就夠得上下等偵探的資格 外國選拔偵探人才 慎重又慎重 恐怕從中舞弊 借勢生端 選取這項人的時候 第一要先考查人品 看他端正不端正 第二總得閱歷深 無論上中下等社會的各種情形 都得執悉 第三得明白法律 還有刑法跟訴訟法 第四得知道本國及各國遠近歷史 第五得明白各國風土人情 第六得明白本國及外國現在的情形 第七得明白本國對外國怎樣 這一國對那一國又怎樣 第八得明白各國地理大勢 第九作偵探的要性情靈敏 伶俐機警 口才靈便 愁子優士 當不了偵探 夠上這九樣資格 纔充的了偵探員 不像我們的探訪局 大外面兒都可以當探兵 再說員正偵探 就沒有局所 也沒有兵隊 偵探本是一宗無影無形的機密人 有了局隊 出來進去的人 被人民認識了去 還能夠改換面目探事嗎 一定就露陷兒了 中國設立偵探 一切草創 原不能求全責備 可是總得往精細裏追求 求著把各等局所的習氣除淨 纔能夠實事求事 聽說內城也要立偵探 至今也沒有立好 不知是因爲什麼遲遲 設局也罷 編隊也可 總是趕緊立起來纔好 先不用說別的好處 准保少出好些個竊盜案 選拔偵探人員的時候 千萬謹慎 把他爲人的品格 看的准而又准纔行



# 要緊新聞

巡警部堂論毫不徇情○前因恒利號不讓路工 本報恐商人破壞法律 說了不止一次 又怕警部的告示不取信 對不住已拆讓的苦買賣人 其餘三十餘家 也必要借此為辭 一概都可不讓 又聽說鼓搗出牌樓底下的關帝廟 在內務府求保護 想着借他作個榜樣 很大的字號 偏不作正大光明的事 我們實在堵不住耳朵了 還有昌順木廠 借着慶王府為名 硬要跟路工作反抗 種種不平 路工局的閒話 招的可也不少 本報拿定了主意 有碍公益的事 聽見就要說 按糊塗人的罵 明白人自有公論 巡警部堂

**官 昨天下了堂諭** 催着路工局 照原丈量的尺寸 趕快叫他們拆讓 由恒利銀號往北 應拆的都得拆 不准再由着性子遲緩 昌順木廠 也得要拆「聽說木廠欠慶王府的房錢 王府無抱告 工巡局不便代要帳 木廠子敢欠王府的錢 勢力真也不小 無怪他要跟路工局反抗了」巡警部毫不徇情 真是路政的幸福 真是中國的幸福

法公使更替消息○南昌教案的交涉 業已有了眉目 駐京呂班公使 等議妥簽押後 就要起身回國 法政府派定巴博司君 前來接任 據駐法劉星使來信 說新任巴公使 打算先赴安南游歷 考查政治商務 合一切風俗民情 由安南前往雲南「看」游歷一偏 然後再來京到任 約計日期 總在五六月間了 法人注意雲南 極力經營 越南到雲南的鐵路 現已開工 將來一修齊了 滇越兩處商民 來往既然靈便 商務更要興旺 法人到雲南去的 一天比一天多 他們在雲南的勢力 一定是有增無減 此次新任巴公使 所以要去游歷游歷 用意也在此 留心時事的 不可看做沒要緊呀

行查學堂數目○學部行知大學堂 叫把京城直隸等處 所設中小各學堂 共有多少處 從那年開辦 已經立過案沒有 查明咨送學部 以備查考 聽說開去的單子 八旗滿漢中小蒙養等學堂 計有一百三十五處 另外有女學二十五處 當時送交學部



## 本京新聞

又出了新鮮的壓制法○現在在文明進步 一切小人 最怕公論 可及治法子禁止 費盡苦心 轉著灣子央求 外國人 如各報上說的話 於自己不大方便 問心罷 實在的慚愧 忍受罷 又實在的不甘 轉託出外 國人來干預 打算叫你不再開口 這種新鮮壓制法子 鬼鬼祟祟 真是妙不可言 豈不知事情沒影響 絕傳不到大眾耳目裡頭來「要得人不知 除非己莫為」現在有兩件事 不敢說不是這個手段 真是巧妙 先把大意言明 等著有功夫的時候 再詳細說罷

女子愛國戲要出臺了○改良戲文的話 報上說了幾次 總沒有辦成 去年梁巨川侍讀 編了一本女子愛國 總得用一箇極好的青衫子 裝扮漆室女 特把戲文送給義順和名角崔德榮「靈芝」叫他排演 崔德榮 又約同于永海 添了些情節 雖不免牽強淺俗 但能關合新政 叫聽戲的知道變法自強 愛國的心思 自然就容易感動了 比白話告示的益處還大 四月底一准要唱 崔于二人 有此熱心 真算是梨園中的 好角色 各國政法 凡說書唱戲的人 能激發動本國人的愛國心 巡警衙門 還要保護獎賞他們哪

統領的馬夫胡鬧○東城八面槽地方 住著一位張統領 統領的馬夫崔姓 前天拉著兩匹騾子 剛一出門 遇著一把子駱駝 又有軌路的汽碾行走 騾子眼差 連蹄踏跳 崔姓要管管騾子的性情 一定往駱駝羣 裡拉 巡捕怕他傷了人 用好言攔阻 崔姓不但不聽 跟騾子鬧開了野蠻 人同畜類 滾在一起 巡捕 又去攔他 他說這是我們大人新買的騾子 要在熱鬧地方排一排 正在爭論 騾子又把路旁的樹咬壞 巡捕不答應 崔姓開口就罵 正要往局裏帶 張宅走來好幾個人 狐假虎威 嘴裏頭不乾不淨 叫崔姓 把騾子拴在巡捕脖子上 崔姓當真的就拴 倚仗人多 七手八脚 硬把韁繩套在巡捕胳膊上了 嘴裡還 是罵 巡捕並未還言「文明」過來一位巡官 問明情由 騾子交還他們一夥人 單把崔姓帶局 張統領 聽見信 趕緊給徐尙書打電話「小題大做」求把崔姓放回 不知尙書知道不知道 局裡得著信 只好放 回 勇丁在京 屢次鬧事 帶兵的統領 向來就不管 統領的馬夫 所以也敢出來鬧鬧事 故意的違警 章 還要託堂官說情 堂官也未必知道 違了警章 凌辱了巡捕 實在於警部的面子不好看 教養局的委員好大膽○教養局監禁犯人德祿 原案在火車上作小竊 被探訪局拿辦 監禁三年 局裡給他 帶書刑具 德祿的妻子 常常去探望 央求差弁 把刑具免去 差弁串通委員方某 跟他要三百銀子



後來又加到五百塊錢 委員得了一半 也未能免了刑具 德祿的妻子 就跑到廳裏去告了 總辦聽見這  
個信 也趕緊到總廳稟揭 通賄固然是有罪 婦女無知 還可原諒 很體面的委員 如此膽大妄為 真  
是目無王法了 教養局的辦法 本來就沒有界限 不拘甚麼樣的罪名 一概都往局裏收 怎能夠不鬧笑  
話 細細的打聽打聽罷 像張俊十那一類的案情 也免不了花過錢 如若不然 怎麼會有人替他運動呢  
巡捕餉項不同○內外城巡捕 所領的餉銀 有多有少 很是參差不齊 內城巡捕 都加放津貼二兩 只有  
外城巡捕 向來又加過津貼 每月五元薪水的最多 就是當差勤勞的 也是白饒 所以外城巡捕 很抱  
不平 由城裏調到城外 就彷彿華工到了外洋 情景正差不多 隔著一道城牆 還分出這些界限 全國  
的團體 怎能結得成功呀

吏部司員擡差○鹿尙書考試各司員 叫大家講求例案 有一位檔房管股司員榮某 向來不明公事 才具又  
欠開展 奉堂諭開去烏佈 鹿大人現在吏部 凡事都十分認真 不辦事的老爺們 趕緊學習學習 自己  
多加小心 勤上幾盞衙門罷

舉人顧充警兵○日前有某孝廉 在外城巡警總廳 遞了一個呈子 據說情願投効 充當警兵 學習警務  
當時經總廳傳見 告訴他說 當警兵必須站崗 有了功勞 纔能拔升巡長 差使很吃苦 不容易當 孝  
廉求申請警部 咨送日本 留學警務 這位孝廉 頗有尙武精神 真是難得 不知能批准不能  
考試巡警情形○巡警部考試各局警巡長捕 文理不通的極多 只有分巡處保送的四名 不但文理通順 並  
且對答的警察學 十分合格 可見平日講求警政 很是留心

### 各省新聞

鄭汴鐵路完工(河南) 河南由鄭州到汴梁的蘆漢支路 土工早已墊好了 鐵軌也鋪了幾十里 大約五月節  
前後 就可以由汴梁開車了

查拿借名的堂會(江蘇) 揚州現有各學堂 革出去的學生 勾串土匪四百餘人 借學會為名 在天寧寺重  
林寺兩處 開一演說 名為廣陵學會 會裏的宗旨 叫做什麼工得 分爲打得 餓得 跑得 實在是胡  
說極了 現經省城學務處 行文訪拿 揚州府督同江甘兩縣 嚴密查拿 會中的首領得信 早已躲開



# 上諭 宮門抄

四月十一日外務部 欽天監 侍衛處值日無引 見 新授直隸總兵王英楷謝 恩 承侯因伊子以侍衛用謝 恩 分發知府廣昆 崇凱謝 恩 張建勳 于齊慶謝以道員用 恩 文洪 松山 朱顯廷預備 召見 溥倬請假十日 值年旗奏派值年大臣 派出墊岫 兵部奏派查齋之大臣 派出常山 誠全 恒順 樸 專 詳普 全福 黃永安 德奉 呂見軍機 文洪 松山 朱顯廷 王英楷

上諭浙江甯紹台道員缺著世增補授欽此

# 電 報

日皇親身觀兵○東京電報說 西歷四月 十號 日皇親臨青山練兵場 舉行閱兵大典 陣式整齊 十分威 嚴 各國武員 都去觀看盛典 人人稱讚 日皇傳下一道旨意 大加獎勵 並諭令各兵隊 以後更要 加倍奮勇

英土的事與德無干○路透電說 某報紙上聲明 英土兩國 現因西那伊邊界 彼此相爭 這件事並不很重 大 與德國的利害 毫不相干

英國調遣兵隊○又說 英政府因合土耳其爭界 應當預備戰事 現定在第二個禮拜 由埃及調派砲兵一隊 以為防備的用處

英國減收茶稅○路透電報說 英戶部大臣亞斯桂斯 現議減收茶稅 自本月十四號起 一律實行 下議院 都很贊成 業已議定

茶會反對減稅○又說 茶業會議所人員 對減收茶稅 大有意見 電知戶部尙書亞斯桂斯 說減稅這件事 本會議所的人 一律反對 反不如不改章程 倒還妥當

祭典日期情形○德京電報說 西五月一號 舉行典禮日期 德國很覺安靜 俄國也沒什麼事 只有在法京 地面 紳商有被捕拿的

俄首相辭職○又說 俄國首相維的伯爵 現又奏請辭職 因他所定的行政計策 激成反對風潮 與大局不 免有碍 因此告退 但俄皇准與不准 還不一定



## 來函

京話日報館主人台鑒 初九日報上登著 警部堂官 駁日本教習的合同一段 您說的真不錯 警務學堂教習川島浪速 從先本在駐日中國使館當差 庚子年聯軍進城 因為他會中國話 由本國派為通譯 自聯軍到京 日本設立安民公所 由川島合警務長官辦成 保護華人 仗著川島的力量 也不算少（可怕屈殺了不少人）辛丑和約 川島仗著兵威 逼我們交他辦警察 當道不知警察為何物 草草定了條約 把警察大權 交與川島一人 後來改了工巡局 多虧肅王合統將軍 把工巡局警巡長捕陸降權力爭回 獨警務學堂大權 仍歸川島 每月四千多塊錢包辦 按我國現在初變法 立學堂請外人為教習 權限總宜分清 教育權自然歸外人 我們也得派助教 要沒有助教在旁 知道所教的功課 宗旨正不正呀 至於學堂的管理權 應當派我們中國人 外人不能干預 不信請看張香帥定的學務綱要 把權限分得極清 現在中國設了警部 合同又到滿約之期 警部堂官 自應把權限分清 好振興中國警務 現在既改派川島作繙譯 很給他留好大的面子 他反到要跟我們大員定約 豈不想川島在他本國 又不是公使 又不是大臣 豈能跟我們大臣定約呢 再說按著國際公法上 凡是兩國政府定約 繞算國際條約 除了兩國政府之外 都是契約 條約屬外交 不到日子不能廢 契約屬內政 不到日子也可廢 現在警務學堂的條約 既不是兩國政府所定 就是契約 契約隨時都可廢 何況滿了日子 更可廢了 總而言之 警察是強國的根源 自己有權就亡不了國 警察權交與外人 終久必變為高麗 再說川島所辦的警務學堂 多年不見功效 把學生台教習 養成一般奴隸性情（除了順天時報 不准看別的報）所請的日本教習 除了稻田之外 都不通警務 都是川島的親戚故舊 川島平常日子 待我們警官如奴隸 什麼打頂馬送信辦家務 都支使着去幹 可惜我們不知恥的警官 專會奉承他 把警務學生給打扮的 中不中外不外 簡直是成心侮弄我們中國人 所教的功課 高等也是他 中等也是他 初等也是他 當了會子警務學生 畢了業 糊里糊塗 還不知警察是什麼東西呢 請老先生想想 每月好幾千元的經費 不是白遭塌嗎 聽說警部堂官與他爭約 在下實在替中國道賀 實在是北京警察的幸福 中國的大幸福 警部堂官再不爭回此約 恐怕外人的權力 一天比一天漲大 中國必變成高麗無疑了



## ◎擬捐送報効國民捐的標記◎

趙澤田

自從去年京話日報提倡國民捐 不上幾個月的工夫 到處人心鼓動 無論那一等的人 都肯認捐 足見我們中國人 還有轉弱爲強的指望 中國人民 有了愛國的思想 實在可喜可賀 但是這幾萬萬款項太多 總得全國人人樂捐 纔能湊得成那個數目 要是專靠著少數人的力量 可是萬萬的辦不到 北京官民 現在認捐的 不算不多 通盤計算 沒有認捐的 可還是不少 就以二百萬人而論 每人均攤二兩 也應當有四百萬 何況還有捐一二萬的王公大臣呢 聽說現在只捐到二十多萬〔連五天利錢還夠不上〕要照這麼個捐法 可得捐到幾時呀 也不是沒人勸說 也不是沒人提倡 可是沒見出什麼大效驗來 在下爲這件事很著急 總想不出一個勸捐的法子來 前天看見報上 有語庭先生再勸國民的演說 不由得觸動我的心思 由他那句分送徽章上 想出一個辦法來 就是把大大的國民二字 印在長方紙上 作爲標記 左邊註明年月 右邊註明報捐數目 共分六等 紙張大小顏色等等不同 捐一萬兩以上的 印紅色 紙張最大 一千以上的印紫色 一百以上的印深綠色 十兩以上的印藍色 一兩以上的印黃色 一錢以上的印黑色 從閏月初一起 我們把各色的標記印出來 送到戶部銀行 求諸位代代勞 凡有送捐款的 就按着等次送他一張 請他拿回去貼在自己門首 已捐過的 可以補送 從今而後 北京各處的住戶 無論已捐未捐 捐多捐少 睜眼都可以看得出來〔報上祇能調查認捐的 不能調查沒認捐的〕認過捐的 大眾都以爲體面 不認捐的 自然就以爲難看了 知道難看 就得掏腰包 我想這麼一激動 比各處貼國民捐單 一定更有效驗 果然這個風氣一開 由北京推行到直隸 再用直隸推行到各省 人人都想着捐銀買這國民標記 這四萬萬五千萬的賠款 還有個湊不上的嗎 在下以爲這個辦法好 不知道諸位以爲如何 還求指教指教 如果可辦 我們就趕緊辦起來



# 要緊新聞

黑龍江金匪難辦○現得黑龍江消息 說那裏沿江一帶 常有金匪 千百成羣 隨意搶奪 各處礦廠 全都受了害 由地方官派兵剿辦 官兵一到 可就散了 官兵走後 又聚在一處 實在沒法子辦 前年俄兵佔據黑龍江 看見礦產富厚 很想奪這個利權 苦於無辭可賴 就跟金匪勾結 故意由他們騷擾 俄人指金匪犯界爲名 進兵佔據 自己還是很有理 現時江省邊界的礦廠 被俄人所佔各處 全用的是這個手段 如今金匪滋事 不知有人主謀沒有 我們總得想法子勦辦 邊界纔能夠保全

中法議定行船條約○中法兩國 在廣西越南交界地方 定立行船條約 由廣西督撫 電達外務部 已派知州丁平瀾 前往隴州 會同法國委員 商定條約 准法國在隴州內河行船 並議定納稅的章程 所有法國輪船 每年只准往來兩次

比奧商人爭攬鐵路借款○前有比國商人 承借伊蘭鐵路款項 被俄公使所阻 現又攬借喀新路款 又聽說奧國某商 也來招攬這宗款項

駁德商游歷護照○張香帥電達外務部 說有德商福和洋行 派鑛師柯和 前往湖廣四川浙江等省遊歷 並順路查驗鑛產 請發給護照 外務部因遊歷護照 不能有勘鑛字樣 免得日後鬧麻煩 已經有電回覆德領事了

請看奉省的營務○奉天新改營制 全省兵隊 分爲八路 現據奉天來信 由各統領運動 花費的真不少 總辦張觀察 大權獨攬 各武官奔走鑽營 極力巴結 所以雖改了新章 舊日的習氣 絲毫不改 出差是生財大道 不止糧食草料 全叫民間供給 甚至於按戶按畝 勒派着出差費 民人既受了馬賊的擾害 豐見官兵來勦賊 更是害怕 原來賊匪專搶富戶 兵丁不分窮富 沒有一家能免 你說奉天的百姓 可憐不可憐

電查外蒙古金礦○理藩院電行烏里雅蘇台將軍 因扎薩克圖部落 三音諾顏部落 兩處牧場 向有金礦 出產金砂極旺 從前的舊例 禁止開挖 設立卡倫 十二處 由三音諾顏 派差駐紮看守 防人偷盜 這兩處地方 周圍好幾百里 開採得法 比歐美舊金山 英國新金山 一樣的富厚 商量由蒙古派員



督率十倫兵 撥款開辦 免的外人下手 所有應用款項 由烏里雅蘇台籌墊 等將來辦的有了成效 再行推廣

試辦遼河輪船○奉天來信說 學務處繙譯宋槐 在將軍衙門具稟 請試行遼河輪船 其省鐵路權 業已被外人奪去 遼河行輪 我們自己當趕緊動手 營口到通江一帶 商務最盛 能把行船的事辦好 這箇利可厚極了 估計應用資本 不過三萬銀子 將來或歸官辦 或歸商辦 都無不可

日本兵入了熱河○熱河都統來電 說朝陽府屬阜新縣 忽有日本兵入境 口稱清查奸細 按着住戶 進去搜尋銀錢 硬在各村庄分駐 或一二十人 或三四十人 統共一百四十名 到處騷擾 都統傳諭知縣 仰令他們出境 日兵違抗不遵 蒙古人民 大動公憤 很有動武的意思 經本縣請紳士出頭 極力的彈壓勸解 民情還不大平定 電請馬軍門 調隊防範 免得鬧出意外的事來

### 本京新聞

王府敵車的勢力○四月初一日 有慶王府為圈的敵車 行走西直門馬路 站崗巡捕叫他兩旁走 坐車的人下了車就打巡捕 幸虧有人相勸 巡捕算沒吃苦子 像這種違警章的事 大半都出在府門裏 也不想自己主人在今日 怎樣的為難 馬路上的告示 不准大車行走 獨新街口一帶馬路 慶王府合機宅的敵車 萬也攔不住 不關他還坐在車沿上罵巡捕呢 攔出亂子來 局子的總辦都吃不住 費多大的人情 謀上了總辦 得罪當道 飯鍋一定要砸 其實倒有箇好法子 何不在馬路告示上 再加上兩條

(一)准慶王府的大車行走 (二)准繼宅的大車行走 (東西城都可以照辦) 奉了明文之後 官事也交代下去了 報館也不敢多嘴了

刑部慎重用印○刑部司務廳 奉了堂諭 傳知各司 說本衙門管理刑案 堂司印信 照例應當慎重 不准私自印用 近來很有風聞 本部堂印信 有人印在辟邪畫兒上 這樣胡鬧 實在不成事 派當月處認真嚴查 倘有這種事情 立時就要奉參

願學堂續行招考○西城根願學堂 初七日業已開課 聽說還有許多沒趕上的 都願意附學 學堂總理各位商議定了 打算把後邊的羣房 再修理修理 作為講堂 添設附學五十名 大約這幾天就要招考



八旗第五學堂的笑話○昨天第五學堂 開了一箇笑話 因為學生到堂、早 司事還沒起來 學生們一個勁兒打門 司事大怒 爬起身來 手提大板 氣呼呼的跑出來 學生們都上了講堂 司事追進講堂 每學生打了五板 請辦學堂的人評一評 這個舉動對不對

少林棍殿打官天○京城各種子弟會 年年卜妙峯山 名爲上山行善 實在是聚眾滋事 再仗著萬壽無疆的黃旗子 更是無法無天 本月初十日 西頂娘娘廟 少林棍叅駕 有一人在旁瞧看 會中人與他不開 大家動起手來 把那個人 暴打了一頓 營兵過來彈壓 也被他們打傷 經營官帶兵把會首鎖去 不知怎樣辦理 現在立了巡警部 這些野蠻結會 還不禁止 無怪他們沒王法了

### 各省新聞

木商請發放木料 (奉天) 日俄沒打仗以前 有山東商人 在奉天大東溝等處 販運木料 後來日俄開戰 就被日人扣留住了 等到軍務平定 日本人還不放行 由商人稟請外務部 行文跟日人去說 直到如今 木料也沒能弄出來 商人十分情急 打算再稟外商兩部 照會日公使 知照軍政司 趕緊放行 免得商人受困 (准叫你是華商) 不知軍政司聽公使的話不聽

禁丁私剪髮辮 (江南) 兩江督練公所 接奉練兵處來文 說新軍改換服制 並不是專學外人皮毛 取其操練方便 可以振作精神 要說這條辮子 本是我朝制度 拖在腦後 雖然多些不便 但向來營兵防勇 全是盤辮包頭 新兵很可仿照變通 把辮髮藏在帽子裏 不准私自剪去 已經通行各營遵辦 但有一層 太大的髮辮 帽子裏藏不嚴 總得定做高帽子 好看

請看藩台的批詞 (陝西) 指分甘肅典史楊治泰 在陝西藩司衙門具呈 請轉詳驗看 給咨赴甘肅候補 樊方伯批示道 你不是蒲城書辦嗎 經端撫台拿辦未獲 如今也做起典史來了 所請轉詳驗看 給咨到省 各節 暫准照例辦理 因目下仕途雜亂 像你這樣的 不止一個 去吊你一人 不過爛泥中去一勺子臭水 添上你一人 也不過大樹裏添一個蛀虫 以上都是批語 原文如此 不必再加按語了

茶市冷淡 (江西) 九江口岸 每年新茶上市 各幫茶棧 共計不下數十家 今年銀根太緊 各茶商不肯上前 現在入山辦茶的 不過有限幾家 近午的茶業 日見衰敗 再不想法子整頓 往後可就更難了



宮門鈔

四月十二日商部 鑾儀衛 廂黃旗值日無引 見 聖訓謝充值年大臣 恩 多浚 曾煦預備 召見 崇壽  
續假十日 召見軍機 多浚 曾煦

批 示

商部批 稟及粘件均悉此案既經浙藩司飭縣將墾熟田地造冊報糧何日久迄未詳送是否該邑紳懷私阻墾抑該  
客民等所墾之田實有妨礙港道之事必應確切查明後田版地方實係在港內港外方能秉公核斷已據情咨行浙  
江巡撫飭屬詳查核辦尅日完結俟聲覆到部再行示知此批  
右批餘杭客民葉昭陞等知悉

商部批 據稟已悉所請轉照鐵路公司籌築門頭溝運煤鐵路各節應俟本部咨行 鐵路大臣酌核見復再行批示  
此批  
右批煤業紳商常春等知悉

電 報

厚待暹羅親王○東京電說 日本政府 現用待貴客的禮 款待暹羅親王 預備芝濱宮 作為公館  
歐洲人練兵自保○路透電說 南非洲那達爾北邊土人 現時還不平靜 居住滿爾番的歐洲人 因情形危險  
已經編練成隊 整頓兵器 以防意外

德皇賜公爵壽物○德京電報說 德首相俾羅公爵 某日壽辰 德皇賞賜珍貴花瓶 以表恩寵厚意  
俄皇准首相告退○又說 俄相維的伯爵辭職 俄皇現已允准 並賞給多少卹款 但維的伯爵告退 名為因  
病告退 其實為跟庫列布金 爭論行政的事 意見不合 所以纔告退



講書

孟子對曰 至君請擇於斯二者

孟子前次對答文公 是說周太王遷都的大概 這回細說狄人犯境 是誇仁主愛惜百姓 不得已的苦心 大凡強弱並立 決計不能講公理 要論以強凌弱的由來 也不是一天半天的勢力 先從小事上隱忍 希圖苟且安生 不想強梁的手段 再不講求禮讓 弱的往後愈退 強的往前愈進 既沒有公理可講 強大敵國越來得反復無常 就如我們中外的局勢 外人便是得步進步 苦在海禁初開 沒有人懂得交涉 不知道中原以外 別有地天 彷彿一個狂人 久禁在黑暗屋中 一旦病好放了出去 事事都似耳目未經 覺著天地變色 分不出東西南北來 更苦在初辦外交 不通語言文字 兩國公使傳話 全仗着繙譯人員 再要是所用非人 萬一從中舞起弊來 別管人家說短說長 自己只好點頭就是了 如此看來 外國語言文字 實在關繫的不輕 可嘆一般守舊先生們 事已到了今日 還是強詞奪理 總說外洋的文字 斷斷不可以學習 只要絕口不談洋務 就算是宗旨正大 唉 中國人都像這樣解 還能有日子翻身嗎 當初太王待狄人只怕也是積重難返了 所以孟子告訴文公 就是去那遷岐的細情 諸位請聽 原來當日太王 就是公劉後人 因為狄人橫強 時常擾亂 太王國弱兵單 再也敵擋不住 因為保全自己百姓 只好假意的拉攏 起先給狄人送些禮物 無非野獸皮革 幣帛等物 以為狄人得了禮物 大可以講點子交情了 唉 誰知道越哄越翻腔 不見一點兒功效 後來又還獵犬名馬 還是不依不饒 一直送到明珠美玉 越巴結越看不起 這纔明白 狄人這般舉動 非割給他地土不行 太王約集了父老 把這層道理講明 說狄人的私心 就想著侵佔疆土 我今再要死守不去 必致連累了衆人 諸侯保全地土 原是為百姓身家打算 因為地土反倒傷害了黎民 君子人又何忍這樣呢 你等善事後來之主罷 不必記念我了 從此舍了那地 踰過梁山 在岐山之下建都 那地那般舊百姓 見了太王遷去 一齊動了熱心 大家不約而同的說道 我王為保全我等性命 拋棄了舊有的封疆 這樣仁主 如何可以背去 商議妥當 全都跟隨太公入岐 那時人數極多 好似趕集上市一般 看看人心團結 有多們體面 孟子先把這個典故 細細告訴文公 又說 若因為滕國是祖宗世代基業 拘正國君死社稷的話 也只好效死不去 眼前兩條道路 請君自己選擇選擇罷 孟子這篇議論 先是行權 後是守經 果真文公能得人心 學學太王也不難



演 說

◎ 巡 捕 勸 巡 捕 ◎

舊練勇改的新巡捕免冠立正

我本是練勇改造的巡捕 奉勸來同鄉弟兄們 總要洗除舊惡 不可永受罵名 工巡局接收一千五百人 有告退的 有被革的 有裁撤的 目下不過三分之一 屢見報章上說 不是空崗 就是擾民 也不能怪人家說 練勇的出身不值錢 自己又不知自愛 新近所招募的巡捕 練勇又不少 但求眾弟兄們 振刷精神 替五城留個面子 口糧雖少 比街上的小生意人 可好的多 他們每天所剩的錢 有多有少 遇著雨雪大 還有不能剩錢的呢 請大家想想 他們每天所出的力氣 比我們怎樣 實在是天地懸隔了 就是傭工的人 也比我們辛苦 請問弟兄們 無功受祿 做著夢兒想想 問心安不安呀 到發餉的日子 笑容滿面 不是小飯館 就是小下處 還有身無完衣 偷穿軍裝 出去壯門面的呢 這種行為 我也不便再說啦 先說說借們的責任罷

第一要保護學生 學生是中國富強的根本 沒有經過庚子年 還有可說 庚子的大羞辱 眾弟兄們 全都

忘了嗎 不但大沽口礮臺拆的可恥 就是東城的石牌坊 在人家是體面 萬古流傳 在借們是羞恥 也是

萬古流傳 ○朝廷臥薪嘗膽 明降○諭旨 這個薪怎樣臥 這個膽怎樣嘗 我弟兄們 也該當

動動腦筋 別淨當作口頭禪啦 總要想著 ○朝廷天天在那裡 臥薪 天天在那裏嘗膽 所以極力興辦

學堂 學生不自愛 也不可笑話他們 實在是向來沒教育 如今既要指望學生 學生又不知自愛 兩下裏

越來越掉勺子 怎麼樣纔保全得住呢 我不自諒 生了一筐又酸又苦的傻心思 奉勸我弟兄 從今以後

每逢遇着學生們出遊 不論他幾個人 或是一大隊 只要是學生的打扮 借們見了他 就得行禮 白犬立

正 夜晚舉槍 就是在石頭胡同王廣福斜街一帶 看見戴操帽的 大褂裡穿著操衣的 借們都給他行個禮

看他們自愛不自愛 激勸之中 還須保護 小學生們在街上打架 或是大學生在街上受委屈 借們都代



上前管一管。別楞在一旁看哈哈笑。

第二要保護報館。去年裁五城。無知的傻弟兄。錯塗了報館。把貼報木牌都拆毀。還到報館房後。撒村大罵。扔磚頭砸碎人家的玻璃窗。這種野蠻樣子。實在不怪報館罵。聽說傻弟兄們胡鬧的時候。內城派出所巡捕來。要認真的查辦。報館主人。替說了許多好話。人家不但不怪信們。還十分的可憐信們。信們想。想羞不羞。現在的貼報木牌。全是前任五城老爺們賠的。衆位闖出禍來。受人家的壓制。倒還好過。受人家的容讓。可真不得勁兒呀。從今以後。咱們總要保護人家。那是信們當盡的責任。並不必給人家守門。也不必圍著報館查夜。只要把報館的苦心。說給街面上人聽聽。別再味著良心罵洋報。自己的短處。自己得認錯。從此改了過。報館一定還要誇咱們呢。堂官知道了。一定還要獎勵信們呢。你說體面不體面呀。第三自己當看報。有不識字的。也得央求識字的人。替講說講說。譬如聽評書。花上幾個大錢。買一張報。大家約會一個地方。下了崗就去看。不識字的也去聽。報上常常說巡警的事。聽着好的就學學。不好的就當引以為戒。豈不是大大的於己有益。於人有益。第四要報國民捐。信們掙的錢雖少。要攔在從前的日子。國家不肯着幾萬萬的債。吃穿用度。樣樣都便宜。就這幾塊錢的口糧。一定還許有富餘呢。如今可不行了。因為欠洋債。加捐加稅。那一樣不是貴的呀。報了國民捐。萬一湊成大數目。果然把外債還了。朝廷感念百姓。一定把捐稅都要豁免。太平日子。信們還許遇得著哪。

總而言之。巡捕有了學問。地方上自然安靜。這就是內政的大機關。千萬別自己看輕。看輕了自己不要緊。中國的一切新政。又從那裏辦起來呢。逼得啞吧說了話。願諸位弟兄們快快明白。快快明白。按原稿用意很好。可惜詞不能達。照原意刪改。尋報後請來本館一談。佩服佩服。翼仲拜誌。

變新新

看俄人向聖心(俄人傳說)俄國聖公使 德見其條列 美、聯安 就外務不來 訂總裁約內細情



並向外務部發三道 俄國在西藏 原有很要緊的關係 非英國和權可比 中國政府 如讓給英國格外利權 俄國也要求到項利權 作為抵詞 外務部各位大員 因此很覺為難 又聽說俄國的意思 打算借藏約為要求地步 好向伊犁新疆 佔奪各種利益 一面捧哄連頓喇嘛 趕緊入藏 藏民向來尊重達賴 全是一片誠心 俄人就趁此施展手段 把那些傻頭傻腦的藏民 一齊籠絡過去 就把英人在西藏的勢力 暗含著給擠兌沒了 自己可及出來撿便宜 你看看俄人的用心 有多們可怕 將來西藏地方 英俄兩國相爭 只怕要有吵子打 作上國的該怎樣預備

法商請辦川省小火輪 ○四川地土寬廣 農礦最富 可惜地面偏僻 四圍都是高山 道路難行 只有川江一條水路 可以通行客商 但來往全是民船 水急路險 販運的利息 不見興旺 如果用小輪船來往 可得厚利 四川的商務 也必能大見起色 我們中國商人 竟沒人辦 聽說有法國某商 打算招集股份 設立小火輪公司 由宜昌到重慶 來回拖帶貨船 稟請法公使 跟外部商量 請按照內河行輪章程 准其承辦此項輪船 並求南洋大臣 胡廣總督 照約保護 不知外務部准不准

盛京補種樹請款 ○奉天趙將軍電奏 據說盛京○陵寢 經日俄打仗以後 所有的陵樹 被俄兵砍伐 差不多都快盡了 後來雖經日兵保護 也不免多有損傷 請撥款補種 以壯觀瞻 好幾百年的○陵寢樹木 因人家兩國開戰 竟給遭踢的七零八落 還得我們自己補種 絕不敢叫誰認賠 可哭

### 本京新聞

司員熱心 ○聞光祿寺勞署正 作演說提倡國民捐 勸諭署同寅 各盡國民義務 闔署見此演說 無不樂捐 現在已有頭緒 款項集齊 就送交戶部銀行 司員提倡 比堂官提倡 不知要為難幾倍啊

北京有房產的留神 ○大馬神廟史宅 有一處舖面房 在十間房地方 租給人家開首飾樓 並無押租倒價 租房的舖東 如今瞞着房主 已經轉倒給別人了

崇文門外東夾道 有唐姓舖面房一處 租給人家開古玩鋪 自從亂後 零零碎碎 欠了兩年多房錢 也沒有押租倒價 房東人太忠厚 久已不追究 租房的更得了意 簡直的要霸佔 經人查明 現在倒了二百銀子 租給了人家開茶館 唐姓再不出頭 這處房子 就算抄倒了

按京城舖面房 除了有字號的大買賣 其餘都靠不住 只因住家房屋 租項不準 都願意置買舖面房



又省得打修理 貪圖這個便宜 可就上了當啦 其實舖面房的租價很小 並不合式 官家不想法子保護 將來收房捐 可是有點對不起百姓

中國人也曾做氣槍○香山健銳營正白旗 有一位金麗泉 心思巧妙 因為旗下挑缺 改用氣槍 每旗祇領一桿 人是多的 演習要精 也不是一天半天的工夫 一桿氣槍 怎能夠學習打準 金麗泉終日的憂愁 廢去弓箭 又是給外國添了一項買賣 想著做做幾桿 又苦於沒有資本 本旗的叅領還明白 知道金麗泉有心思 把本旗所領的氣槍交給他 叫他照着樣子做幾桿 不到一個月的工夫 居然做了十五桿 中國人有個壞毛病 本國的東西 總說不好 試看所做的氣槍 到底可用不可用 如果做的不錯 何妨出頭提倡提倡 省得把利權都讓給外人

警巡巡捕的品行○虎坊橋南邊 有一個東磚胡同 路東一處人家 住著一個算命先生 先生是個雙眼瞎 帶著有家眷 警巡巡恩來 在此辦過賭 借勢就常常來往 每日天黑的時候 以察崗為名 必要到瞎子家裡走走 外邊傳說的話 很不好聽 因他是警巡 巡捕也不敢惹 可憐算命先生 還許不知道呢(自己算卦必不靈)報上登這種事 可不是專為恩來一人 警巡裏有了這樣敗類 實在於大家名譽有碍 司家坑地方 住著一個賈姓 巡捕蕭永順 把賈女順姐兒拐逃 藏在他朋友馬九家裏 經賈姓夫婦告發 西局林總辦 把司家坑左右一帶巡捕十名 一齊傳到 呼上堂來 叫賈姓指認 那知蕭永順心虛 並沒上堂 賈姓回稟 十人中面目都不熟 不敢妄指 總辦又叫一班人下去 把蕭永順傳來 攙在一起 二次上堂 立刻被賈姓指出 蕭永順嚇得面無人色 把軍衣脫去 跪地認罪 又派人到司家坑一帶去訪 正遇兩個小孩 對著一個大人 大聲喊叫著說 馬九哥呀 你把我順兒姐藏在那兒啦 人家把你們告下來了 偵探聽了這話 上前把那人拿住 帶局審問 這天晚上 就有人把順姐兒送回 賈姓夫婦 也帶同女兒投案 順姐兒年纔十六 據供從去年就認識蕭永順 時常給他買東西 今年正月裡 雇車帶他 逛廠甸 又逛白雲觀 始終並未成姦 這一次逃走 正是蕭永順的朋友馬九出壞 把他帶到梁家園石姓 家裡 住了幾天 石姓聽說蕭馬二人被押 纔把他送到小五條胡同口外 叫他自己回家 總辦指傳石姓 石姓早就不知去向 最可笑的是 蕭永順假裝不認識馬九 不肯認供 西局老爺們 拘定了舊例 又因為是風流罪案 也就不肯認真的辦 巡捕是管人的人 幹出引誘婦女的事來 証據確鑿 僅止沒盡 供 堂上就不肯認真 新政都照這樣辦 如何辦得好呀



# 各省新

固乃縣的警政（順天）各國辦理巡警 原為保護良民 本是極文明的舉動 獨到中國可就怪啦 京南固安縣 辦理巡警 那種腐敗的樣子 種種可笑 還有一樣 真是天下各國所無 本縣紳士董士林 在牛坨鎮開設寶局 巡警給他把風看門 怒目橫視 欺打良民無人敢問 這個董士林 是六品軍功（不知是買的不是）他父親因聚賭威逼人命 發遣逃軍的人 父子平日 欺壓良民 無惡不作 董士林又跟本縣的少爺拜盟 所以纔派他辦理巡警 本地民人 真可遭了殃啦 你請看這樣的巡警 辦的好不好 除去照例的儀仗（江蘇）江蘇陳撫台到任 照例前三天內 應用全副執事 陳撫台吩咐巡捕 一切儀仗 從此全行撤去 只用紅傘一把 合幾名護衛親兵就夠了 衙門裡稿案等名目 也都不用 所有收發公事 另派委員經管 陳撫台也振作起來了

# 來函

京話日報主人台鑒 自貴報主人 同王子貞先生 倡議國民捐以來 我們實在佩服 很盼望這件事 早早辦成 總想不出從何處幫幫忙 盡點義務才好 所有好主意 別人也全想到了 我們心裏 就剩了難過 前天見街上貼着 曹勸四萬萬同胞努力報効國民捐的傳單 上頭的話 算說到家了 就是貼在街上 有許多人不見 也不容易抄寫 演說上的話 去年雖然登過 可不是一天登的 現在多有忘了的啦 劉孟賀先生的白話歌 更多有沒見過的 我們跟貴館討個臉 商量商量 打算把那張傳單 從新排印出來 照貴報每日出報的數目 隨報各送一張 就算我們捐送 凡有京話日報的地方 都叫他有這張傳單 大家貼在屋子裏 慢慢的細看 也就全都明白這件事了 知道人人應盡義務了 我們另外還打算要幾百張 送送我們認識的人 可不知貴主人肯費這個事不肯 今把傳單送上 並先送來洋錢四十塊 不夠再添 倘或不能排印 我們再想別的主意 抖膽拜託 敬請 文安

照報數排印 一天來不及 十

八日可以隨報分送 本館註

鮮魚口內三義成  
東珠市口公合生拜託  
前門大街豫隆祥



# 上諭 宮門抄

四月十三日吏部 翰林院 正黃旗值日 吏部引 見六十名 廂白滿十七名 廂白漢二名 溥良 薩廉前  
 往 東陵 西陵請 訓 雲南知府英傑謝 恩 慶寬 崇康預備 召見 召見軍機 英傑 慶寬 崇康  
 吏部呈進夏季摺紳  
 上諭浙江衢州鎮總兵員缺著吳杰補授欽此

# 告示

內城西局示 為傳知事現在又有流謠生事之人滿街粘貼字帖上寫**瀾蓮瀾廷**等字樣實在無理取鬧除嚴  
 拿重懲外諭爾商民人等切不可隨聲附和藉端生事如有一經查出必當重辦此諭  
 學部示 一件創辦四川女學堂 工部王事王荃善戶部主事杜德與呈為呈明立案由 批據稟及章程閱悉此事  
 關係極重少有缺欠轉滋流弊該主事等所請立案各節應俟派員查考後再行核辦此批  
 商部批 稟悉該職商擬在河間府屬獻縣等五縣設立花果行稅局抽收用錢迹近壟斷所稱報效一節尤屬意存營  
 試所請著不准行此批  
 右批商干麗藻等知悉

# 電報

工部局罪犯被獄○上海來電說 前天下午 本碼頭工部局 獄裡的犯人 串通一氣 打算一同逃跑 拿着  
 廠內的器具 大家一齊動手 打死印度獄吏一名 傷了兩名 又有一名外國人 也受重傷 獄吏放槍彈  
 壓 轟斃罪犯兩名 打傷十二名 方纔安靜  
 德國不幫助土耳其○路透電報電說 德國駐英欽使梅鐵爾尼伯爵 向英國外部聲明 英土兩國之交涉 德  
 國決不幫助土國  
 英政府令華民回國○又說 英國政府 諭令在南非洲華民 如果打算回國 由英政府按照南非洲所定條款  
 發給盤川 幫助他們回國



## 演說

## ◎勸說書先生改良說書◎

自從說書人張智蘭 用末一回書錢報效國民捐 說書的諸位先生們 都動了熱心 現在又有雙厚坪 王致廉 白靜亭 奎誠俊 黃誠志諸位 出來提倡 約會本行人商量 打算用每天抽的書錢底子 報效國民捐 到賠款還清為止 北京說書的人 不在少數 天天所抽的底子錢 湊起數兒來也不少 衆諸的愛國熱心 實在令人佩服 我想諸位既有這箇團體 有一件事要跟諸位商量商量 不知諸位還能結團體不能 是什麼事呢 就是改良說書

按說書這一行 古來就有 雅名博古學士 也擔著維持風俗 化導愚民的責任 說書這件事 比唱戲的感化人 也不在以下 最容易動俗人的腦筋 現在諸位先生 所說的各種舊小說 雖沒有什麼奸盜邪淫 大半也是忠君愛國的故事 無奈年代離的太遠 與如今不大合宜 未免叫人拘守古來的成法 成了頑固不化的習氣 再要加上草莽英雄 少年人聽了更不相宜 老不聽三國 少不聽水滸 就是這個意思 再要加上妖術邪法迷信等事 更是害人 庚子年的義和團 未嘗不是封神西遊的效驗 諸位既有維持風俗的責任 須當想想 那一種小說叫人聽了有益 那一種叫人聽了無益 衆人聽了無益 不但一人受害 並且與國有大害 再說諸位請看 現在是什麼時代 舊日小說 究竟合宜不合宜 就知道本報說的錯不錯了 現在上海小說林書局 合商務印書館 文明書局 繙譯出來的新小說 有許多種 無論如何守舊的人 看了也能動感情 把這種書聽聽 能生愛國愛種的心 外國的小說 各分各類 有偵探小說 政治小說 寫情小說 艷情小說 軍事小說 地理小說 歷史小說 國民小說 社會小說 各有各種 樣數很多 一時也說不清 那一樣都可以開民智 並且比報紙還快 諸位要有心改良 可以到琉璃廠買幾部好的看一看 或是大家湊在一起 商量箇改良的法子 如要嫌小說的回數短 也可以加點材料 湊點故事 如果改好了



聽書的人聽見 腦子必要一新 愛聽的必多 諸位也再掙不了錢 借此開通風氣 實在是箇簡便法子 當初日本變法 全仗著報紙合演說 借重外國小說的力量 也不在小處 日本下等的人 被小說感動的最多 如佳人奇遇 經國美談等類的小說 實在是日本變法的大功臣 至今日本中下等的人 仍舊離不開新小說 無論作工作商 男女老幼 人人歇工的時候 都手拿著一本書來看 中國人認字的不多 要仗著諸位先生的熱心 把說書改了良 把下等人通統開化過來 那也是第一件大功勞了 不知諸位先生 能結這一個團體不能

### 要 緊 新 聞

查辦洋商開設舖面○城內外各巡警局 現奉警部堂諭 叫把各國所開行棧 查明洋商的姓名 合開設舖戶的年月 詳細造冊 申報總廳 轉稟到部 聽說警部堂官 打算把冊子咨送外務部 請各公使商辦 日商請領辦鹽護照○日本商人鄭永昌 由本國來到北京 約江蘇某富紳合夥 招集股本六十萬兩 到奉天金復海蓋一帶 造辦海鹽 曾在日政府稟准 打算由外務部請領護照 漢口添設丹國領事○丹國在漢口碼頭 向來並沒領事 所有交涉事件 全歸俄領事代辦 現時丹國政府 特意在漢口 設立副領事一員 專辦一切交涉等事 派來的副領事 名叫普蘭特 月前已到漢口 行文通知各衙門

河南會匪實情○河南西平遂平匪情 屢登前報 要按官場中的話 說是這一股會匪 已經竄往別處去了 無關緊要 但據汴梁人傳說 會匪形跡詭密 無法剿辦 官兵一到 他們早得信四散 官兵剛走 他們又在一處 騷擾情形 跟從前捻匪相仿 平靜一說 很不可靠 此話果真 將來河南地面 未免可慮 新疆最近情形○新疆全省百姓 回回教總佔一大半 全都信服俄國 他們信俄人的心 比信中國還真切 烏魯木齊喀什噶爾科布多等處 全有俄國官員駐紮 並有兩三個中隊的兵力 俄國勢力很大 所有中國官員 不過由著俄人擺弄 又說陸鳳石尙書 新近有個條陳 說俄人在新疆伊犁 很有深心 不可不防 但我國兩省的兵數 合計起來 僅止一萬名內外 邊界過於空虛 當趕緊加增兵力 作為鎮守的防兵



限革員另遞親供○已革科年參贊大臣蘇洵 在刑部監禁 日前呈遞親供 所具的供詞 多半展轉騰挪 全是八面鋒的話 無非爲罪名避重就輕的意思 由某司員回明堂官 當經堂官駁下來 說他所供不實 限十天再遞親供 務必得確實供認纔行

嚴侍郎並不赴日本○從前各報上登載 多有嚴侍郎要赴日本 爲考查學務的話 現聽見學部人說 嚴侍郎辦理學務 正在喫緊 不能離京 前往日本一說 不很的確

阻各領事干預政權○外務部大臣會商 近幾年來 各國領事 每遇民教交涉案件 多有任意干預 侵奪華官的權限 動不動就講挾制 實在不是和平辦法(我們能自強 人家就以和平相待)打算照會各國公使 轉諭各口岸領事 凡事不准多干預 總得分清權限 照約辦理

創辦外交官報○外務部堂官 因外交事件 是國家重大要政 外邊傳聞的話 往往似是而非 不很真切的居多 再搭上輾轉相傳 附會其詞 可就跟實事相差太遠了 這種傳言 關係不淺 打算由本部辦理外交報 凡有關交涉的事 都按照實情登載 已派定張君元濟經理

日本人干預關外電政○奉吉電線 經北洋大臣 委派電局總辦黃開文 前往東省接收 並由外部知照日公使 黃觀察到奉許久 屢次催日人交還 日人總說此次電線 是軍務事上用的 現時兵隊還沒全撤 不免常有交涉 所以至今並未收回 鐵嶺 遼陽 安東 奉天等處 日兵官現又派人 監察華官來往的電文 總得查驗 要緊電報 常被阻隔住了 趙將軍電達外務部 請行知駐日楊欽使 向日本政府理論

## 本京新聞

請看日本人的外交手段○日本人山中 在兵部灣開設當局 大違公法 巡警部寫信問日公使 始終不理 連次又寫了幾回信 就悞了好些日子 這才回說 已經禁止囉 有人到兵部灣看了看 舊門面雖是關閉 從正門往西 有個小胡同 胡同裏頭 又開了個新門面 貼有報單 上寫收買洋車 名是車舖 要有熟人 還是押當局 移舊換新 辦法真妙 外面有人傳說 這就是日公使館出的主意 我們可不知確不確 但是山中的當局 禁止不住 其中總不能無原故

中外人思想不同○有一個人 跟朋友談起話來 題到俄文學堂 因說道 俄文學堂的事情 實在糟糕 無論甚麼事 俄國教習 都要干預 就是零用的帳目 教習也時常的要看 全堂學生 很有些不平 對監



督說 教習只有教授的責任 不能由著他的性子 隨便干預辦事權（學生的話不錯）你猜監督說甚麼 咳 算了罷 隨他去罷 爲這些不要緊的事 再開出交涉來 那倒不好啦 外國教習干預辦事權 實是別有深心 監督怕開交涉 如此的怕法 趁早不必跟外人共事

果湘林呼應靈通○昨日後半天 訪友路過白順胡同 只見一名隊官 帶領許多巡兵 一直的往西跑 以爲是出了搶案 跟著他們後頭走 走到佩雲堂相工下處門口（俗稱像姑）隊官拍門 出來一箇大老板 喊開了半天 不知爲了何事 等他們出來 子細一打聽 隊官拿出一張諭帖 原來是一件希鬆平常的事 佩雲堂主人果湘林 給協巡營打電話 說有幾名大兵 到他堂子裡騷擾（堂子是應酬老爺的 大兵要肯花錢 也可以作老爺）請派兵隊彈壓 地面上出了騷擾事 自然是應該彈壓 但是諭帖上的話 叫下處到隊裏去報 隊裏並沒有見報 趕緊就跑了來 跑來又撲了個空 鬧得好無趣 究竟還不知真假 就算大兵真進了相工下處 只要他肯花錢 也得好好的伺候（是實情不是尖刻）做了這種下賤行業 就不能專巴結鬧老爺 佩雲堂主人果湘林 聲勢本來大 呼應實在靈 前次洪馮女下處鬧事 就有湘林在座 裨面子全都翻了 協巡營並不過問 中國重男不重女 男下處就比女下處佔便宜 既不上捐 又格外的保護 想必是有點原故罷 你說相工體面不體面 按北京開了樂戶捐 相工堂子 格外寬免 一樣的賣酒陪笑 有捐有不捐 未免不公平 相工堂子 也可以稱樂戶 不如一律開捐 然後再認真保護 也不致有人騷擾了

真假難辨○護國寺口外 修墊馬路 所鋪的磚石 還沒碾平 路上橫着一條繩子 爲攔馬車 有一個婦人 年紀約四五十歲 從繩子底下鑽過去 把頭上的銀簪子挂吊了 本段巡捕 趕快離崗 替他尋找 拾起了雙手奉上 不料這個婦人 倒說是丟了兩根簪子 賴巡捕藏起一根 一定叫巡捕賠 彼此爭論 圍了一圈子人看 不知怎樣了結

小孩子爲何尋死○京西萬壽寺 河沿兒柳樹上 吊死一個無名幼童 不過十五六歲 十二日業已相驗 十幾歲的孩子 正在一片天真 極高興的時候 要不是萬分爲難 逼的沒有活路 如何能夠尋死 其中必有別情 管理地面的 應當查考查考 莫當尋常的無名男子 驗完了一埋拉倒 逼死孫媳○東四牌樓 鈔糧胡同 有個劉老太太 有名的利害 他的兒子 也很不安分 家裏開着個烟館



亂七八糟 實不像過日子的人家 有個孫子媳婦 今年才二十歲 劉老太太母子 把人家收拾的很苦 不是你打 就是我罵 簡直的不近人情 把個孫子媳婦 逼的無路 新近吞大烟死了 十二日驗尸 臉上有無數的手印 原來臨死的時候 奶媽知道他吞了大烟 心裏一發恨 連抽了幾個嘴把 如此狠心的人 少有 少有

內外總廳移交濟良所人口(十二日那天 外城總廳 又送去擇配妓女銀鳳一名 現年二十歲 正白旗滿洲人 還有一名馮陳氏 由內城總廳轉交 查馮陳氏 年三十一歲 並非妓女 因再醮夫不能養贍 經官斷離 此等人的性質 與妓女不同 妓女是逼迫爲娼 入所改良 還可以作完全人 馮陳氏這一類 性質天然不良 不宜收入濟良所 已跟總廳商明 作爲暫寄 仍由總廳出示招領 濟良所不能替他擇配 以後有這一類的婦女 濟良所裏 不便收留

小辦出現○內城巡捕 於十三日換了夏季灰色軍衣 並換帶草帽 巡捕各隊 去年換戴西式軍帽的時候 剃去三指的辮髮 盤在帽中 現在換帶草帽 只得把辮子放下來 可憐小辦委屈了一冬 如今又可以出現了

## 各省新聞

洋人入所聽講(天津) 本月初八日 東門外宣講所 有會說中國話的洋人兩名 進去聽講 聽了有二十分鐘工夫 並且極其規矩 臨走的時候 兩個人繙著外國話 彷彿是很佩服的意思

洋商行凶(鎮江) 有英商兩人 一名勞些 一名吉林 在鎮江任意橫行 用洋槍打傷過人 又在戲園子裏鬧事 見有良家婦女 硬指爲娼 一定要叫去陪酒 人都不敢惹他 又一天在玉潤戲園 用拳頭打壞常鎮道陶公子的眼睛 受傷很重 英領事得信 立派洋馬快 拘拿勞些到案 據供吉林已赴清江去了 行凶打人 是同座看戲的華人 馮小東等三人所爲 領事寫信給道台 派游擊申正邦 密拿三個人送縣 問供監禁 領事一面寫信去叫吉林 一面先審勞些逞凶的情形 刊定監禁兩禮拜 期滿後勒令回國 並罰洋三百元 作爲陶公子養傷的費 原來馮小東等 就是洋商的買辦 到案後並沒跟洋人對質 現時還在丹徒縣裡候審 英領事絕不袒護 很是公平



# 諭旨 宮門抄

四月十四日戶部 宗人府 正白旗值日 外務部引 見三名 禮部四名 刑部十名 翰林院八名 欽天監四名 提督衙門二名 正紅漢五名 順王請假十日 松公請假五日 善豫續假十日 延侯請假兩個月 墓 福啓 文鑑預備 召見 掌儀司奏十七日祭 奉先殿 倫貝子行禮 召見軍機 福啓 文鑑 皇太后 皇上明日辦事後還宮

旨詹生崇方著以旗員用變儀衛主事著崇華補授中書科中書著國瑞補授理藩院主事著俊明補授分發保留吉林補用道路槐卿江蘇試用道羅忠堯山東試用道馮汝恒江蘇試用知府寶勳山東試用知府張祖圻甘肅試用知府善昌山東補用同知朱允芬江蘇試用同知何樞豫河試用同知孔昭慈浙江試用同知成本璞陝西補用知州岑郊麟陝西試用知州許寶荃山西補用通判吳昌燕福建試用通判陳思湖北試用通判孫家鈞山西試用通判張炳勳安徽試用直隸州州同羅葆廉直隸補用知縣周廷登陳鈺浙江補用知縣姚應泰朱沛湖北補用知縣孫紹香陝西補用知縣方明鏡甘肅補用知縣陳日新安徽補用知縣蔡寶廉直隸試用知縣牛廷禧江蘇試用知縣魏實甫沈師曾孫鴻猷陳學鑑陳嘉言安徽試用知縣裴祖桂山東試用知縣尹克成山西試用知縣梁德潤崔銘江西試用知縣金維蕃童光旭湖北試用知縣士世芸李同福張啓元湖南試用知縣彭繩祖廣東試用知縣伊誠中浙江試用知縣黃增瑩山東試用知縣劉榮勳廣東試用知縣李如棠江蘇試用知縣汪龍彪兩淮試用鹽大使鹿學厚福建試用鹽大使張國柱山東試用布庫大使劉樹德俱着照例發往截取繁缺道翰林院編修李傳元劉啓端沈曾桐俱着照例用改就知縣禮部主事薛鴻先着以知縣分發省分補用京察刑部筆帖式榮勳着准其一等加一級記名照例用捐復前廣東高明縣知縣李恩榮前浙江候補知縣吳本泖俱着准其捐復原官照例用欽此

# 電報

英國黨人反對文部○路透電報說 英國抗拒政府黨的人 因文部所定學校章程 很不合意 打算在下議院內 第二次開議時候 一定極力抗拒

法總統筵宴英皇○又說 法總統傅烈阿 在法京伊爾西宮 預備筵宴 款待英皇 席上彼此舉杯 對說祝詞 兩皇十分親密

備與志承水 京燕兩命命發其莊自運金剛礦貨真價實格外從廉開打信嚴觀音百...



## 演說

## ● 公立學堂開學義務員誠裕如演說 ●

公立學堂今天開學了 衆學生們 知道怎麼叫作公立學麼 學堂本來有三樣 有官立的 有公立的 有私立的 怎麼叫官立呢 款項由國家所出 不收學生的學費 學堂不收學費 各國並沒有這個規矩 中國初辦學堂 不得不如此 將來一律都要收學費的啊 就像大學堂 順天中學堂 八旗高等學堂 大宛跟八旗各小學堂 都是官立 現在都不收學費 怎麼叫公立呢 有愛國愛種的君子 集出款項來立的 就像京城各省同鄉 所立的學堂 和我們這四處學堂 都是公立 暫時也不收學費 至於那私立學堂 是熱心教育 明白公理的人 獨自出錢 創立學堂 或收學費 或不收學費 教育普及 全仗着公立私立學堂 要是人人都等著入官立學堂 不但官家力量來不及 中國地土如此廣大 時局如此危險 由官家慢慢的興立一時萬不能夠普遍 所以公立私立的學堂 比官立的更要緊 我們這四處學堂 都是誰立的呢 世中堂 那中堂 榮中堂 鐵大人 端大人 繼大人 莊大人 增大人 趙大人 大家捐錢捐房 先立成這四處中堂大人們 爲什麼要立學堂呢 我們中國 古時候聖君賢相 都以愛人爲本 教養兼施 如經書上說的話 一夫不獲 罪在朕躬 一夫不獲是有一個人不得所都是在上的不好處 又如禹王下車泣罪 泣罪是見那罪人卽落淚泣的是教育不好使他獲罪不是泣他受罪可憐 必須教育普及 然後纔能人人得所 然後纔能人人愛國 歷代亡國之君 不是虐待百姓 比犬馬不如 就是權臣當道 誤國殃民 纔把國家給斷送了 到了我們大清國 一代一代的○皇上 仁慈聖明 自堯舜以來 實在少有 惟有那作官的 從乾隆嘉慶年以後 愛國愛民 立功立業的大臣 固然不少 那般因循苟且 安富尊榮 不明公理 頑固不化 只求富貴 不顧大局 無血無心的人 也真真數不過來 所以把一個極富極強的大清國 誤到極貧極弱的地步 現在可有了轉機啦 慶王爺領銜 同京外大臣捐款 要立工藝廠 安頓貧民 替他們謀生業 又有這幾位



中堂大人 創立四處公立學堂 爲國家培養人才 爲什麼用這一二三四的名目呢 由第一立到第一百 繞如了中堂大人們的心願 可見他們愛國愛人的苦心了 在他們幾位出款立學 原不要學生們感激 但是學生不領會這番意思 也動不了要強的心 那可對不起立學的人了 所以把這層意思說明 學生們要知道纔好 我們中國 滿漢分界 也是一件最不好的事 同國的人 聲氣隔膜 怎樣結得成一氣 他們幾位看明白了這箇理 公立四處學堂 旗漢兼收 不分彼此 但願同學諸生 相待如同骨肉 作國家有用的人才 諸生學成 我國家可就容易富強了 惟獨用功的時候 人人競爭 誰也別讓誰一步 如同臨陣對敵 毫無退避 孔子說過 當仁不讓於師 就是這個意思 現在他們幾位約定 八旗高等學堂監督 孟大人〔輔臣〕達大人〔質甫〕同我誠裕如 並恩紹安 作義務員 辦理一切 我們又約內務府學堂司事愛子修 增武臣 前來幫助 我們幾個人 一定竭盡心力的辦下去 辦的對不對 實不敢說 惟盼望學生成才的心 跟待自家親人一樣 儻學生們功課不好 或不守學規 可是不怕毀謗 一定要管理 管理不改 一定要除名 千萬莫怪 這是我們一片痴心苦意 古人說的 將相無種子 男兒當自強 我們大清國開國元勳 諸位王貝勒 與那中興的將相 曾 左 彭 李 並那德國宰相俾士馬克 日本功臣西鄉隆盛 大久保 諸位豪傑 也不過是個人 焉知我公立學堂的學生 日後就不出這樣人才嗎 今天這一段話 又是演說 又是頌詞 惟願我學生們 大家勉勵 莫辜負立公學的本意 那就是能盡自己的責任了

要 緊 新 聞

大慈大悲○昨天十五日 龍泉寺佛教學堂開學 當家和尙道興 替方丈心學出頭 約請官紳觀禮 署府尹 陳侍郎 惲薇搗學士 並東文學社校長中島裁之(也是佛教人)教習齊藤 甲肥 象房橋觀音寺佛教小學堂全班學生 各廟大方丈 全都到齊 衆方丈並肯出力相助 從觀音寺佛教立學 這算是第二次了 本主人也去觀觀禮 對學生演說了幾句 說的本不好 說過去就忘 今天也寫不完全了 大概的意思 說佛敎立學 正是中國佛理要發明 諸位大方丈 人人熱心 也作實了大慈大悲四個字 成全這一段



最可愛的小學生 稱得起是大慈 爲國民盡這番義務 憂心時局 稱得起是大悲 慈悲 慈悲 不是和尙求人慈悲 正是和尙能慈悲人 佛教培出人才來 佛理還有個不發明的嗎 昨天這一舉 正是前幾年夢都夢不著的叻 真可喜呀 合中國的佛門子弟 都懂得發這個慈悲 不但對得起朝廷的保護 因立學發明了佛理 也不枉念了半輩子佛經 中島裁之 演說了一段 美國故事（兒童堆雪人）很可以感動小孩的志氣 真真想不到 靈泉寺的廟理 居然有了這樣文明氣象 阿彌陀佛（助學各廟列下）

雙塔寺 通州光明寺 廣化寺 新河關帝廟 慈因寺 柏林寺 潭柘寺 松筠菴 梓潼廟 觀音院 賢良寺 廣善寺 玉佛寺 戒臺寺 廣濟寺 法源寺 嘉興寺 資福寺 通州寶通寺 延壽寺

辦新政的人不要顧忌○中國辦理新政 進境不算不快 從中的大阻力 就是瞞上不瞞下的私情 比如昌順木廠罷 不過租賃慶王府的房子 膽敢借勢招搖 硬說慶王爺有交派 拆只管拆 昌順欠府裡的房租 警務部可得替要帳 因此路工局也爲了難 可就不敢催他拆了 其實全是麻虎子吓 王爺絕說不出這小器話來 慶王爺聽見了風聲 叫警部趕緊去拆 恒利銀號的門面 有碍路政 也是屢催不拆 前天降了堂諭 這纔拆去 香餌胡同口外那幾家 自然也就沒得可說了（這件事情 誤在東局跟路工局彼此對推 兩下裏誰也不擔沉重 不解怕的是甚麼 因此就悞了好些日子 招出閒話來 大家也就不推了）宣武門外大街善化館 佔碍馬路便道 又有人說啦 湖南省的大人們 託過警部堂官的人情 其實全是謠言 前十幾天早已拆去 不用看別處 凡碍馬路的官廳 沒一處不拆的 難道說官所還不會託情嗎 修路是變法第一件要政 無論是誰 巡警部絕不徇情 奉告大家 從此之後 都要知道知道 再有冒充王府的人情 或說警部堂官的交派 都是充字號 辦新政不要顧忌 若是膽小 不如趕快辭差 江西又有鬧教的風聞○據漢口來信說 初九日接江西電報 南康府離城三十里 有一處地方 又有鬧教報仇的事 省城大員 已經調派常備軍勦辦 按南昌天主教士 逼害縣官一案 照此含糊了結 只怕日後教案 越來越多 全地球上 人種雖不同 心思道理 却是一樣 這就叫做公理 法人一定要恃弱欺弱 他豈不知道違背公理嗎 不過爲激怒民心 多出一起教案 就多得一分利權 教士的性命財產 原本是他們政府的釣魚食 並沒有什麼可愛惜 何況是教民呢 又何況是中國的平民呢 各教中明白人不少 請子細想一想罷



# 本京新聞

**學界大蠹** ○北京女學界 出了一個大蠹（喫紙的蟲子）自己並不通 借著學堂的名目 一味鑽營 如今越鑽越深 簡直借勢欺侮起人來了 再不改過 本館只好把大蠹的來歷宣布 請學界人知道知道他的用心

**莫叫人家笑話** ○十四日那天 有人走過十八半截 看見有二位學生 身穿操衣（藍操衣黃道）彼此破口大罵 走到鴨子廟 二人揪扭起來 有人上前解勸 二人不知好歹 反罵勸架的人 都是極村極野的話 巡捕上前排解 這纔拉倒 子細問明 敢則是第六高等小學堂的學生 奉勸從此要改過 莫叫人家笑話

萬一有人說 第六小學的規矩不好 那可是管理和教習的不體面了

**巡兵又喜歡打人** ○衛生局拉土車的差役 跟站崗兵鬧翻了腔 崗兵手裡有警棍 舉起來就是一下子 正巧把差役紅纓帽打丟 衛生局查明 是石路第一局的巡兵 彼此知照 第一局已把巡兵懲辦 前天晚上七點鐘 有人走到驛馬市大街 大興水估衣店門首 有一個巡兵 倒拿鎗柄 責打拉車的人 情形很可惡

以上二事 都出在前一兩天 有管帶責任的 想法子勸勸巡兵纔好

**老爺大罵巡兵** ○昨天五點鐘 有人走過順治門大街 看見一位老爺 由宅裏出來上車 車往南去 趕車的要走街心 街心因修馬路 剛剛創起土來 巡兵上前指引 叫他靠左邊走 車夫不聽 走定了中間啦 巡兵又一攔他 車夫就瞪眼發橫 老爺在車上坐着 開口大罵 撒的村極難聽 說你是鬼子口出來的嗎

巡兵絕不還口（文明） 老爺叫把車拉回宅裡去 拿片子送他到局 跳下車來 打了巡兵一個嘴巴 巡兵也絕不動手 跟在車後 到了宅內 看的人看到此處 也就走開了 這位老爺 半邊姓古

**記俄文學堂加課** ○俄文學堂 前因功課不完全 學生們請添科學 監督不答應 大家一齊不上學 現時說明白了 准其加增各門科學 添聘提調教習 本月十五日 一律開課 各學生都很高興 只有體操一門 還缺短無人 俄文功課 每天改爲一點鐘 其餘的鐘點 都講科學 俄文教習卜郎持 打算一禮拜後 起身回國

**不可聽一面之詞** ○霞公府小胡同 住着的鄭姓 外號叫鄭二 庚子之先在南城外頭開烟館 變亂的時候 就搬在霞公府去了 這個房子 來路也不明 沒有訪實 現在還不必說 新近官場地地拿去 審問了一

不可聽一面之詞 ○霞公府小胡同 住着的鄭姓 外號叫鄭二 庚子之先在南城外頭開烟館 變亂的時候 就搬在霞公府去了 這個房子 來路也不明 沒有訪實 現在還不必說 新近官場地地拿去 審問了一

就搬在霞公府去了 這個房子 來路也不明 沒有訪實 現在還不必說 新近官場地地拿去 審問了一



回 據他供稱 也沒立過賭局 也沒弄過烟館 實是得罪了街坊 所以給我登上報 那位審官 聽了一面之詞 不再追問 就算抄倒了 本來也是 沒抄出憑據來 鄭二焉能承認 但是沒有真憑據 報上不能再三的說 官場不追究 我們也不管 若以爲報館造謠言 可是叫人不甘心 那一夥子 霞公府一帶 常常鬧賊 鄭二的東隔壁 有個祠堂 祠堂住着的劉姓 拿住過一個賊 當時若交巡捕處 必能追出窩主來 劉姓沒主意 把賊又給放了 真是鄭二的幸福 這幾天來 巡捕查的很嚴 鄭二的烟館賭局 全都收拾起來了 夜裏也不鬧賊了 你說怪不怪

### 各省新聞

求神保佑拿賊 (江蘇) 南通州張芝山鎮 當舖出了殺搶重案 強盜總沒拿住 州官恩某 十分著急 却又沒法子破案 只有晝夜到城隍廟行香 並預備一篇禱告文 歷叙生平行事 並沒作過惡 自從到任以來 某案賠銀多少兩 某事賠銀多少兩 如今竟出這等命盜重案 盜匪毫無著落 神仙降罰 似乎不該這樣利害 務必求尊神保佑 趕緊派幾名陰差 幫著把殺人匪犯拿住 一定燒香還願 重塑金身 中國的智官如此 可歎

### 來函

勸學會在福壽堂演戲籌款 收進的錢 存在華豐錦銀號 業已登過前報 匡學會的同人 接到杭州將軍的電報信 叫把這筆款項由大德恒匯去 但是匯款要匯費 辦事的人 總想要省幾兩銀子 有個朋友 叫武德泉 到各票莊打聽 可巧遇著疎財仗義的日昇昌 票號掌櫃的 滿口應承 情願助善 免收匯水 本會的同人 得了這個信 趕緊求華豐錦 把洋錢合成銀子 兌給聚增爐房 這筆款項 除去開銷 共存洋三千七百一十四元一角 也有大洋錢 也有零毛錢 均平批算 按六錢八分八厘 合京平公砵足銀二千五百五十五兩三錢 本月十二日 同人到日昇昌 把此款匯到杭州 我們辦了三個月的工夫 纔算把擔子放下了 誰說閑話 敞開去說 好在一個大錢不經手 大概華豐錦的銀號 聚增爐房 日昇昌票莊 三處大字號 也決不能幫著我們造謠言罷 杭州將軍 收到這筆款項 必然有個回信 那時我們再登報 可就沒有我們的事了 那纔算是有始有終

勸學會同人 啓



# 官門

四月十五日禮部 太常寺 正紅旗值日無引 見 道府路槐柳等謝 恩 侍衛處奏派稽查壇壝 派出豐深  
 英慈 額勒春 堃岫 玉璋 鍾靈 召見軍機

## 內外城巡警總廳示

出示曉諭事 城裏頭華商立了一個電燈公司 內外城的路燈 已經歸他們承辦 現已運齊材料 這幾天就要立桿掛綫了 恐怕有愚民痞棍 損壞燈頭 偷割電綫 以致妨害公司的利益 況電燈桿綫 與他項桿綫不同 倘若倒折 大有危險 稟請本廳 叫巡捕隨時保護 並將公司的章程呈報本廳存案 本廳查閱們他所訂罰賠的條款 甚是平允 爲此出示曉諭 你們一切行人車馬 經過安設電桿地方 必須格外小心 如有疎忽 碰毀電桿電綫 或是碰毀雷頭燈罩 站崗的巡捕 定要立時扭護 必須照章程賠償 不能絲毫含糊 混 若是匪人偷割電綫 經巡捕拿住 定要從重治罪 絕不輕饒的 現將電燈公司 罰賠的條款 開在後面 你們大家看看 各宜凜遵 毋違特示

華商電燈公司罰賠章程  
 凡碰折電桿者賠銀三兩五錢 碰毀燈罩燈頭者賠銀二兩 連燈蓋一併毀壞者賠銀六兩 若致令桿綫折斷者賠銀二十兩 情形重者另議

## 外城巡警總廳批

據泰陽居飯舖商人吳景泉呈稱該商所開舖面因碍路工前奉諭令全行拆讓嗣因恭閱巡警部告示有去馬路如在一丈五尺以外者准其照常貿易等語是以按照尺寸只拆一半 此即請遵照 部示免拆一節本總廳當即據呈申部今奉巡警部稽查處來文內稱止陽門外明遠齋泰陽居德懿居等三家房屋有碍路工業已遵奉 堂批前往查勘該三家舖面係在正陽牌樓西北其房基俱已侵過牌樓一丈有餘與東邊瑞增祥等舖相形尺寸尤不一律每逢○聖駕出入該三家必須拆避現奉 堂批飭令全行拆讓等因合行錄批飭知泰陽居德懿居明遠齋等仰即遵照前諭一律全行拆讓不得任意遲延如違干究不貸切此批



## 演說

◎泰五章京◎

雷 啟

京城內外的馬路 不久就要脩齊了 將來大功告成 定然更改一番氣象 雖說是款項難籌 新政所關 也叫作不得不辦 怎奈街面上的朋友 少見多怪的居多 再搭上一般假守舊 結習難除 題起這些個舉動 總說是大可不必 但凡乾淨整莊一點兒 就說跟洋鬼子學乖 不知京城裡脩路栽樹 却從數十年前就有要說外省各處 諸位也未必信服 就以眼前的地方說說 也就可以明白省悟了

記得幼年時候 往京西藍靛廠有事 那天正遇正月十三 火器營的花燈 稱得起京都第一 去到那裡一看

喝叻 真個是開了大眼嚙 花燈的好處 暫且休題 單講營坊裏的規模 也算是甲於天下 (就外省駐防

旗營而論) 走進南門 一條平坦大道 雖不是碎石脩成 跟現今的馬路也相彷彿 黃土軋碾 寬夠兩丈 長有

數里 中間十字交架 一直接到四門 道旁用磚石砌成 兩條流水深溝 溝外種着槐柳雜樹 又兼房屋整

齊 街巷通達 打掃的乾乾淨淨 營房裏規矩更嚴 不許亂倒糞土髒水 小胡同裏邊 是住戶自家收拾

大路上另有夫役 隨時洒掃 還有各段土車 早晚來回三次 看看那樣舉動 比如今的警務 還覺着格外

認真呢 初創辦的時候 正在咸豐初年 外國人還沒進京 可見北京城的路政 也不是專專的去學外洋

火器營那些善政 到底是誰興辦的呢 呵 題起這位名人 上歲數的老前輩 差不多兒全都知道 原來那時

火器營的章京 稱呼泰五爺 從打他老先生接管 營坊裏百廢俱興 這位老人家 性情忠厚 還是極能夠

辦事 待那各營房的旗兵 真同家人父子一般 泰五爺所出的主意 決沒有一箇人不服 不止官事認真

還有改變風俗的手段 慢說旗人要守營規 就連旁處人 有事來到營房 也都要格外留點神 並不是怕泰

五爺的威風 因為犯了規矩 一定要被人家恥笑 男子到了十歲 夏天不光脊梁 婦女清晨開街門 先得

梳洗整齊 八旗立有義學 旗丁子弟 長到七歲 就要入學讀書 讀之書外 還得演習武藝 跟如今學堂



體操 是一樣的功課 風俗禮法 城裏頭的人簡直學不了 還是處處出於自然 決沒有一毫勉強 武官子弟 進城去探親 作件華麗衣服 不敢從家裡穿出來 也怕被人笑話 更不敢在營門裡上馬 怕得罪了街坊 街坊四隣 從來不拌嘴 恐怕泰五爺聽見 偶然有點不合規矩的事 自己先覺着不安 其實這位泰五爺 見人謙恭的了不得 絕不用壓力待人 難得大家一舉一動 都能夠自守法律 還會有胡作非爲的事嗎 這樣看來 火器營的住戶 被禮法拘束的狠嚴 除了吃飯當差 就得習文習武 整年沒一點閒空兒 要叫 嬾人想着 彷彿是毫無樂趣 那裏知道 他們的樂兒更大 正月試燈 大家就樂的很 各種燈的熱鬧 不必細說 單講那幾天的規矩吧 也算是盡美盡善 旁處試燈 全是十三到十七 統共五天 惟獨營房的燈 是十二白天就有 (不拘舊例 通權達變的一端) 可是男女分開了日期 不許錯亂 逢雙日婦女出來 日落後就得散 單日子男人游逛 至遲不過八點半鐘 年年到這六天燈節 從沒人滋過事 這項花消 並不是另有閒款 由兵丁月餉裡頭 按月零攢 泰五爺死後 接任的章京 恐怕管理不好 從同治末年 就把 這個熱鬧裁撤了 諸位猜猜怎麼着 這樣小心法子 大家不但不說好 反倒怨聲載道起來 都說泰五爺留下的章程 萬不可改 自今往後 我們可沒有一點兒樂趣啦 諸位請想 這位泰五章京 不是能得人心 怎會結成營房的團體 現今辦理新政 要有這樣守舊的出頭 一定不能跟新法反對罷

## 要 緊 新 聞

奏派視學官員○學部堂官 打算奏派視學官員 分往各省 考查現辦學務情形 已經先發文書 知照各督撫去了

奏請設立鄉官○設立鄉官一節 是顧都老爺遞的條陳 有旨交政務處吏部會議 請各省設立鄉官 按中國古時 本有鄉官 現今歐美各國 多半是地方自治 也跟鄉官的意思暗合 我國定例 官員迴避本省 不過爲避嫌疑防流弊起見 其實在別省做官 要是把良心揣起來 成心作貪官污吏 什麼叫嫌疑 什麼叫流弊 一概都擋不住他 倒不如用本省人 做本省官 民情風俗 事事熟悉 比較相離幾千里 猛孤



丁來個生虎子 強的多著呢

請看張香帥的電奏○本月初七日 張宮保有一道電奏 細陳南昌教案辦法 其中的言語 說到外務部各大員 很有不滿的意思 並力爭江令自劾後 有人加功一層 做大官的人 居然有這樣的大胆 竟敢直說 不怕得罪外人嗎 好張宮保 好張宮保

俄員不准華官查礦○黑龍江岸將軍來電 說前派劉道員 去查奇乾河觀音山兩處礦務 以便收回利權 俄武員出頭阻撓 不准劉道赴兩礦查驗 將軍去找俄國提督 據理爭論 請他把所佔礦地 一律交還 那知俄提督竟自不理 說的話很不公平 請外務部照會俄公使 轉行俄提督 趕緊交還礦產 中國委員去調查 不得任意攔阻 外務部按照來電 正要跟俄公使理論

議修憲法全書○政務處王大臣會議 出洋考查政治大臣 再有幾個月就快回來了 打算奏請另派大員 編訂憲法全書 作為將來改行憲政的根基

舊金山損失數目○此次美國舊金山地震成災 現由英國傳來消息 所有損失財產 共計值六百萬元 各保險公司 應當認賠的 四百八十萬元 中英保險公司 大陸保險公司 擔認賠還的 約計一百萬元 現時中國日本商民 被災的情形 全是極慘極苦 已由日本政府 派輪船 籌辦款項 並解運許多糧米 前往接濟去了

### 本京新聞

濟良所人口擇配○濟良所原定章程 已經呈警部存案 內中有特別一條 玉蓮班充公七人 不拘年月 隨時可以擇配 今山東濰縣人陳芝生 娶去第一號香雲一名 昨日由所中辦事員 隨同陳宅來人 親身送往 所有連環甘結三張 本人願書一紙 全都送交巡警廳 又捐助所中經費二百兩 一併呈報在案 警廳批示 登在今日本報上了

日商又開設舖面○京城地面 不是通商口岸 各國商人 不能在內地開設行棧 現有日本商人木造真 在城外開設義昌洋行 又是一處背約的買賣 由部咨行外務部 請照會日公使 傳諭日商 叫他吧洋行歇業 以符條約

琉璃廠西門寶香閣香舖店 皆有殷實舖商寄售諸器



美商尋兄○美公使照會外務部 說有美國商人嘛卓 前往熱河 請領護照 因為他哥哥嘛喇 前赴熱河遊歷 日久不見回頭 至今查不着下落 嘛卓打算親到熱河 尋訪他的哥哥 懇求美公使 請外部發給護照 以便上路 並請經過各處地方官 幫同查訪查訪

吏部要開吏治館○吏部堂官會商 現在講求新政 司員們必得深通吏治 纔能夠認真辦事 戶兵工各部 都有計學兵學藝學各館 吏部也該仿照辦理 打算設立吏治館 好叫司員們學習吏治 正在商量 等着定妥了章程 再奏明開辦

德國武官知禮○測繪學生 到交民巷測繪水平 德兵不知所以然 把學生揪入兵營 一見兵官 知道錯誤 趕緊陪禮 留學生在營用飯 以客禮相待 並要罰責兵丁

蒙古人傻的可憐○有人見兩個蒙古人 是由口外來的 手裏拿著兩塊木板 膝蓋上綑著厚棉墊子 (都為磕頭所用) 一步一箇頭 嘴裏念着佛 前往五台朝山 背着好幾十斤行李 頭上鼓出來一個疙疸 彷彿驚頭一樣 也是磕頭碰的 蒙古人迷信如此深 真不可救

刑部書差勒索○刑部秋審處 收到曹馬氏一案 聽說此案有認告情節 究竟是什麼樣的認告 還知道不清 牽連到案的醫生人等 全是案外無辜 但每到衙門一次 科房差役 百般勒索 不花錢簡直不行 現在整頓部務 修正法律 豈容這般人任意詐贓 刑部的老爺們 應當訪查訪查

### 各省新聞

招兵的武弁滋事 (揚州) 揚州徵兵局 三月二十八日 已經裁撤 招兵的武弁朱某等 還在揚州逗遛 整天家成羣結隊 在街上招搖閒逛 前在小東門某飯店 因為人家不除帳 竟把飯店砸毀一空 旁邊過路的人 都很抱不平

猥夷擾害行人 (四川) 甯遠府猥夷滋事 總沒辦好 現有省城東文學堂學生 何某兄弟二人 因告假回家 路過西昌冕甯兩縣交界的松林地方 被猥夷搶去許多衣物 並受重傷 又在越隴廳保安營 搶去商人布疋七十餘捆 烟絲五六十担 城鄉左右 連夜被搶受害 都到府縣衙門控告 只因已經報過肅清 沒法子究辦 民間只好白喫苦子罷

昨接粵函 所報新開路於惡棍 不知是誰 來函人亦不露名 更頭沒惱 無從訪查



### 上諭 宮門鈔

四月十六日兵部 太僕寺 廂白旗值日無引 見 西安將軍松淮請 訓 四川總兵張士翰請 訓 江蘇臬司朱家寶到京請 安 繼綱 恩奎預備 召見 召見軍機 繼綱 恩奎 朱家寶

皇上明日卯初二刻升 太和殿看版

上諭戶部尙書鐵良著派充督辦稅務大臣外務部右侍郎唐紹儀派充會辦稅務大臣所有各海關所用華洋人員統歸節制欽此

### 外城巡警總廳批

據稟陳芝生呈請領娶濟良所第一號女賈香雲為妾自願捐助該所經費銀二百兩香雲亦屬情愿等情核與該所原定章程相符應即准其領娶照章發給證書取具陳芝生願書送廳存案此批 右仰北京濟良所紳士袁鑑等准此

### 電 報

德皇派員賀喜○德京電報說 普魯士阿爾白親王 奉德皇諭旨 前往西班牙 候西皇大婚日期 代德皇恭賀大喜

意皇閱看陳列品○又說 意皇在本國米蘭城 大開賽會的日期 親到賽會場內 觀看德人陳列的貨物 俄大臣被拿○又說 俄國刑部衙門 現出牌票 捉拿前內地副大臣阿魯鎖夫親王



詩書

魯平公將出至公曰諾一節

這節書的全篇始末 要看樂正子如何賢明 臧倉如何奸壞 魯平公怎樣信寵小人 孟夫子怎樣難遇明主 撮合着一處看來 便可明白當時的局勢了 這位樂正子 在魯國為臣 正在魯平公時代 平日深知孟夫子 是當今第一位大賢 時常在魯平公跟前 講說他老人家學術 樂正子既能薦賢 為甚麼平公不知重用呢 這內中的原故 專壞在魯君信任奸邪 看到這書的全章 便可明白他的用意了 魯平公命駕將出 一心想去見孟子 臧倉是平公的嬖臣（就是信任的小人）所以稱作嬖人臧倉 他見平公將出 心裏早就叫白了 大凡小人們作事 全是借風使船 故意的巧言令色 向著平公問道 人君的一舉一動 都有政體相關 往日我君將要出朝 必先說明了去向 今日車駕已備 敢請我君登輿 至於臨幸在何處 大家還不知道 看今天的舉動 好似一件重大事 敢問我君 到底要到那裏呢 以上這些話 全是臧倉請問平公 按說人君的出入 自然該正大光明 如今內○廷起居注 本是古法 左官記言 右官記行 所為天子的言行 不能夠隨隨便便 古來的用意 本是十分妥當 那知日久弊生 不知道實事求是 上下聲氣不通 君民不相聞問 這全壞在繁文太多的上頭 東西洋的度制 皇帝之尊 也可以隨常出入 民間的甘苦 沒有一樣兒不知 遇着國家有事 所以纔能上下一心 魯平公若見到這裏 定沒有臧倉那番阻力了 閒話少說 當下魯平公 聽見臧倉這一問 回答他將見孟子 臧倉乘便進言 虛情假意的說道 我君是千乘之尊 孟子不過平常人物 不等孟子先來朝見 反命駕先去見他 這樣謙恭法子 自然是禮賢下士了 怎奈據臣所聞 凡為賢者 必循禮義 孟子葬埋父母 豐儉不能一樣 先葬的從儉 後葬的太奢 相待自家的父母 尚且都不均勻 何況國家治亂的道理呢 平公本來沒有主意 聽了嬖臣這些話 說的近情近理 把那片敬重孟子的心 登時變成冰冷 聽到了君無見焉 也就立刻收回成命了 請看公曰諾三個大字 刻畫的多們傳神呀 嬖人怎樣的進讒言 平公怎樣的受惑 說的如同眼見一般 真令人可憂可忿 小人們用事 古今是一樣的心傳 前明劉瑾當權 也用過這般手段 時常向他黨羽說道 大凡官家的舉動 我們都要處處留神 凡是朝士大夫 自以為正人君子的 不可由他親近皇上 也別叫皇上常見他們 天子親任了大臣 我等的富貴功名 就要不能長保 請看奸邪們作用 有多們心計狠毒呀 魯國的嬖人臧倉 不過也是這個打

可把人君的大事給誤了



演說

◎日本內田公使的演說◎ (本館加註)

本月十四日晚上 日本人會 和日本婦人會 在東單牌樓總布胡同燕壽堂 因內田公使歸國 開了一個 餞別的會 在京的日本男女人等 差不多全都到齊 酒酣之後 內田公使立起演說道

我們日本 跟俄國開仗 有兩箇大主義 一是保全吾國〔註〕堂堂大國 受人保全 怎麼會不失主權 一是開放滿洲〔註〕滿洲不開放 中國可憂 日本也不能安枕

庚子大亂之後 各國在京的欽使 沒一位不贊成這兩個主義的 內中獨有一國 嘴裏只管說開放 心眼裡 頭 實在是想着一個人獨吞〔註〕俄國無海權全 西邊沒有出路 朝鮮滿洲 勢在必爭 這次被日本打敗

海軍全沒 十年之後 難保不想着再恢復 滿洲一開放 俄國的希望已絕 日本的憂患目平 中國有 滿洲 正是日本的好倚傍 從此北顧無憂 可以聚精會神的練海軍 南洋一帶 大家都得小心善呀

若被俄國一人佔據 中國雖大 那禁得住大家瓜分呢〔註〕中國人心不死 斷不受瓜分慘禍 全國上下 若不痛改舊習 處處攪雜著私心 一半維新 一半守舊 借保全國粹的美名 暗施阻撓新政的手段 不

待外國瓜分 自己先受不了完全國體 從旁弄有個小扇子一扇 內亂四起 人人都要來干預 到那時候 滿洲雖開放 還是要瓜分 全球五洲 從沒有靠人立國的理 自己不認真的變法 專仗着人家來保全

絕非常久之計

一個波浪未平 一個波浪又起 天下的大勢如此 〔註〕自從通商以來 中外交涉 一天比一天

難 民教相仇 絃結越深 始終沒得一個善法 只因我們一國的原故 如同一處旋渦 引動了四面八方

的波濤 全都要向一處旋渦亂轉

原文這是天 下的道理



若是俄國佔去滿洲 西洋各國一定要分南幾省的地 各國都動起手來 日本還能夠安眠嗎〔註〕一塊大肥肉 人人都想著割一刀 俄羅斯久懷大志 一得東洋海權 不但日本可危 歐洲各國 全都要震動 甲午年中東一戰 日本眼光 早就射在俄人身上 當時中國政府 多主聯俄 日本又忌又懼 開仗之後 中國太無用 海軍全沒 日人的聲勢 頓增百倍 佔據遼東 志亦不小 俄人聯合德法 出頭干預 硬起虎口裏奪食 逼著日本退還遼東 自己可租假旅順口 大家看透俄人的野心 英租威海 德佔膠州 針尖對麥芒 誰也不讓誰 就苦了如醉如夢的一個支那老大帝國 日人心靈眼快 得了中國賠款 專心致志的練海軍 全國上下 把俄人逼退遼東的事 認為大恥 處心積慮 用種種的密秘偵探 一動一舉 總忘不了露西亞 俄羅斯 日本 眞沒想到 精力養的還不大足 就出了庚子的大禍 昏天黑地的一鬧 弄得大家都不好開口 惟獨俄國人 顧前不顧後 輕視日本 趁此就要霸佔滿洲 日本又忌又恨 忍的不能再忍 萬一眞被他把滿洲奪去 各國還不要緊 東海孤立的島國 可就落在下風了 噫呀 險呀

(未完)

### 要緊新聞

日本大臣到奉天游歷○奉省來信說 日本西園寺侯爵 現由營口乘坐火車 來到瀋陽 趙將軍親赴車站迎接 又在交涉局備席唱戲 優禮款待 按西園寺侯爵 志在滿洲地方 施行殖民政策 奉派來華 一則爲稽查軍隊 在奉天駐紮的情形 一則爲游歷奉天內地 考查風俗民情出產等事 來意如此 大概要把殖民這宗事 實實在在的辦成功罷 (殖民的殖 跟種植的植一樣)

中俄議約條款○中俄議約 現時已有了眉目 由開議以後 到西五月二號議結 所定條款 開列下面 (一) 俄國兵隊 除守護東清鐵路以外 其餘按照日俄和約 由東三省一律撤退 (二) 吉黑兩省伐木的事 援照中日鴨綠江右岸木植條約 由中俄兩國合股 開設木植公司 會同辦理 (三) 中俄兩國 應援照吉黑兩省的例 設立木植公司 採伐木料 以上各條 傳聞如此 眞假可知道不清 如果是眞 吉黑兩省的利權 又叫俄人得去不少



英公使對浙江鐵路的議論○本報前次所說 英人不允浙紳自辦鐵路 現又細細打聽 英公使對人說 浙人自辦鐵路 也是理所當然 不能說浙人不對 英公使這些日子 因蘇杭甬鐵路草約 跟外務部並沒犯過爭論 前次的傳聞 還不的確

高邑土匪最近情形○直隸高邑地面 前有庚子拳匪陳老傑 勾通贊皇縣的妖僧 聚眾滋事 已登前報 現聽說這股匪徒 謠言惑眾 竟敢自稱為黃尚軍帥 實在是叛逆的舉動 本縣銘大令 因稟報不實 先行撤任 現由袁宮保奏參 革職永不叙用 並把查案的委員 一同革職 匪首陳老傑 已經遠逃 至今並沒拿住 由制台札行隣近州縣 一律嚴拿 聽說拿住羽黨十幾名 本地情形 稍為安靜

湖南水災○武昌來信 說湖南省連日大雨 湘江裏的水 漲的了不得 十三十四兩大 漲出堤外 圍著長沙城外 波浪滔天 水勢極猛 冲塌房屋 淹死人口牲畜 不計其數 仗著城牆擋住 城裡還沒怎麼受傷 湘潭地方 被了水災 又遭火災 滿城房屋 一半被冲 一半被燒 情形十分可慘 其餘沿江各處 城鎮 受害輕重不等 兩省督撫 正在想法子救濟

中國圖書公司成立○張季直狀元 在南方各省 招集中國紳商 合籌資本 創辦圖書公司 編譯學堂課本 各種教科書 並仿造各項機器模型 為自保國家的教育權 現時諸事辦妥 公司成立 電稟商部 商部回電誇獎說 此事有益學界 實在可嘉 望把章程送部 以備查考

## 本京新聞

志公府的馬石碍路○馬市口一帶 一直到兵馬司北口 路工業已鋪齊 有趙姓門前上馬石 內城總廳門前上馬石 跟兩旁的槐樹圈牆 全都有碍路線 總廳是國家的公所 自己已不拆讓 如何能服人 所以已經拆讓 趙姓門前的馬石 也就不催自讓 惟獨志公府 兩個上馬石 一邊得讓四尺多 一邊得讓三尺 志公是○朝廷的親貴 看著國家行新政 似乎比尋常人要格外帮忙 既碍路線 不必等路工局來請事 自己就該當派人挪 中國體制太拘泥 公爺住在府裡 從不走出門來看看 馬路鋪到自己門口 公爺還許不知道呢 路工局派人去請問 碰了一箇大丁子 管家們說啦 我們主人 已經跟毓將軍說過了 別礙愛讓只管讓 公府門前的上馬石 一寸也不能挪動 請問請問 這樣沒公德的話 公爺嘴裏說得出來



嗎 前天報上早言明 凡是這類的事 都是些假充字號 昌順木廠 冒充慶王府的交派 招出閒話來 到底還得拆 志公府的上馬石 不過往裏挪幾尺 何必去託毓將軍的情呢 公爺當真不講公德 自己出頭露面 誰又敢怎麼樣呢 如此看來 將來考查政治大臣回國 所查各國的憲法 凡與王公不方便的地方 都可以刪除了去罷 若是管家假充字號 還得請公爺管管教他們 別叫他們替主人丟名譽 公事太含糊○戶部四川司掌印震老爺 被同司萬秉憲稟揭 鐵尚書認真考查 震老爺的公事太含糊 裏揭的一點不錯 已把烏布撤去 另委旁人 震君性喜吹鎖享 又喜拉胡琴 有級學堂缺教習 撤了烏布 閒暇的時候多 大可去盡盡義務

試驗場附設公花園○商部堂官 在三貝子花園地方 設立農務試驗場 已紀前報 富餘地方很多 打算修蓋一處公園 借此亦可以開通風氣 可惜離京稍遠 往返不便 去遊的人怕不能多 承審官是何用意○刑部秋審處 現奉堂諭 催問曹馬氏等一案 承審官員 打算把牽連的人証 一齊傳案 審問 但聽說這箇曹馬氏 本是女訟棍 向來有名的能打官司 去年誣告某都老爺 毒害死他的老子 刑部要開棺相驗 曹馬氏情虛 恐怕敗露 因此私逃回籍 目下又來京誣控 承審的老爺們 不追究他私逃的情由 反倒把案外無辜 牽連上多少人 專做旁面的文章 不知是什麼用意 再前次登錄此事 有刑部勒索的話 詳細訪查 並無實據

### 各省新聞

營官得賄(嘉興) 秀水縣屬下 去年冬天 有強盜殺傷事主徐瑞堂一案 現由武弁金雲飛 把案內夥盜 拿住一名 很可以從此追究 好拿正盜 不料又被某營官得贓賣放 以致事主冤枉難伸 傳說此案的盜首 叫做麻多 是吳江縣人 並沒逃往遠處 不難訪拿 但已經獲案的夥盜 都給放走 此案還破的了嗎 照這樣下去 居鄉的溫飽人家 不得安生了

南翔賽會(上海) 本月初五六七三天 南翔鎮出賽燈會 由上海去看的人 真真不少 初六這一天更多

男男女女 老老少少 都要去看看盛會 大約總有兩萬多人 連各國西人 也去了有一百內外 各處茶樓酒館 全做了一陣子好買賣 實在是熱鬧極了 但這種無益的賽會 究竟沒什麼滋味 何不把這一筆錢 想個法子 就借看賽會 添辦些利民智的玩藝兒 豈不是兩有益



官門錄

四月十八日丁部 鴻臚寺 正齋旗值日無引 見 召見軍機

電 報

美保險公司大受虧累○路透電說 美國芝加哥保險公司 因舊金山地震成災 虧累甚巨 所有失落股份票的一概停止不發 查此項股份票 總計英金七十萬磅 開除股票 計三千二百萬磅

波士劃界○又說 波斯國使臣 由德蘭起程 前往土國 邊疆地方 劃定兩國的界限

無稽之談○德文電報說 俄國各報紙 登載英京消息 說中德已經聯盟 以便抵制某國 真乃無稽之談

協巡營來函

十六日貴報所載驛馬市大街大興永估衣店門前有巡兵倒持槍柄責打拉車人一則此事已經查實拉車人不服指揮出言不遜崗兵用槍柄責打是實除飭該隊將違章巡兵張繼友懲責並記大過一次合亟聲明即謝公誼

協巡隊稟單並批

敬稟者竊卑隊所管香爐營二條胡同住有候選知府彭宅有洋車數十輛經車廠鄭秉權手每日賃與貧民今早十鐘彭宅因拉洋車人蕭二禿把車損毀要在私宅責打蕭二禿之姐及車廠鄭秉權之妻聞信前往勸解均被彭宅責打彼時值巡長巡邏見彭宅倚勢作威勸解不開當將受屈人等帶隊又有拉洋車人張德順賃彭宅洋車微有損毀亦被責打前來訴冤隊官等當將彭姓請來卑隊訊其緣由據云賃伊洋車人欠租不付又將車輛損毀因此互打數下自認不諱隊官等查彭宅養車生利因細故動輒打人未敢擅斷理合稟送 大人訊辦 批仰候送發審處訊究



書

書

(續昨)

魯平公回答樂正子 或告寡人四個字 就是有個旁人這樣講 輕輕的一個或字 打算隱藏過臧倉 諸位聽書的請想 平公這箇說法 可是什麼打算呢 是了 大凡信任小人的 全都是愛護短 明知道小人的說話不足為憑 用他那些讒言 來作見證 不但不能服人心 還怕招出人家許多直言 自己的面子更難轉不如強詞奪理 硬賴是旁人講的 人家也就不追究了 可見喜近小人的 也曉得上不了臺面 小人的作用全都是假公濟私 處處打算排擠君子 斷沒有公是公非 誰不明白這箇理 偏要喜歡聽他 這就叫作積重難返 非一朝一夕的事了 凡是富貴場中的人 心裏沒有正經學問 無不喜愛奉承 小人們專門的本領就在揣摩逢迎上用心 魯平公信用奸邪 也是吃虧沒有定見 閒話休題 當下平公接着說道 往常寡人想見孟子 因為他是當代賢人 後來有人傳說 孟子重母輕父 當初他葬埋父母 禮節大有厚薄 據說孟子父喪在前 母喪在後 前喪辦理的很儉省 後喪辦理的很豐富 這樣的人 寡人又何必去見他呢 收回成命 就為這個原故 樂正子聽說這話 早就明白了所以然 只得就事論事 對答平公說道 我君所說後喪重 前喪輕 又怎麼見得呢 照着周家的典禮 葬祭各有分別 士人比起大夫來 固然是不能一樣 孟子先前喪父 自己還是個士人 居喪上祭 論禮當用三鼎 後來喪母 那時候已作大夫了 居喪上祭 應用五鼎 這是前後境地不同 並不是輕父重母 我君今日所說 莫不是這點子分別嗎 諸位 照說這個鼎字 原本是盛菜的傢伙 中古時候 五金很多 件件全用銅器 銅鼎特為盛肉而設 並沒有人拿他燒香 士人祭禮用三鼎 是一豕一魚一臘(臘肉) 大夫應用五鼎 又加添一羊一膚(膚字講解不一 按此或是肉羹之類) 樂正子這番攷證 已駁倒了魯君 怎奈平公這等人格 決不肯知錯認錯 自家無理可講 只好要節外生枝 硬着嘴說道 不然不然 三鼎五鼎 那是朝廷的制度 自然不得勉強 寡人又怎麼會不知 所說後喪踰前喪 是講棺槨衣衾 厚薄美惡 大有不同 卜祭的典禮 本當守着定章 至於棺槨衣衾 很可以自盡其道 孟子辦理這些事 也必要有厚有薄 豈非是重母輕父的証據麼 就以此事而論 又那能稱得起大賢的 吹毛疵 全是替臧倉說話

[未完]



演 說

◎ 日本內田公使的演說 ◎

(本館加註)

我們日本 費幾萬萬的兵費 傷幾十萬的人命 與俄國苦戰 就為的是這兩個大主義〔註〕日俄開仗 日

本籌畫兵費 無稅不加 人民受過教育 知道這次開仗 關乎全國的存亡 婦人娼妓 全都願助兵費

人心固結 已操必勝之權 全國擔任的債務 層層疊疊 也很難為他們支持 日本人自己說過 開仗一

年多 民間困苦不堪 再要打下去 勝敗還不可知 所以能必勝的道理 天時 地利 人和 樣樣佔足

每仗必是順風 運道便利 兵心樂死 俄國那樣也比不上 日本還有一件大便宜 相貌同中國人一樣

留上辮髮 處處可去做偵探 中國受了辮子的累 日本可沾了辮子的光 但是再打幾個勝仗 弄成騎

虎之勢 延長了戰期 日本雖勝 財力已盡 實在也難以為繼 所以纔見好就收 這樣的大兵費 俄國

一個也不賠 你說奇不奇 賠兵費是最傷元氣的事〔中國所以振不起來〕俄國不賠 日本也不要 請明

白大局的思想 這是怎們個主義

日本軍亡兵士 比俄國也不少 所以論斤賣婦女 數十萬人種 都要從滿洲借還 所可取於地方 戰時

人人樂死 前敵受彈 後隊就迎著礮彈上來 每逢出隊 有因為不派到前敵去 恨不能為國家出力 往

往拔刀自刎 這股子俠勇氣 一半是教育 一半是黃種人的本性 中國千年以上 俠風很盛 出了一位

秦始皇 專講壓制 後世人君 因專制於自己方便 樣樣照著學〔秦時徐福 看破了大局 帶著三千童

男女 託詞到東海求仙 一去不返 實行殖民政策 如今的日本人 一半是中國秦時後裔〕所有中國的

俠風 全被徐福給帶走了

幸英美兩國 跟日本同心 清國政府 亦有同心的人 把俄國的野心 都給壓下去了〔註〕亞洲地方 中 國是個大銷貨場 要數英美兩國的商務最盛 西比利亞的鐵路造成 英美商務 眼看著要受大傷 可見



滿洲的關係。也不止日本一國。日本所注意的。就在朝鮮。不把朝鮮奪到手。自己的權力。施展不開。俄人佔據滿洲。眼光也注重了朝鮮。朝鮮到了俄人手。日本可就翻不過身來了。要奪朝鮮。先得爭滿洲。中國正在膽戰心寒。求著作中立國。已是萬幸。此時知道從前的錯。人家說甚麼是甚麼。日本滅朝鮮。中國那能再開口呢。

日本要照俄國的辦法。不但英美不答應。對待中國人說的話。全是大仁大義。好意思說了不算。如今在滿洲的舉動。別國也不能來干預。退兵日期。好在還可以遲遲。

俄國的野心。雖說暫時壓住。東邊失了意。就得留神西邊。俄國的政體。處處專制。兵丁都是好兵丁。沒有好統帶。如何勝得過日本。如今立了憲。他們變起法來。一定是變得快。人格已經高多了。下邊的力量又大。真是世界一件可憂的大事。

我們日本國。雖得了空前的大勝仗。總得想着本來的兩箇主義辦。我們不可不盡力貫徹這兩個大主義。〔註〕日本這次勝仗。真是亘古所無。波羅的艦隊。經營了多少年。一路東來。受了多少險。一直的放入了日本海。居然會沒有個攔擋。引虎入圈。關上門兒再打。不到幾點鐘的功夫。全軍覆沒。兵不厭詐。無論俄人怎樣議論。誰叫你自己上當呢。好在日本的宗旨。但求得實效。絕不計較虛名。果然照本來的兩個主義辦。口岸一開通。註定必撤退。歸還我主權。國體纔算完全。日本飛升了頭等國。斷不能說了不算。中國人。中國人。可別忘了日本的兩個大主義。

### 要緊新聞

美國修改禁約的大概條款○據美國某報登載。美工商部大臣蔑卡夫。在四月一號。把改定的華工條約。交議員剖根斯。今把大概條款。開列在下。(一)由進口部派員駐紮中國。查驗赴美的華人。驗明後發給護



照准其前往 這是第一次查驗 到美以後 再由關員查驗 如果沒什麼不合 就准其持照登岸 (二) 華人到美 倘或關員不許他上岸 准其存銀上控 聽候判斷 (三) 所有現時寄居美國的華人 應當一一註冊 (四) 向來華人回美時候 一切阻碍章程 一概除去 但須跟執照相合 纔准入境 以上各條 第二天由議員宣佈 說是修改的很好 按這就是抵制禁約的效驗 雖然沒什麼利益 虐待的條規 究竟刪吊了不少 要不是上海商會結團體 那能爭到如此 北方的商界何如 趕緊做點露臉的事罷 中國人不值錢 (前登德武官刀砍巡兵 外城總廳 寫信給德兵營 德兵營回信說 巡兵攔阻的人 是兵營醫官鮑義 巡兵舉動野蠻 鮑義萬不得已 抽刀自衛 致傷巡兵 反派了巡兵許多不是 還叫警廳教訓 巡兵 再遇外人 不可動野蠻 即便錯了中國的規矩 也總得表明敬禮的意思 不得隨意輕慢 喝聽罷 據以上的話 巡兵身上 必帶著有極兇險的兵器 必用洋槍比式 著要打 醫官急忙自衛 所以繞舉刀砍下來 那裏知道 白天巡兵不帶鎗 一根指揮棍 何至逼得抽刀自衛 既然砍傷了 也不必反打一耙啦 好在中國人不值錢 殺死幾個 中國也不敢訛人 巡兵又不是傳教的教士 砍砍也無妨 強國人對弱國人說話 就彷彿老爺進了飯館子一樣 挑個眼兒很容易 轉句文話 欲加之罪 何患無詞 兩廣水災 (廣東久雨不晴 忽然發了山水 西北兩江 同時大漲 以致沖開隄岸 民房田地 被淹的極多 麥子果木 全受了重傷 收成是沒了指望了 被災的地面很寬 沿路都是飢民 各善堂已經設法賑濟 廣西梧州一帶 也因江水盛漲 莊稼受傷 電線道路 全被阻隔不通 俄公使不認賠款 (日俄開仗 華人損失的財產 數目很多 現時已經查明 咨送外務部 轉交俄公使 從前所說賠償的話 俄公使一概不認了)

## 本京新聞

骨肉團圓 ○濟良所第二號女孟素卿 原籍營口青堆子 父孟曾耀 母張氏 老夫婦年高多病 日俄開仗 營口地方大亂 恐有差池 於三十一年二月初一日 草草把女兒送往夫家 婆母王氏居孀 爲人不正派



私識賣燒餅人張姓 二人定計 瞞著孟家老夫婦 帶同了親女和兒媳 乘輪船赴烟台 孟曾耀子孟廣生 趕到烟台 未得相遇 王氏聽見風聲 連夜搭輪到天津 把親女兒媳 一同價買 素卿賣在李永順手爲娼 因他不肯依從 受盡折磨 李永順懷恨在心 知道北京玉蓮班張傻子利害 把素卿轉賣給張傻子 素卿相熟的客人陳子珍 在關外火車充車守 知道素卿的苦情 替他寫了一封信 寄到營口青堆子 孟曾耀得信 老邁隆鍾的 來到京城 住在打磨廠同益棧 向店裏打聽 始知女兒現在濟良所 十八日冒著雨 由店家把孟曾耀領到本館 說明情由 並把陳子珍的信帶來 體查情形 不似假冒 當時取出濟良所各女照像六張 一齊交他自認 孟曾耀認明素卿 捧着像片痛哭 我們另加了一層小心 給孟曾耀也照了一個像 教他回店聽信 趕即知照濟良所女董 嚴密盤查 叫素卿訴說了一遍 家中人口住址地名 何日離鄉 夫家姓氏 句句跟孟曾耀說的一樣 十九日午後 照像晒透 拿到濟良所 猛然給素卿一看 素卿見他父親的像 放聲大哭 這纔信爲不假 由同益棧把孟曾耀接來 父女相見 號咷痛哭 旁人無不落淚 這件事情 都算湊巧 沒有陳子珍 孟家不知女兒爲娼 張傻子不鬧事 素卿不能入濟良所 濟良所也未必立得起來 若是還在張傻子手 孟曾耀來京 也是白走一盪 陳子珍的陰德真不小 以上情節 昨已稟知外城總廳 一面登報 約陳子珍來京 大家從長商辦 父女骨肉團圓 也是濟良所一段佳話 捐款諸君 知道此事 必然也要痛快 擊海之中 這一類的苦人 不知多少呢 王氏漏網 太便宜他了 太便宜他了

說誰虎獨不喫子○西城有位在旗的老爺 是個候選通判 家計不算富足 也還有碗飯喫 這位老爺的行事實在真別致 元配已死多年 留下了一子 今年才十三四歲 孩子跟他的奶媽不投緣 老爺就不敢再要兒子 一見兒子進家 不是打 就是罵 飄零在外 夜晚蹲在當街 跟叫花子過活 你想學得出好來嗎 幸虧佐領明白 把孩子領到宅裏 替他教養 盼著老爺回同心 誰知這位賢別駕 始終遵守奶媽的令 起了誓不要兒子進門 自己的親子 尙且如此 日後作了地方官 當真愛民如子起來 那可是要糟糕 俗話虎獨不喫子 這樣看來 敢情靠不住 要問是誰 等他不改再說

學房鋪用刑○新街口正覺寺胡同 廟裏頭有個學房鋪 聽見人傳說 那位先生 打起學生來 如同審大盜一樣 殘酷萬分 我們還不相信 前天走過他的門外 聽見哭叫連天 進廟一探問 因爲背不出書來 施辰誦威 動刑責打 (現在還講背書 這箇教書匠 未免太酷塗 背書是無益有損的事 如不相信 請



先生自己背背 腦子裏難受不難受) 打也不要緊 所用的刑法 真是殘酷萬分 用兩個破碗底 把學生的磕膝蓋跪在上面 又用兩塊磚 把兩足墊起 你想這叫甚麼刑法呀 學部不管私塾的事 由著教書匠胡反 私塾教育 那一天纔能改良 一般無辜的幼童 好端端去受這種罪 可哭可哭

和尚大造謠言○有個和尚 名叫大智 在北新橋大廟 借着傳法爲名 招聚了許多人 後來串通書吏 私賣假札子 事情洩漏 遠的躲開 現又暗地來京 撒開了捏造謠言 據他自己說 游歷了好幾國 日本封他爲國師 暹羅國皇 也贈他九龍袈裟 合菩薩瓔絡等物 無知的愚民 聽見這些話 真肯相信 目下又爲訛人地畝 被地主控告 正在衙門裏看押 此等妖僧 應該從重治罪 不可再放他出來了

## 各省新聞

沙河民人抗捐 (直隸) 沙河縣因設立學堂 沒有經費 就在本地籌辦捐項 不料民人抗拒 聚衆到縣衙門 圍鬧 知縣李大令 極力開導 方纔散去 學堂再另行設法 斷不能因爲這一鬧 就從此擱下不辦

官紳會同痛說 (松江) 松江府辦理徵兵 合城官紳 打算開會演說 所爲鼓勵士民 全有尙武的精神 人以當兵爲榮 由本縣學務公所 姚顧兩紳董 會同縣官合徵兵委員 十三日一點鐘 在城隍廟豫園 大開演說會 當時去聽的人 很是不少

## 來 函

前兩天我看貴報 所說內城中局外新內舊一節 此事說的很對 其實還不新鮮 更有一件可怕的事 聽我說說 現在辦理新政 各部院把書吏全裁了 他們的局子裡 原有一個委員李某 就是提督衙門的書吏 好在習氣不大深 新近他們幫辦楊君 不知受了那位的人情 又由提督衙門裏 請了一位張書吏 派他們二位 專辦發審處的事 我聽說警察司法一門 也是要緊的事 恐怕這二位不改舊習 打官司的一定要喫苦 我本是事外人 不敢干預局務 我又不能不說 再者貴報館有做官邪的責任 請貴報館將此事登出 若能從此改舊維新 實在是打官司人的萬幸 也是貴報館的功德 如不相信 請派人到內西安門各段訪查 明白再登 再者局中辦事 受人情的地方太多 容訪明寄來 登不登隨便



上諭 官門抄

四月十九日內務府 廂軍旗值日 無引 見 伍廷芳因修墓奏請開缺 松公續假十日 志公續假五日 世侯請假十日 聯榮 庚年 松滄 預備召見 內務府奏派致祭 昭顯廟 派出 慶公 召見軍機 聯榮

庚年 松滄

上諭伍廷芳奏請開缺回籍修墓一摺刑部右侍郎伍廷芳着賞假三個月毋庸開缺欽此

上諭浙江海門鎮總兵員缺著岳登龍補授欽此

上諭刑部右侍郎著李紱漢兼署欽此

告示

巡警部示 諭事現在本部查照奏案修築外城馬路應將已經估修地段開列於左俾眾周知合行特示 計開 一由

正陽橋起至天橋（此段正路寬三丈五尺兩旁便道由正陽牌樓往南各寬一丈四五尺）一由西珠市口起至廣

安門止（此段路工內由虎坊橋至菜市口又北十丈止正路連兩旁條石共寬二丈七尺以街道過仄但修暗溝無

重車土道酌留行人便道一二尺至五六尺不等由西珠市口至虎坊橋由菜市口至廣安門止正路寬二丈四尺兩

旁水溝六尺兩旁重車土道各十尺人行便道各寬五尺）一由宣武門石橋起至菜市口止此段路工正路連兩旁

條石共寬二丈四尺兩旁水溝共六尺重車土道各十尺人行便道各寬五尺）一由大柵欄東口起至西口止（此

段路工寬二丈以各舖臺階石址相齊為度）

出示曉諭事照得辦理巡警自以清查戶口為第一要義本部已將清查京城戶口大概辦法於本年四月初二日具奏

奉 旨依議欽此查人民之消長風俗之純雜非清查戶籍無以清其源京師為首善之區官宦客商四方蒼萃會館

林立客店備比加以烟館茶鋪戲園娼寮紛繁雜錯最易藏奸至於民居其居住大街者尚不難一覽而知小街巷並

大小奇零城窪滄閣居處散漫或一戶多至十餘家或一處僅有四五戶非澈底根究宵小容易藏隱良善轉難保衛

為此合行曉諭內外城官商一切人等知悉本部創辦伊始此次只查戶數不查丁口依次將某某號暫記各家門口

挨戶編排於戶主祇問姓名籍貫於營業只問官商士民極求簡易毫不滋擾除嚴諭派辦各員捕認真開導外爾各

住戶亦當一體周知毋得輕信謠言互相猜忌如有妄造異議煽惑人心本部當訪拿重辦不貸切切毋違特示

外城巡警總廳批示 據稟陳增發呈請領娶濟良所第三號妓女楊玉琴為妾自願捐助該所經費銀二百兩玉琴亦

屬情願等情核與該所原定章程相符應即准其領娶照章取具陳增發願書送廳存案批結存 右仰北京濟良所紳士袁鑑等准此



## 演說

● 恍然大悟 ●

有一箇冒矢人 荒荒張張來問道 聽說前一個月 東四牌樓某公府動工 由地下刨出多少萬銀子 公爺不願要這項銀子 打算都報効了國民捐 這話真假虛實 姑且不必論 請問大家 北京城裏 能夠有這箇事嗎 有這個事 就會啞滅了嗎 嘔 我們在北京的閱歷太淺 這些個事 何嘗沒有呢 並且是常有的事 我從小兒 就常聽見說 某府某宅 刨出過銀子來 某人買了某宅 開工動土 刨出多少銀子來 呀 老兄哇 怎麼把這事當希罕兒呀 那人又問道 就算是真的 究竟這項銀子 是什麼人埋的呢 唉 據我們揣度著 決不是本朝人埋的 一定是明朝人所埋 因為什麼呢 明末崇禎帝時候 闖賊作亂 看看逼到了京城 那時候明朝的大小官吏 一個箇愛財如命 沒有一人 把國事放在心上的 闖賊的兵臨城下 各大臣家裡 還唱戲作樂呢 (現在國事艱難 作官的照舊唱戲作樂) 崇禎帝跟大家要主意 沒人肯說一句話 (可哭) 還有人捏造匿名帖 題在宮裏的牆壁上 說「此地不用人 自有用人處」不知當初明末的官是什麼心腸 那時候國庫空虛 ○皇上叫他們捐兵餉 誰也捨不的往出拿 倒有一個八十多歲的老民 一輩子省儉用 積了幾萬銀子 全數報効國家 可見離亂世界 小民還有天良 比上作官還知道愛國 等到李闖殺進北京 大明的江山 土崩瓦解 崇禎帝殉了社稷 羣臣四散奔逃 有銀子的 也不能帶著逃走 算計算計 只好埋起來罷 (想想庚子七月的情形) 闖土進了城 專門的找尋官 富家大戶 都得雙手奉獻 不肯獻的 就給上腳箍 一箍就給箍出來了 凡是那埋了銀子逃走的 闖土雖霸道 可也沒方法再找尋 而今有刨出銀子來的 大概都是明末時候所埋 不想好幾百年 銀子也有出現的日子 想起明末的官吏 他們的墳墓 不定有沒有了 史書上的罵名 千載遺臭 窖藏的無數銀子 還有出頭之日 某公府富貴 有這麼回事 報効了國民捐 救了大家的飢荒 盡了國民義務 並且叫那些愛財如命的闖葫蘆 必增一番



的灰心 又怎麼說呢 您想當初明末的官吏 費盡心計 千方百計的 剝削小民 眼看國亡 自己還不肯 拏出點銀子來 弄得國破家亡 金銀也隨着國走了 留著幾百年後 叫人家報國民捐 那些明末的看財 奴 他們現在若是有靈 一定要心痛 拏著現在 比起當初 揣透了這層道理 必定恍然大悟 必定恍然大悟 大悟

## 要緊新聞

圖書公司的苦心 ○張季直狀元 設立圖書公司 不知道的人 說狀元老爺專謀利 這番苦心 學界內的人 都在夢中 中國教育權 早已落在外人手裏了 身背後的金港堂 新出版的書 好歹都批准 這是一件 最可憂的事 日本金港堂 本是極大的圖書公司 專心謀利 每次一出版 必去運動他們的學部 已經 批准 各學堂都得用他的書 書好書歹 也就不問 後被日政府查知 把金港堂封禁 永遠不准再出版 學部的官 也壞了好幾十員 因此不能在本國圖利 派人來上海 專收買中國有名的大書局 買了一 家大字號去 又要出一個托偶人來 要叫他為虎作倀 可惜這個托偶人不靈 (相傳虎食人死為倀 倀竟 替身 必引人遇虎 所以說為虎作倀 此等無稽之談 原不可聽 壞人倚勢欺人 正可以用這句話比方) 換了一個手法 中國學界 可就中了毒了 外間傳言 新近買了個值十六萬的倀 學部堂官 不知道有 所聞沒有 所以張狀元 要立圖書公司 為是抵制身後辦事的金港堂 有不願公司成立的 必是金港堂 的倀了

肅王行程 ○肅王查辦蒙古事件 於上月十九日起程 早登本報 今又探明 於上月二十五日到熱河 在熱

河住幾天 再往北進 沿路行程 開例在下

十九日到孫河 (約三十里) 二十日到密雲縣 (約一百里) 二十一日到石匣 (約六十里) 二十二日到古北 口 (約四十里) 二十三日到長峪 (約八十里) 二十四日到樂平縣 (約七十里) 二十五日到熱河 (約四



十里」又探得初六日由熱河起程 前往喀喇沁 稍微布置 再向東四盟前進

收回稅權外人不滿意○鐵尚書 唐侍郎 奉旨派為督辦會辦稅務大臣 各關所用華洋人員 統歸節制 這件事情 要把通國的財政權 都歸政府 原是正辦 但各報紛紛議論 說赫總稅務司 多少年辛辛苦苦 整頓稅務 有增無減 很替中國出力 如今無緣無故 把他的事權奪去 不過就留個空名 實在不是厚待有功的道理 歸中國人經手 就免不了官場舊習 等不了幾天 種種弊端 都出來了 恐怕極清淨的海關 必要辦的稀糟稀爛 再說全國各關進項 抵還庚子賠款 與各國都有關係 英美兩公使 很不以此事為然 日前照會外務部 請把各關華洋人員 還歸赫總稅務司節制 照舊由外務部監督 這樣說起來 中國的財政權 自己永遠不能經手了 未免說不出理去罷

俄兵駐紮吉林近情○吉林來信說 省城駐紮俄兵五萬餘名 分紮在舊營盤內 並八家大棧房 安插不下 又在各處佔民房 種種騷擾 難以細說 中俄約一天不定 俄兵一天退不了 人民的禍害 恐怕難免

查辦參案覆奏到京○兩湖張香帥 查辦江西周藩台的參案 現時業經查明 覆奏的摺子 聽說已到軍機處 大概由周藩台以下 道府州縣佐貳等官 牽連被參的 約計總有二十名 不久必要見明文了

戒晉撫自願聲名○山西恩撫台 到任以後 一切舉動 本省紳民 很有浮言 此信傳到政府耳內 已有電去 諭知恩中丞 總得振作精神 辦理各項政務 更要清白自守 並嚴諭家丁人等 不准干預公事 外邊能止住閒話 自然就能保全名譽了

英俄要立密約的傳聞○據某報上說 英俄兩國 現有商定密約的話 打算從此說開 英國在西藏的舉動 俄人絕不再干預 俄國在伊犁新疆 並蒙古一帶 所辦的事情 英人也不多管閒事 此話果真 與中國大有損害 不知真假

諭督撫巡查各屬○粵督岑宮保 因各省大員 久在省城駐紮 屬下各府州縣 相離幾百里 遠的千餘里 一切吏治民情 是好是歹 並沒眼見 未免隔膜 打算大加整頓 非督撫自行巡查不可 奏請通諭各省 疆臣 一律每年分為兩次 帶印出省 到所屬各府州縣 親身巡閱 叫各處吏治民情 沒有絲毫的隱瞞 纔能夠興利除弊 這個摺子 已交政務處議覆 大約總可議准

俄人送還賴入藏的傳聞○駐俄相欽差來電 說俄京傳言 達賴刺嘛 要出三音諾彥起身回藏 俄皇贈給頭



等寶星 派佛教的俄人三四十名 保護達賴入藏 按達賴回藏 本是正辦 但不該受俄人的籠絡 甘心由著人家擺弄 所以英國很不喜歡 如今見他起身 又是俄人護送 必然要有一番囉索 將來英俄兩國 爲西藏必起爭端 在中間爲難受害的 又是我們中國了

### 本京新聞

體諒學生○公立學堂 考學生的那一天 門口貼有告條 寫著是三月十五日看榜 學生王祖英 一時疏忽 沒看見告條 自己還納悶呢 到底是幾時看榜呀 心理想着 貼榜必登報 等到歸期 也沒見有甚麼信 忽見本報登了開學的演說 這才知道自己耽誤 趕緊到第一公立學堂 打聽了打聽 已經取中 向經理人說明原由 很是體諒他 准其一律入學 公立學堂 本是中堂大人們的義舉 經理員又能曲體人情 實在是文明的了不得 這四處學堂 所取各學生 聽說有許多沒到的 大約也許是沒看見榜 (考學生的那天 所貼的告條 太不醒目 多未看見) 經理員如此熱心 可敬可感

教士的名譽要緊○前次報上說 廣益小學堂某君 救了個女孩 在教堂被人拐去 如今探聽清楚 女孩出堂 實在告過假 到姨母家去居住 過幾天就要回堂 爲甚麼有被拐的話呢 小學堂某君 聽說女孩不在堂內 前去探問 正遇王教士不高興 惡言惡語的 直給人家丁子碰 一口咬定 說是不知道 臉上又作出一股驕傲神情 令人可厭可惡又可羞 某君性子太直 以爲是女孩子真丟了 所以有被拐的傳言 今既有了著落 自當替他聲說 但教士也是中國人 如今好教民的思想 也都有了進步 再用從前的老法子 一定行不開 奉勸頑固老教友 趕快長一點新思想罷 再遲幾年 同教的後輩 學問全要發達 誰還肯得起諸位呀 寄人籬下 不算甚麼體面事 若不改變宗旨 不必民教相仇 教民跟教民 也要成了大冤家 金石良言 子細聽著

總是老爺有理○十六日的報上 有老爺大罵巡兵一段 這可不是訪友來的信 也不是協巡營通的風 却是本館人親眼目親 老爺的脾氣 向來以不守警章爲體面 正月逛廠甸 協巡營就碰過老爺的丁子 因爲指揮老爺的車 很招老爺生氣 第二天故意又逛廠甸 偏把車橫在當道 前後一印證 這次誰是誰非 不問可知 聽說後來巡兵也不好 不能忍氣 約了許多人 到老爺門上亂吵吵 老爺氣不出 找巡警部 堂官不依 一定要用野蠻法子治巡兵 又去找總廳 想着糊塗示衆纔出氣 老爺的思想真文明 昨天有



人叫本館更正 那天我們親眼見的 實在不是巡兵的錯 後來如何情形 本館人可沒有看見 等我們細細的訪查訪查 巡兵因為甚麼敢吵吵 無原無故的攪鬧官宅 巡兵也不睜睜眼 沒看見一副長條子 四個方塊兒嗎

救馬索謝○十七日那天 大柵欄西口 溝洞裏落下一匹馬 正在雇人抬撈 巡兵吹哨 聚了幾名巡兵 向煤舖借來繩杠 把馬撈起 牽到甘井胡同右路第一局 馬主請安道謝 就要領馬 局裡對馬主說 因為撈馬 損壞軍裝 須備銀四十兩來領 三天不領 馬匹充公 此等警章 真是奇聞

兩吊錢攔輿喊冤○前日在內西華門 見有二人 攔輿喊冤 跪的是世中堂 不知爲了何事 轎子走後 圍着一圈子人 過去一看 有一個跟轎的馬夫 拉着一匹大青馬 在那裡要錢呢 那二人姓康 本是父子 從身邊拿出四吊錢票 (兩吊一張) 說我們沒有多少錢 連轎班都在其內 老哥們買包茶葉罷 原來攔輿喊冤 向有這個規矩 馬夫嫌少 說我是拉大馬的 本該得兩吊 你給我兩吊 我可不管轎班上 當真接了兩吊錢 回頭就走 轎夫換下肩 又來要錢 康某除剩兩吊 實在沒有錢了 搗蒜似的直磕頭 轎夫破口大罵 氣呼呼的說 沒有錢也來打官司 去你的罷 轎夫還大方 並沒接那兩吊錢 世中堂不管詞訟 轎班馬夫 尙敢如此 唉

營房聚賭○近來地面上很嚴 德勝門外的寶局 早經收了起來 惟獨阜城門外北驢市口 紅旗老營房 還有兩處明局 黑天白日的熱鬧 這個毛病 總在管營的章京 老爺稍微顧點名聲 也就不敢知法犯法 聽說南驢市口也有一處 情形也差不許多 奉勸外營的孫三老爺 顧惜點兒聲名罷

## 各省新聞

修理街道 (奉天) 錦州街道 向來塵土污穢 比北京還要加倍 每到天氣稍熱的時候 臭味薰蒸 於衛生大有妨碍 孫太守看著太難過 派人修理官道 仿照天津馬路形勢 招工修築 錦州這座城內 居然要有文明氣象了

仿造西紙送京陳列 (湖北) 留學日本造物廠畢業生 杜權郭定安等 在漢口德界 開設工廠 仿造各種西紙 現有八十磅的夫士紙 簡直跟洋貨一樣 稟請商務局 轉送京城陳列所 已由張宮保賞給銀牌 大加獎勵



### 上諭 宮門鈔

四月二十日理藩院 光祿寺 八旗兩翼值日 吏部引 見二十七名 工部十一名 值年旗三名 廂白蒙二名 武備院二名 造辦處一名 孚琦假滿請 安 醇王由 警山回京請 安 伍廷芳謝賞假三個月毋庸開缺 恩 李紱藻謝署缺 恩 恒敬 保桂 張士翰預備 召見 樸壽請假十五日 禮深請假十日 順天府奏京師得雨三寸有餘 召見軍機 張士翰 恒敬 保桂

上諭學部奏請簡放提學使司提學使一摺奉天提學使著張鶴齡補授吉林提學使著吳魯署理黑龍江提學使著張建勳補授直隸提學使著盧靖署理江甯提學使著陳伯陶署理江蘇提學使著周樹模署理安徽提學使著沈曾植署理山東提學使著連甲補授山西提學使著宗室錫嘏補授河南提學使著孔祥霖署理陝西提學使著劉廷琛署理甘肅提學使著陳曾佑署理新疆提學使著杜彤署理福建提學使著姚文倬補授浙江提學使著支恒榮補授江西提學使著汪詒書署理湖北提學使著黃紹箕補授湖南提學使著吳慶坻署理四川提學使著方旭署理廣東提學使著于式枚補授廣西提學使著李翰芬署理雲南提學使著葉爾愷署理貴州提學使著陳榮昌署理所有編檢御史署理者均着開缺以道員用餘着照所議辦理欽此

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本月二十三日所有進內奏事當差之王公百官均着穿蟒袍補褂欽此

### 電報

英國派定駐京公使○路透電報說 英國駐京薩欽使 現告假回國 已由英政府 調派前駐韓國公使惹爾坦君 來京接任

英教士會議○又說 英國所有教士 現在英京開會 商議傳教的章程 由漢達普理大主教 聲明傳教一事 日本最爲有望 將來更得注重日本

### 外城巡警總廳白話告示

現在外城地面 住的外國人很多 本廳實難稽查 從今以後 如有外國人 來租你們房子 無論房子要修理不要修理 總得把他是那國人 租房子是做買賣或是住家 問過明白 先到本廳來報 候本廳批准了 你們纔能定租 前回已經出過告示 告訴過你們 還恐怕你們有不知道的 所以現在又出張白話告示 再告訴告訴你們 你們如若不遵 定要重重的治你們罪 絕不寬饒 切切此諭

某女學佔據房屋 轉租外人 就打算倚勢欺人 房東未經手 從何稟報



## 演 說

## ◎ 除 三 害 ◎

留 聲

諸位平日看戲 可知道那紉除三害麼 那是烈士周處 斬蛟殺虎的事情 據說這位周處 原是血性的男兒 因爲幼年失了教 變成了泥腿流氓 聽他那種行爲 跟目今光棍惡霸一樣(可不似本京虛子 欺軟怕硬) 這天見一個鄉下老兒 坐在大道旁邊啼哭 周處憐他年老 上前盤問 老人向周處說道 唉 本地出了 三大害 所以我發愁 一虎 一蛟 還有個惡棍周處 攪的一方百姓 人人都不能安生 眼前就要沒有命 怎記夠不傷心呀 周處聽說這話 心下一警醒「下屠刀 立地成佛」自己起了個誓 一定要替衆人除 害 當真入山殺了虎 下海斬了蛟 兩個大害已除 自己也就改惡遷善 後來死於王事 把一腔子熱血 報答了國家 至今書史題名 流芳萬古 可見義烈男兒作的事 到底是與衆不同嘔

噯呀 要像周處這樣男子 古今真是少有 可惜世界上的大害 照舊一天比一天多 現在也有三大害 就 苦在沒人能除 第一就是貪暴職官 所行所爲 比猛虎還要利害 第二是鴉片烟 簡直的比較還毒 民志 頹喪 開化艱難 糊塗頑固人 比土豪惡霸還害人 却有一樣事還好 大家的天良 總算沒十分喪盡 經 旁人喚醒 都可以跟周處學一學 鴉片烟的害處雖大 困苦到極地 也有狠心戒除的一天 將來教育普及 人人明白了自愛 這種害人的毒藥 總可一日斷絕 惟獨官場中那班猛虎 呵叻 題起他們來 真真叫 人寒心呀 這種大害不除 百姓們如何還有命呢 唉 古語說談虎色變 題起老虎傷人 沒有不變顏色的 講到官府懲治百姓 個個也是骨軟筋麻 老虎雖喫人 未必全家喪命 遇着一位喫人的官府 差不多就 要滅門 所以說「苛政猛於虎」 今把他兩兩一比較 老虎所靠的是山洞 老官所憑的是衙門 老虎離了人 肉不飽 作官的喫的是百姓脂膏 老虎黨羽 無非是熊豹豺狼 作官的牙爪 就是書差皂隸 人被虎傷生 冤鬼就給老虎作俚 (喻言莫認真) 領着虎各處尋人 作官的官俚 就是刁紳劣幕 惟獨有一件事 比



## 要緊新聞

老虎還狠 老虎肚子餓了 然後纔打食 除了貪圖眼前 一點子存糧也沒有 官府思前慮後 不管肚子餓不餓 見了人就喫 剩下雪白的枯骨 還拿給子子孫孫玩耍呢 這樣惡虎 各省地方上 不知有多少 可怪本地山神 明明有管虎的責任（喻言莫認真）空受民間的香火 掩耳盜鈴 自裝聾傻 若遇着當年的周處 還不把山神廟給拆了嗎

北方人的熱血較多○自王子貞創議國民捐 本報一力贊成 總算有了點眉目 昨天直隸同鄉 在松筠菴會議 各府的京官 都肯出頭擔責任 今天把勸辦的章程登出 辦這宗事 總得熱血多 北方風氣開的慢 一開可就大明白 絕沒有躲躲藏藏的舉動 較比南方的民情 直爽的多 本主人生長北方 稍微學了點直爽脾氣 所以纔死乞白賴的幫勸國民捐 直隸一省辦好 有了成樣子 南幾省也就容易勸了 這件事情極大 可是非大家起闕不行 隨便的小阻力 祇好給他個裝不聽見 直隸老同鄉 大家努力的勸能記警務學堂覆試○此次巡警部 考取投効人員 取中高等中等的 覆試有好些個不到 因為這班投効人內中有不為求學的 自從一投効 就想得個委員或是司員 不料全都送入學堂 大失所望 高等學生本月十四日 在警務學堂覆試 到了七十多名 事事全由日本人主裁 沒有警部人在傍參預 覆試的時候 也沒作論 日本人當面問了問話（作出文法 未必真懂）問了些個無謂的話 內中有一位候補縣丞 日本人問他 巡捕站崗打人行不行 他說不行 又問巡官查著巡捕錯處 打巡捕行不行 他說更不行 日人又說 中國以打人為是 你為什麼說不行 又說中國刑部尙且打人 何況警官 又說比如中國警察章程 有打人一案 你說打人還行不行呢 這位縣丞 始終沒叫他駁倒 後來日人登台演說 演說的是 高等科三年畢業 學科很難 有家務纏繞 不可來學 生計艱難 不可來學 有別的差事 不可來學 本學也沒有薪水 問大家到底兒能學不能學 七十多名 都說無論怎樣 都能學 內中有一位答的特別 朝著日本人說 不預備晚飯 我可不能來學 日本人大笑不止 這個人來一輩子 就為喫飯 程度可想而知 簡直向活給中國人 推究起來 不能不怨巡警部 考取的學生 就應當日部裏司妥當



了 不應該由日本人隨便問 一來不失主權 二來也不給中國人丟臉 巡警部警學司 不知是專管幹什麼的

報律要由警部宣示○報律一節 由外商兩部 會同商辦 論理學部也得管(中國學部即文部)現在專歸了警部辦理 警部堂官 把此事看的極重 交派警政司 趕緊議定 並告訴司官們說 報紙上的事 關係內政外交民情風俗 最為重要 中國無例可查 應當照東西各國報律 挑選與我國相宜的 或者用他的意思 不必拘泥痕跡 詳細安定章程 宣布全國 以便遵守 巡警廳的治安股 有稽查新聞各報的責任 將來把報律定妥 就歸治安股隨時考查 但不可妄用壓力 許多無謂的限制 便成了做繭自縛 如今世界上 有強權 無公理 報紙持平論事 得力也不在小處

交通中國鐵路辦法○註日本橫濱領事吳仲賢 條陳商部 說中國鐵路 趕緊得變通辦法 共計十一條

(一)酌改停車上下場 (二)酌改行李車 (三)改良搬運夫役 (四)改良各等客車 (五)添設跨線橋 (六)減收票價 (七)減抽捐費 (八)明定各項專責 (九)物料應趕早預備 (十)人才當預先招攬 (十一)趕

緊籌辦電車 聽說商部很以為然 已經咨行張袁兩官保 會商辦理

粵海關免辦貢品○向來○御用物件 照例由各關採辦 派員解京 不免糜費太重 由內務府知照戶部 轉行粵海關 把本年○上用的活計折價 就近採買 可以省許多糜費

比商不許借用美款○前任橫濱領事鄒振清 打算借用美國款項 興修京漢支路 比工程司 不肯應許這件 事 京漢路工 從前聲明過 要修造支路 必須用比國款項 現今借美款 實在與原議不合 放帳的這樣招主顧 是便宜呀 還是吃虧呢

### 本京新聞

日公使替川島爭權○警部同川島廢約 已載前報 聽說內田公使 出來找慶王不答應 慶王無法 告訴徐

尙書 這個約還是不能廢 按警學堂與日人訂約 本是合同 由政府與外國一個人定的契約 契約是我國內政 非兩國政府條約可比 公使出來干預 就是干預我們內政 這話不用我們說 慶王比我們明白 決不致含混答應 想是謠傳罷



洋貨行勸辦國民捐○京城的洋貨行 大約總有百八十家 城外的恒義 城裏的臨記 兩家掌櫃 見京津官民紳商 人人都勸國民捐 又見洋布行三十餘家 也都要一齊認捐 因此大動熱心 由恒義臨記出頭 徧約同行 也要仿照辦理 請各家努力報捐 既有人領頭提倡 必可以湊出個樣子來 京城各行大買賣 全都要盡盡義務 這真是風氣大開了 合羣愛國 真有了實在的效驗

扣餉銀打點科房○右翼步營 四月放餉 協尉步軍校 應領領中銀 都坐扣米票一錢五分 又每月由隨甲銀內 給提督衙門司案科 每名扣使費銀三錢零 所為地面有竊盜案 科房好從中招呼 不然就不管遮蓋 像這種弊病 居然毫不避諱 真是步營的好公事

閱報社總有人攪局○進化閱報社 局中人常起衝突 實因有位社員永某 不憤報社的宗旨 屢次犯規 跟着在裏頭瞎攪 衆人往外辭他 永某還自己不認錯 不肯出社 因此大起爭端 後來自覺無謂 慢慢的善退 其餘各社友 都是同志熱心 並沒什麼意見 還照舊的辦理

違警罪的效驗○本月十五日下午 錦什坊街 新開便宜坊開張 一早就有一個老道 盤腿打坐 在門前化緣 旁邊有一個西局巡捕(八百二號)也不驅逐 也不過問 按強討惡化 本載在違警章內 初十日開辦違警章程 並沒告訴巡捕知道 貼告示照例不宣講 也不怪巡捕不管了 將來違警章的效驗 可想而知

偵察嚴密○土棍小趙三 勒令私台人命 經警部通飭內外總廳嚴拿 兇犯聞風逃跑 不料探訪局偵察的嚴密 眼線很靈 已把小趙三拿獲 昨日送廳解部了

壞事高罪大惡極○喬迷糊被拐為娼 業已破案 早登前報 又聽見說 喬迷糊供出 壞事高的手裏 還有一個女子 在下處賣娼 西局老爺 恐怕也是拐來的 派人把此女傳案 名叫張小兒 問他的來歷 害怕不敢說 問官開導他 你不必怕 說了實話 堂上給你作主 不叫你再見姓高的面 張小兒這纔哭着訴說道 原來他的婆婆 就跟壞事高有私 硬逼着他為娼 掙錢給壞事高使用 審出實情 打算交入濟良所 替他擇配 就怕壞事高在背後運動 此女再到他婆婆手裏 可就真沒有活路了

看香治病○京西健銳營忠某 本營稱呼他忠大爺 借看香為名 騙人錢財 有病人到他家裡 忠某就頂起神來 說是九仙姑附體 裝出許多怪相 學着婦女的聲音 另有他一個親戚 在旁邊帮着問話 叫本人說出病源 或是給點香灰 或是給點切糕丸 病人臨走 必須翻一張骨牌 比方翻的是天牌 就叫來十

二回 翻的是大五 就叫來十回 燒香還愿 按着盪數花錢罷 本營參領 緊守着跟前 竟會不管



# 各省新聞

人販子行踪詭秘（天津）河東小關地方 有一個人販子 名叫藍慶和 常常來往哈爾濱 作這種喪盡天良的買賣 由北京買去婦女 十八日搭坐晚車 買到楊村的車票 在楊村換僱二套車 拉往天津 你看他用心多們深 所為避車站巡警的耳目 只有監某一個人 到天津繞下火車 大槩過個一兩天 又到哈爾濱去賣了

教習謀害學生（山東）萊州府中學堂 由去年開辦起 堂理就十分腐敗 有速成師範卒業生高彭年 今年春天 奉撫台派去當教習 他平日的聲名 本來極壞 聽說有謀害學生性命的事 已經全堂退學 究竟為什麼起見 傳聞不一 按此事過於離奇 恐怕別有緣故

# 專件

直隸同鄉京官公議勸辦全省國民捐章程稟 總代收處設在松筠菴

一各勸各州縣推舉各處公正富紳或有名望為一州縣所信服者一二人承辦由承辦之人自行選覓幫辦數人懇切勸導

一所勸捐款務擇鹽當妥實股商或各處學堂隨時代收由捐戶自交勸辦人并不經手每月匯寄京師同鄉值年轉送戶部銀行收存生息即將收條寄去并隨時登報并在本處將姓氏捐數榜示通衢以昭大信或徑交戶部銀行亦可

一此次勸辦國民捐總期各知大義量力樂輸不得苛派其願捐多寡或分期分年或銀或銅元制錢銅元各聽其便

一此次捐款專為籌贖庚子洋債此外無論是何項要需概不得挪用此款

一各州縣情形不同應由勸辦之人因地制宜隨時體察勸辦

- 總代收處銜名（順天）張世培 王聞長 魏延齡 馬鍾瑋 馮恕 李浚 東應禧 郭應中 劉增壽（保定）鹿傳霖 王思榮 齊令辰 李懿德 梁德懋 袁廷彥（天津）嚴修 李士鈐 華世銘 姜子珍 李維熊 華世奎 劉學謙 唐烜 沈學范 張瑞蔭 馬應圖（永平）王金鎔 史履晉 張允言（河間）劉恩溥 宗樹楷 宗樹枏 陳棟堂 王桐蔭 戈炳琦 劉祖栢 袁藝林（大名）聶夢麟（廣平）孟慶榮（順德）李景濂



# 上諭 官門鈔

四月二十一日 外務部 欽天監 侍衛處值日無引 見 溥倬假滿請 安 王中堂等得賞暑藥謝 恩 署理江甯提學使陳伯陶謝 恩 莊浪城守尉倭和請 訓 明誠 錫廉 預備 召見 錫公因修墓請假兩個月 掌儀司奏二十九日祭 奉先殿 備貝子行禮 召見軍機 明誠 錫廉 倭和

上諭江蘇徐州道著韓慶雲調補欽此

上諭江西南昌府知府員缺緊要著該署撫於通省知府內揀員調補所遺員缺著于齊慶補授欽此

上諭福建興泉永道員缺著曾廣銓補授欽此

上諭山東按察使著袁大化補授欽此

旨廢生許育琪著內用內閣中書二缺著桂芳斌清補授擬補內閣中書連增尹克昌俱著准其補授載取繁缺道翰林院侍講鄒福保編修吳慶坻熊方燧劉元亮太常寺典簿李光傑俱著照例用保送直隸州知州刑部主事桂蒂姚大榮韓埤俱著交部記名以直隸州知州用期滿察哈爾游牧主事啓忠著授為游牧員外郎准補陝西鳳翔府知府尹昌齡著准其補授保舉山東補用知縣程長慶丁樂沅四川補用知縣邱保泰梅馥羹俱著照例用山西道監察御史員缺著慶斌補授保送分發知府裁缺盛京兵部員外郎喜亭著以知府分發省分補用保送撫民同知盛京裁缺禮部助教錫庚錫極俱著交部記名以撫民同知用保送知縣盛京裁缺兵部筆帖式音德埤著交部記名以知縣用保送分發安徽補用直隸州知州吳德增著照例發往欽此

# 電報

端戴兩大臣行程○德京電報說 中國出洋端戴兩大臣 現在杜列斯甸等處 所到地方 全都極力歡迎 又在薩克索尼 覲見國王 很蒙優待 聽說兩位欽差 定准西六月七號 由義國涅布爾口岸 搭坐北德路杜公司輪船 起身回國

俄國議院開會○又說 俄皇現在冬宮 舉行議院開會典禮 這一天俄皇親臨 各大臣隨駕 先在禮拜堂高唱聖歌 並舉行祈禱 然後由俄皇宣諭 說從今以後 議院成功 百姓得享安全幸福 說完行禮 議員等由冬宮辭別俄皇 前往格離遜宮 開會聚議 這是俄國議院第一次開會 大家記著



## 演說

## ●小學生偷看報章●

荊州駐防中學堂提調兼三學堂總會計官正監旗滿洲佐領 音德訥

我們荊防中學堂 有一班小學生 大的不過十七八歲 小的十二三歲 本都是補習初等學生 學堂向有各種報紙 因補習班學生程度低 另買京話白話各報 專供小學生閱看 去年九十月裏 有十二三歲小學生 在自習室書桌抽屜裏 偷看京話日報 我就對他說 此時應當溫習白天功課 不是看報的時候 且閱覽室的條規 各報不准拿到別處 以後再這樣 可就要折你的分數了 隨後留神查看 不但不改 偷看的次數更多 我想必是有甚麼圖樣插畫 所以拉住了小兒的眼光 我就細細翻閱了兩遍 但見天天有演說 有圖的 有點的 有批評的 以為是小學生隨意塗抹 亦不介意 還是囑咐他 以後不可在自習室看報 我們所預備的各報雖多 京話白話兩種 專為小學生而設 又因報少人多 自己未能常看 並不知京話日報上 有國民捐的演說 更不知有報捐人的名姓 三月初一日 星期放假 師範高等各學生出堂 自習室偷看京話日報的小學生 依精阿春培兩個人 拿著制錢二三百文 像是要買東西似的 可又沒見他請假出堂 又跟齊夫張明清 更夫陳四寬 屢次談話 很是秘密 初次還不大理會 後見他說的很得神 不解甚麼緣故 因把咪四寬喚來追問 陳四寬說 這兩位小學生 每天功課完了 時常同我們說話 談到國家欠外國人的帳 要想不還 又沒有那樣的道理 還了他們帳 自己又沒錢辦事 現今又派五位大臣 出洋去考查外國政治 將來回國 是還帳啊 還是辦事呢 聽說○皇太后○皇帝 因為這件事 天天不喜歡 大臣們也是直發愁 如今可真好了 有人出了高主意了 北京城創了什麼國民捐的事 統全國四萬萬人算起來 每人出錢不多 就可以把三十九年後的帳還清 那時再辦各樣的新政 真是無債一身輕 別題有多們高興啦 辦起事來 該當怎樣抖精神 不用等真有那一天 說說也是痛快的 兩位學生想捐幾個錢 攢了十幾天 攢的又不多 要想再攢幾天 又怕辦國民捐的不要了 我叫他們向爹媽去要 他們又不敢 只好



向我們借 我們下人 每月工錢雖不多 總是中國的百姓 我還聽見說 這辦學堂的钱 都是朝廷解來的 我在學堂做工 就應了俗語說的啦 不耕田有飯喫 不織布有衣穿 也算是真快活了 現在攢了一年多的工錢 也當各盡各心 除這新來的夥計們得錢不多 我不好勸他們 我又約了兩個一年多的老夥計 總共四個人 湊了五百錢 只當這幾個月 生了一場病 喫了幾劑藥 或者是掉了飯票子的 願來報在這國民捐裏 算是這兩位小學生的 我們是個小人 也不配出名字 不過暗地裏盡盡心 一則是省得兩箇小學生 東攢西湊 二則是全國的國民 人人感動 有箇千愁中的一樂 我們盡的心 也就算盡着了 (未完)

### 要 緊 新 聞

記京師習藝所○京師習藝所 已然開辦 京城辦了五六年醫務 習藝所裏 還有些個精神 由所長到巡捕 各有責任 權限一點不亂 有理庶務的 有管文案的 有管工藝的 有管稽查的 有管看守的 有管巡邏的 所內巡捕的規矩 比別的同子整齊的多 罰入所的犯人 一進門先到檢身處 檢查身體 渾身的舊衣 全給脫去 再到浴所洗澡 然後薙頭 冬天穿棉襖棉袴 夏天穿單褂單袴 每人一雙皂鞋 一雙襪子 一條辮繩 一付腿帶子 一塊手巾 一分棉鋪蓋 一個小枕頭 全是新的 早晨起來 洗臉漱口 十天一薙頭 五天一打辮子 十鐘喫早飯 六鐘喫晚飯 一碗熬菜 一碟鹹菜 老米飯由性兒喫 犯了規矩減飯食 有了病人病房 有醫生治病服藥 每天有人宣講勸誡 作工有一定的時刻 所長世克卿 本是留學生 辦事不辭勞苦 衆警官都是實心任事的人 中國監獄 向來黑暗 這番舉動 真是從古未有的好事 但願諸警官始終如一 京外各省 都能仿著這樣辦 不但是犯人的福氣 治外法權 何愁不能收回 按着如今刑部北衙門那樣 怎想不叫外人笑話 啊呀 阿彌陀佛 盼着罷 議還威海的約稿 (據烟台西報上說 英國政府 真要把威海衛交還中國 英公使爲這件事 跟外部商量辦法 今把傳聞的約稿 開列在下 (一)英國爲和睦邦交 把威海交還中國 以便中國政府 將來在此處設立海軍港口 (二)凡英國在威海衛劉公島 修造工程一切款項 應由中國照數認還 (三)中國收回威海衛 非由英國允許 不能把這處地方 又弄到別國人手內 (四)威海衛居住華洋人等 應由中國派兵屯紮 以解彈壓地面 保護商民 這都是西報上的話 不知真假)



廈門扣留招工船○墨西哥招募華工 曾在福建廈門開招 新近又招了一起 由法國商船代運 福建地方官知照廈門稅務司 把船隻扣留 不准運華工出口 以後不知怎樣了結

中英對換藏約○中英所定西藏條約 業經議妥畫押 聽說外部王大臣 已於本月十二日 在外部衙門 跟英國公使 彼此兩相交換

### 本京新聞

三益號聲名要毀○路工局定買磚料 在德聚磚窰 批定大開條八十萬 言明二三月月底 各交磚十萬 四月底交二十萬 端陽到中秋 再交四十萬 由戶部街三益號擔保 已領一半價銀 現在所交的磚料 不到三萬 路工因此屢停 三益掌櫃王姓 但圖保金 勒扣料價 種種不體面 萬分可惡 催的沒了法子 用次等斧刃磚四千餘塊搪塞 路工局恐招閒話 打算把三益送交巡廳懲辦 內中如有毛病 三益的聲名 可是要毀

有松山沒有常敬氏○萬壽寺前弔死的少年 始終沒有人認尸 昨天聽說 這孩子名叫王鳳鳴 本是田村人 他父親干拴子 在平則門外開烟館 跟他童養媳婦 亂七八糟 整天際打罵王鳳鳴 這孩子不能在家 托人找了箇事 在小器作學徒 已經試妥了工 回家去取鋪蓋 王拴子跟媳婦都不給他 王鳳鳴找他叔叔 合一位至親 兩下裏湊了三塊錢 叫他自己置辦 不想小孩子沒主意 晚間向他媳婦說知 嗚呼 好很女人呀 孽手一把搶過去 再也回來了 逼的這孩子走頭無路 可就去上吊尋了死 大家夥兒去送信 王拴子不肯認尸 本月十七日 王拴子由烟館回家 得了箇暴病身死 鄉下人亂吵吵 說叫冤鬼要了命 (雖是迷信 却還公道在人心) 他的童養媳婦 還在城外烟館 地面上的老爺們 有心管點閒事 何不向南驢市口一帶 打聽打聽

倉場的弊病難除○本月十八日 廂黃漢開倉放米 有一輛大車 拉著十七袋米 跟著十二個人 倉上的外房兒說 (暗中還有外房兒) 多拉五個米 載到僧們下房兒的糧店去罷 拉到齊化門內溝嘴子路北 一間門面的糧店 扛進五個米去 車頭台外房兒 在櫃上算帳分肥 但是富餘的五個米 從那裡來的呢 這場年倉場衙門 極力整頓 還是免不了弊病 真糟

大福街長和荷包店 西河沿風魁店 珠英西門寶香閣香舖店 皆有股實舖商寄售廣告







# 上諭 宮門鈔

四月二十二日商部 鑾儀衛 廂黃旗值日 無引 見 瞿中堂等同鄉官謝 恩 道府曾廣銓等謝 恩 張建勳等謝授署提學使 恩 薩廉由 西陵回京請安並謝 恩 福陞總管德蔭謝 恩 連璧 富基預備 召見 錢能訓謝賞二品銜 恩 崇壽續假五日 召見軍機 連璧 富基 德蔭 皇太后 皇上明日辦事後至 頤和園駐蹕

上諭江南提督著劉光才調補徐印川著補授貴州提督欽此

上諭貴州古州鎮總兵員缺著陳萬壽補授欽此

上諭湖南岳常澧道員缺著石廷棟補授欽此

# 電報

德美大使一齊到日本○東京電報說 德國駐日大使穆默男爵 已到東京 美國駐日大使 也是這兩天接任 都由內外官紳 在新橋車站迎接

青年會筵宴蒙古土○又說 東亞青年會 恭請蒙古土爾扈特王 大開筵宴 有中日韓學生數十名不一齊到 會 蒙古王起身演說 中日韓國 同洲同種 應當彼此幫助 聯絡邦交 不可各存私意

英逼土爾其讓界○路透電報說 土國外務部書 面見英國駐土大使 商議勘界事件 英大使力拒土國所議 聲明此次勘界 須一律按照英國的話辦 並告訴展緩的限期 又快到了 必得趕緊定局

土耳其退讓情形○又說 英土勘界的事 土耳其只得退讓 全照英國的話辦 所有土國兵員 在埃及界內 駐紮的 一律撤退 就把各處地方 認爲埃及疆土 以便和平了結



書 (續前)

照着周朝喪禮 原本是情理兼盡 比如父為士子為大夫 父死祭以大夫 葬以士 孟子葬祭父母不同 並不是有輕有重 臧倉所進的讒言 大畧已叫樂正子說破 魯平公沒有話可說 只得拉扯到衣衾棺槨上 其實臧倉離間孟子 未必一准題到這一節 孟夫子葬埋父母 衣衾棺槨的美惡 平公也未必深知 這就叫作節外生枝 又叫作欲加之罪 何患無詞 只是平公既要這等說 樂正子也無可駁正 跟這等庸人講話 最好是借題發揮 這纔正顏厲色 告訴平公說道 公言孟子葬埋父母 衣衾棺槨有所不同 不合道理 不知孟子先前葬父 正在家計艱難 後來葬母 已經食了君祿 婚喪家稱家之有無 貧不可從豐 富亦不可從儉 正是因時順理 隨分合宜的大義 又何嘗有甚麼輕重呢 諸位要記清 照着樂正子這番回答 魯平公這番言語 可見古人婚喪大事 不能夠野蠻自由 不但禮儀全有定制 貧富也不必作假 後世習尚浮華 專喜歡誇富逞強 拿他父母的喪葬 當作了耗財買臉 按本朝的制度 也有一定的規矩 冠喪嫁娶 也得有個分別 專就辦理喪事說 不但士大夫跟百姓不同 就是世族官紳 也都不能一樣 頭品以至末品 儀杖執事 也有一定 王公侯伯 也不能隨意增減 不想世俗之見 就知道熱鬧好看 無論甚麼人家兒 死去一個平等人 只要有幾個錢 就要虛張聲勢 看見過相工下處出殯 也是十幾對官銜牌 搭棚晾槨 竭力往大裏鋪張 一座蘆蓆大棚 都要百八十兩 到了接三的夜晚 十幾筒和尚 胡打亂唱 從前大人家念經 不過僧道喇嘛 每一樣兒三天 馬上越添越多 什麼和尚拜懺散花呀 什麼道士跑方取水啊 牛鬼蛇神 無理取鬧 再有送庫出殯 更是熱鬧 大家瞧吧 招得舉國如狂 民間的士財主 比旗殯還透奇怪 槨上佔着青蛇白蛇 金童玉女 風俗習慣 並不為奇 其實抬到了城外 淺土浮埋 也就完事 棺材裏的金玉珠寶 簡直是給賊人預備着生財 還有迷信風水的人 幾十年不肯安葬 有錢的人家這樣 沒有錢的破落戶 也必要賒借典賣 寧可一家子餓死 都不曉得稱家有無怎麼講 諸位看清了這節書 也就明白葬祭的大禮了

西大街... 瓦房一所五北房東西六廂房四南房過道大門外又有北房七間並有



## 演 說

● 小 學 生 像 看 報 章 ● [續昨]

荊州駐防中學堂提調兼三學堂總會計官正監旗滿洲佐領 音德訥

認了國民捐 睡覺也穩了 作夢也安了 說句傻話 死後見了祖先 我也誇得起嘴 說得出話 祖先有田 有地的時候 都沒赶上這個好機會 我今天沒吃沒穿 倒赶上給自己的國家盡一點心 我的豐衣足食的祖先 倒不如我沒吃少穿的陳四寬了 我的祖先 這一下子可就不及我榮耀了 我們四個人五百錢 花得真值(以上是陳四寬的話)我聽了這番言語 實在模糊 大約是捐一二串錢 賞個功牌 掛塊匾額 或者是加一利 不然這些差役 和十二歲的學生 怎們都這樣踴躍呢 國民捐的章程 並連日的演說 我沒看見 聽不出頭腦來下 因問這兩個小學生 甚麼是國民捐 我實在不明白 你們沒錢也就罷了 何必又上幾個窮人 還是賞功名 還是掛匾額 或者是利錢重 若是白花些錢 有甚麼益處 現今世界 騙人錢財的多 千方百計 無奇不有 你十二歲的小學生 切莫受騙 並且連累做工的苦人 我的話還沒說完 這兩個小學生 連聲大喊道 好財迷的提調 好財迷的提調 什麼事都可半信半疑 惟獨替國家還帳的事 又是我們將來享福的事 是萬不可猶疑的 要是有人來告訴你說 你的老子娘被人逼死了 你信不信 你住的房子被人拆壞了 你疑不疑 你的田產 被人霸佔了 你惱不惱 你己身的事 就不猶疑 國家的事 你就裝糊塗 這是北京的報 誰敢捏作造這們大謠言 你明是財迷捨不得錢 故意裝糊塗 說得倒好聽 你時常也對我們說 樹上的鴉鵲窩 要是掉下來 是沒有一箇好蛋的 牛身上沒有皮 毛又長在那裡呢 這幾句話 我們都記得 並且也明白這個意思 近來看見國民捐 我也就把俗們這個國 比作鴉鵲窩 我們都在這裡頭臥著呢 又比作一匹大水牛 我們都在皮上連著呢 要不是仗著這箇大清國的招牌 我們旗人 往那裡去吃 往那裡去穿 誰要我們這些坐著吃 坐著喝 沒用的懶人 到了這個地步 你還是學堂的提調 也不看看國民捐的演說 並那報捐人的姓名 我說給你聽 連那奉外教的百姓 納鞋底的皮



匠 賣力氣的苦工 最下賤的妓女 都替們國家發愁 情願拿出錢來認國民捐 你還在那裡指望 拿出幾串錢來 賞甚麼頂戴銜翎的功名 掛甚麼樂善好施的匾額 吃些瞞心昧己的利錢 你前天又不說來着嗎 庚子年各國洋兵進京 兩宮避到西安去了 一路上驚也受了 苦也吃了 京城裏頭搶的搶 燒的燒 殺的殺 跑的跑 鬧了一個乾乾淨淨 人財兩空 要是從前大家不犯財迷 都看開些 拿出錢來 辦些公益事 或是把那些借事生風的亂民 拿錢打發走 京城裡一平靜 洋兵也不至進京 兩宮也不至西巡 虧得你向我們說的時候 還流下眼淚來呢 忘了沒忘呀 [未完]

### 要緊新聞

法人佔廣西邊界○龍州西北 有一處地方 叫做金龍峒 三月底忽被法人佔據 此地原屬安南 周圍好幾十里 土脈極肥 光緒十一年 跟法人分界 劃歸廣西邊防 撥入太平府管轄 當時設一員峒官 在那裏駐守 法人惦记了二十年 常常引誘土民 多半為法人所用 趁著中國沒防備 忽用重兵壓境 驅逐峒官 就把這塊地佔奪了去 辦理邊防莊觀察 跟法官理論 來回費了許多話 恐怕不容易爭回來

日人代中國培養女教員○日本東京華族女學校 校長下田歌子 議定章程 創辦中國女教員養成所 先從南北省言語上入手 再把我國一切風俗人情 都得學習極熟 纔合教員的資格 下田平日的意見 力主中日男女結婚 今又立這等一個學校 果然專為中國打算嗎 還是為爭教育權呀 但我國無論男女學聘請日本教員 不懂得利用 必定要放失主權 真真可慮

請領商場經費○奉天安東大東溝三處 經趙將軍派出委員 查勘地界 預備開辦 現有電報來說 開通口岸的事 派員劃定租界 墊平地段 應用款項很大 奉省從日俄戰後 庫內空虛 這等鉅款 實在無力籌辦 請由部庫撥銀四十萬兩 作為開辦經費 想來戶部必要撥款 又聽說外部跟赫總稅務司商議 派定克君 前往奉天 充當稅務司 叫他赶早起身 去跟趙次帥商量開辦章程 大約四月午後 總可以實行開辦了

英提督重入藏地○恭贊藏約張觀察來電 說現時印度總督 奉英政府的命 派前次入藏約英提督 再到西







對王老爺說 你說的話 我們可不信 簡直的不成人話 出在老爺嘴裏 你說奇不奇 王老爺又說 講新學的 自然不信鬼 (無鬼論是新學舊學) 了龔投井 出於他甘心願死 (自然) 說到這裡 老爺的高見可知 也可以不必再談了 老爺前程滾大 不好意思題出大名來 但願將來作了民之父母 凡人命案件 都算是遇邪就得了 免得再有人抵償 功德也不小 就怕苦主不答應 比不得龔不值錢 四川的龔龔吏不值錢 按虐待使女 逼得尋死 也當定箇罪名纔公平 同是人類 使女就這樣的含冤 還有人理可講嗎

再說說山中小押的事 ○日本人山中 在兵部窪開的小押 屢經禁止 改爲收買 其實還是收押賊贓 不過改換名目就是了 上個月底 有拉車人王玉山 在草市祥順車廠 賃出人力車一輛 本月十四日 不知作了什麼沒出息的事 把那輛車 送到山中處押銀九元 押後可就沒影兒了 車主知道出了緣故 趕緊找上玉山的保人 保人把王玉山的父親找到 昨天才把他兒子找來 知道車輛押在山中小押 因沒有小押票 故此同着保人 並王玉山父子 到山中處贖車 你猜怎麼着 做的真是妙 敢則不准說押車 王玉山一進小押 說十四那天 我在這兒押的車 您給查查 我們要贖了 小押管事宋某 把臉一揚 說我們這兒不是小押 你要再押的 我這兒沒有 要是說賣 我給你再查查 當時這幾箇人 看出宋某的神情 也就不敢說是押的了 且央求着給查車 一查居然就查出 原本九元 要加賠用十八塊錢贖 再三央求減讓 少了分文不行 只得求著展緩幾天 開恩給了五天限 先收定錢 纔算定妥 王玉山的父親 付給定銀四元 交出收條一紙 寫明收洋四元 下欠十四元 限期五日 逾限不取 定銀罰充作本車便拍賣 請大家想想 像這樣的小押 豈不成窮人隊裏的賊寇 強盜中的窩主了麼

新戲有日開演 義順和班 新排桑露戰紀 女子愛國 定准二十五至二十八開演 黎園中人 能有國家思想 較比浮邪妖鬼等戲 相差萬里 足見民智慢慢的要開了 改良風俗 戲曲所關甚大 此事真真可喜 崗兵管事 ○十九日那天 有個通州老年人趙亮 在觀音寺東口 被車軸碰傷右腿 當時昏倒 車夫揚鞭要跑 巡兵上前追趕 把車夫扭回 據稱姓焦 車主住津南館 在福興居喫飯 巡兵跟車夫到福興居對明 車主很抱不安 一面送趙亮到親戚家養傷 一面罰車夫替他延醫調治 巡兵名趙萬和 能盡責任 可以加獎



# 各省新聞

小工械鬥（安徽）蕪湖金斗帮小工 跟山東帮的小工 爭扛米包 兩下理聚眾械鬥 經蕪湖縣沈大令傳案 審問 給他們斷開 把新設堆米棧房八家 各分四家 公公道道 毫無偏向 兩造都遵斷完案

商會演說（嘉興）嘉興商會 約齊各商家 大開演說 共計三件事（一）本會章程十六章六十條 對眾宣布 並請大眾辨駁 如果人人答應 就把章程咨送省會（二）全浙鐵路 快要動工了 勸各商發愛國思想 量力入股（三）設立振武分社 勸人別抽鴉片烟 並細說鴉片草合廢揚草的效驗 這兩種草准能忌烟

婦女演說講習所（廣東）河南某女士（在廣東省城 創辦一處演說講習所 專挑中年婦女 口齒清楚 說話伶俐的 專教給他新理 宗旨為勸辦女學 並因迷信神權 是開通民智的大阻力 自由兩個字 跟任性大有分別 把這兩層道理 認真演習 一個月卒業 派到各輪船上 在女艙隨時演說 應用的經費 全由女士捐辦

# 來函

敝社從去年開辦以來 老沒感動熱心人出來 誰也不幫忙兒 今年可好了 出了一位劉吉臣先生（小谷店人）情愿自備茶水 不用我們大家再出錢 並每月捐中華報京話日報女報各一份 又勸我們挪在街中 逢集演說 可巧永益號的李掌櫃（天津人）有臨街舖面房一所 居然肯讓我們借用 這二位一片熱誠 發於天性 真教我們佩服的了不得 有這一來呀 我們更得賣賣力氣 給老鄉親們念着聽嚶 我們這般人 性子又急 上月二十說的話 二十四日就搬了家 辦起來了 聽的人還是真不少（不是吹嘴 先前佔的不是地方）哈哈 你說熱心人多不多 又有大學堂一位師範生 高君豫軒（大谷店人 怎們都不是本鎮人呢 怪）新近有事還鄉 到敝社坐談了片刻 自己深恨無功夫 願為贊成員 並願每月捐助京話新報一份 昨天寫信給我們 說暑假時還要替我們分分勞 另又贈了三本最新併吞支那策 意思是教我們長點兒要強的心 像這樣熱心人 您說夠多們可敬 沒有別的 求你老先生 把這封信給我們登在報上 只當謝謝這三位吧 此請 著安

青雲店講報所同人公啓



上諭 官門

四月二十三日吏部 翰林院 正黃旗值日無引 見 吏部奏派驗看月官 派出奎俊 李殿林 李綏藻 胡  
 蔭葵 溥興 陸潤庠 麒德 岳樞 派出御史 廣慶 徐謙 誠壽 惠銘 艾慶淵 汪鳳池 陳恒慶  
 蔡金台 召見軍機

上諭廣東惠嘉道員缺著吳煦補授欽此

上諭錫良奏特參庸劣不職各員一摺四川永寧道周廷揆衰庸戀棧難資表率慶符縣知縣王寶章精力就衰難期振  
 作均著開缺勒令休致候補道翁炯孫小有才能不明大體著以同知降選打箭鑪直隸廳同知劉廷恕年老糊塗幾  
 誤邊事另補知縣孫紹龍聲明甚劣尤善鑽營新都縣典史莊汝楫性情浮躁平武縣典史石錫炎不安本分均著即  
 行革職新都縣知縣楊應鑾迂緩無能拙於治理惟文理尚優著以教職歸部銓選候補知縣陳世忠猥鄙昏庸不堪  
 民社著以典史歸部銓選漢州知州王光昭蒞事不勤致多塌蹶安縣知縣葉錫蕃沾染習氣取上不嚴灌縣知縣耿  
 濟瀾緝捕才疏不勝繁劇卑縣知縣丁惠澂才欠強幹整頓無方均著開缺另補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

電報

添兵勦匪○上海電報說 安徽建德縣地方 匪徒聚眾起事 本省撫台 前已派兵剿辦 現因亂民太多 官  
 兵鎮壓不住 撫台聞信 添派兵丁 合力剿辦 但有教育 匪也是民 沒有教育 民就是匪 不從根子  
 上辦理 專講勦辦 萬不成功  
 法人深心○又說 法國兵船 現在已到安徽 防備匪亂 安徽這次民變 未嘗不是法人激出來的 南昌教  
 案 含糊了結 大違公理 凡有血性的人 誰不動公憤 激成民變 立刻就派兵輪 法人用心 真是深遠

上海電報說 安徽建德縣地方 匪徒聚眾起事 本省撫台 前已派兵剿辦 現因亂民太多 官兵鎮壓不住 撫台聞信 添派兵丁 合力剿辦 但有教育 匪也是民 沒有教育 民就是匪 不從根子上辦理 專講勦辦 萬不成功 法人深心○又說 法國兵船 現在已到安徽 防備匪亂 安徽這次民變 未嘗不是法人激出來的 南昌教案 含糊了結 大違公理 凡有血性的人 誰不動公憤 激成民變 立刻就派兵輪 法人用心 真是深遠



## 演說

## ●小學生像看報章●〔再續〕

荊州駐防中學堂是調兼三學  
堂總會計官正監廣滿洲佐領  
音德訥

小學生又跟著說道：原來你都是假的，只會空說說，白講講，真要你拿出錢來，還是你說的那些財迷話，當真有功名，有匾額，有利錢，你捐不捐呀？我真不明白，你要功名，要匾額，要利錢，不知你享受得幾年。虧你還是世愛國恩的旗人，藍頂花翎的佐領，有俸有米，外代還有薪水的提調，聽了陳四寬的話，不知該拿出幾箇有今日沒明日，將來不知落在誰手的錢，反倒裝糊塗，做把戲，你前次還要扣我的分數，你不計較你，死後見了你的祖先，你戴著藍頂花翎，穿著長袍短褂，還跟不上這陳四寬，破衣爛帽，倒比你說得出話來，一面說一面還是憤憤不平，我聽著又是氣，又是愁，又是慚愧，又沒有話駁他，要想發作於大義上又說不下去，只得支吾幾句，向他要國民捐的簿說看看，看了幾天的演說，並各處的來函，以及各項報捐人的姓名，也有在營的兵弁，也有在學的學生，也有報捐館金薪水的，也有報捐廉俸餉米的，也有八十一百兩的，也有二百三百文的，捐的數目不同，看他們那些報捐的信函，都是悲悲切切的，其中旗人雖居多數，漢人更是踴躍，也真有依精阿說的，那喫洋教的百姓，納鞋底的苦人，不一而足，此外還有娼寮的妓女，梨園的戲子，他們捐的還是十兩八兩的，這大概也像陳四寬似的，只當少唱幾天戲，少出幾個局，看完了不由我天良發現，我一番貪名圖利的心，被他那些連羞代罵的話，連唱代講的歌，感化的不知向那裏去了，又把他們說的話，過細思尋，不但貪名圖利的心一點沒有，反倒起了個出力報捐的念頭，我想這陳四寬四個窮苦的人，不過得了我們學堂點工錢，兩個年歲幼小的學生，不過讀了半個學期的書，都知道什麼報國家，什麼有今日沒明日的錢，我也是個佐領，且又讀過兩年的書，僥倖中了簡舉人，我的祖宗們，喫了二百多年的錢糧，也不能再算老帳，就算我是個新入檔的滿洲，俸餉也喫了二十年，薪水也得



了幾個月 比那陳四寬 依精阿 大約總該明白些 我不拿出幾個錢來 陳四寬再說別的 我也無臉責罰他 依精阿等再告假 我也不好意思扣他分數了 推到衆牛景下的兵丁 我家的弟兄子姪 也不好教導他了 以後我有困難的時候 他們也就不管我了 就是死後見了祖先 陳四寬那幾句體體面面揚揚氣氣的話 我也不好意思悄悄學着說 左思右想 實在無法 多捐了我又捨不得 不捐我又過不得 翻來覆去 眼也不能閉 到了五更天 忽然一陣鬼使神差 把錢看的不值什麼 一時高了興 穿上衣 點上燈 研了墨 拿了筆 鋪了帋 咬着牙 捫着心 委委屈屈的作了一篇演說 又不知不覺糊裏糊塗 寫了個五十塊銀圓 又寫了個三串六百錢 演說作完了 我的精神也沒了 磕睡也沉了 一驚醒來 牆上鐘已報了午正 誰知道這篇演說 我未醒時 已被人看了去 大家都說音提調 看破世界了 睜開眼睛了 怎麼捐了個五十塊的銀圓 又捐了三串六百的錢 傳說的通堂皆知 前次搶白我的那兩個小學生 也向我裂嘴大笑 我又不好改口 也只得硬著肚皮 含著眼淚 勉強強強 含含糊糊 答應了箇是 過細一想 也不必心疼 也不必流淚 我也只當生了一場病 喫了幾劑藥 或者是追繳我這提調總會計的札子 不開支我的薪水 就是三串六百錢 也不知是怎麼想到這上頭來的 大約是夜靜更深 心裏憂悶 想了兩天 想起原故來了 我原算是我的佐領俸米 每月領得十七八兩銀子 比前幾年的錢價 每兩多換四百多 提出二百錢來 還比從前多換二百 所以我又寫了個三串六百錢 這也是一時的感動 還能傾我的家蕩我的產麼 這們一想 又高興起來了 特把我這被感動的緣由 一五一十 不隱不瞞 記了下來 奉告國民 (已完)

## 要 緊 新 聞

另請再商教案(○)南昌教案 由外務部堂官 含含糊糊的跟法公使會商 全得依着人家的條款 都老爺遞了一個摺子 說按照督撫原電 江大令身死 決不是自刎 實在是教士王安之刺傷 我們萬不能認錯 外務部一味媚外 不能據理力爭 自失主權 羞辱國體 恐怕民間不服 再要激成變亂 所誤不淺 請批



駁不准 再叫外務部另商 奉○旨外務部知道 政府大員 對着這個草約 大家也都不以為然 所以議  
了多少日子 總沒簽押 如今要整個兒翻案 外務部見了法公使 不免有些為難罷

保洋員駐辦和平會○駐俄胡大臣來電 說海牙萬國和平會 歐美各國 把此事看的很重 中國就派伍侍郎

老遠老遠的挂個議員虛銜 似乎與各國邦交 多有隔膜 請派員常川駐會 跟各國聯絡 外部因一時

難得合格的人 所以總沒奉派 駐英汪大臣 奉保駐美使館所用洋員嘉某 効力多年 最熟公法 人品  
可靠 可以派往和蘭 充當保和會的議員 決不能誤事 不知政府准不准

查辦私賣蒙旗地畝○政府寄電給肅王 說內蒙古敖漢王旗 前有某喇嘛 把地畝私賣給俄人 斗肅王認真

查辦 責令本旗蒙古土 如數贖回地畝 並嚴拿原賣地的喇嘛 從重治罪 聽說京中有人運動 但求不

追究 即肯出銀十萬 拉牽的人 小心出亂子呀

淮軍奉調出關○奉天馬賊鬧的利害 奉軍連打敗仗 趙次帥電商北洋 請調兵帮着勦辦 現由袁宮保傳令

派駐紮宣化的張總鎮勦 統領十營淮軍 趕緊出關剿賊 大約這一枝生力軍 到了關外 總該得力

決不能像奉軍那樣無用罷 中國的兵 准能殺同種 一定可以得力

## 本京新聞

又要唱義務戲了○李統臣 喬盡臣 約會票友 要唱義務戲 定歸十八十九兩天開演 已在總廳具稟 大

約不致批不准 自從玉戎班的老板 辦理勸學會 很是做臉 所以各票友感動熱心 都要盡點義務 各

班名角 也願帮忙 譚鑫培很願出力 那兩天的戲 必然又是不錯 梨園中人 肯幫票友出力 實在難

得 將來改良戲曲 一定容易商榷了 這件事於社會上很有益 可是總得官場提倡 從此鼓舞起來 請

看着罷 效驗一定快 千萬別把梨園人看輕 轉移風俗 全在梨園

西人高樂○一國有一國的法律 一處有一處的風俗 無論是甚麼人 到了那一國 就得守那一國的法律

到了那一處 就得隨那一處的風俗 有句俗話 入鄉隨鄉 就是這個意思 北京九門的城牆 照例不准

閑人登馬道 門兵看守 防備的很嚴 本國人民 固然是不敢私登城 就是各國洋人 也都不肯犯這個

規矩 正是入鄉隨鄉的道理 自庚子之後 從前門到崇文門一段城牆 歸了外人 其餘的城牆 簡直也



就鏡在其內 崇文門到朝陽門一段城牆 外人時常在上頭遊逛 帶著風琴 走得乏了 便坐在城上拉琴 悠悠蕩蕩 真是高樂

故意遲延○仕學館的學員 早就畢了業 四月初間 卷子也看完了 提調爲着貪薪水 一箇勁兒的就誤

直到如今 纔出了榜 如今又想出法子來 打算改改分數 又打算在日本去印文憑（早幹甚麼來着）不

過是爲著耽擱日子 好多領兩個月的薪水 也不必說他不好 但願作提調的人 可別跟仕學館提調學

警兵盡過火○王廣福斜街 雙全小班內 有二人口角相爭 聲音太大 站崗巡兵 恐有意外的事 趕緊

進院裏解勸（巡兵應盡的責任）到了第二天晚上十點鐘 又便衣到雙全班裏討好 問昨晚所出的妓女桂

寶 你鬧的聲音太大啦 你嗓子痛不痛呀 今天還有氣沒有哇 桂寶答道 承巡官護保 多謝多謝 按

巡兵保護地面 本是應盡的責任 第二天又去討好 這箇責任 盡的太過火了

隊長舞弊被革○探訪南局隊長劉某 辦理公事 最愛朦混 新近作了弊病 被隊官查明 業已撤革 這種

人本是步營改造 忽然派了探訪隊長 那懂得安分富差 每月薪水 很夠養家 偏不好好的幹 這叫做

自作自受

匪徒打架○北新橋地方 有個著名的土棍 綽號毛奎子 平日吃倉訛庫 窩娼聚賭 無所不爲 十五日在

齊化門外 跟著名倉匪黑龍（倉場出過告示嚴拿）兩邊約人打羣架 毛奎子受傷很重 聽說毛奎子的

妹妹 在提督衙門控告 他們起事的根由 黑龍趙在齊化門外開寶局 毛奎子前去訛詐 一邊憑字號要

錢 一邊仗勢力不給 因此鬧成羣毆 此案既歸到北衙門 黑龍趙手眼很靈 必然是含糊了結 這樣的

兩個匪棍 還不趁此重辦嗎

## 各省新聞

師範學堂開辦（奉天）奉天女師範學堂 現已開辦 學堂的監督 名叫章雲卿 是王伯安太守的夫人

所請的教習 都是外國著名的女士 分教各科 報名的學生 如今已有五十多人

美商的運動（吉林）有一個美國商人 在吉林省城 極力運動官場 打算辦理一處金礦 不知真與不真 東三

省一帶 外洋各國 早都看在眼裏 你也想著爭 我也想著奪 日俄的戰局 如今纔了結 美人又來找

便宜了



宮門

四月二十四日戶部 宗人府 正白旗值日無引 見 順王假滿請 安 溥良由東陵回京請 安 靈照 柯 劭忭預備 召見 志公續假五日 召見軍機 靈照 柯劭忭

電報

演說民人的苦情○英京電說 俄國議院 新近開會的時候 有衆議員 極力演說民人的苦情 並說議院的 代表人 當趕緊表明俄皇 厚待全國民人 再請把死刑除去 俄國專制政體 事事都講壓力 看待民人 不如牛馬 近來漸漸明白 也知講求憲政 從此以後 俄國必然更強盛了 俄國提督被刺○又說 俄國某提督 忽被工人刺死 不知爲甚麼原故 英土的交易了結○德京電說 土耳其皇帝 已有命令 某島所駐的士兵 一律撤退 英土兩國的交易 目下就要了結

德俄兩皇相會的傳言○又說 德國皇帝 打算在西五六月間 跟俄皇相會 不知確否 俄新外部大臣接任○又說 俄國新任外部大臣 現已接任 英阻德兵逾境○又說 非洲西南一帶 是德國屬地 近因亂黨滋事 德兵前往彈壓 亂首某人 逃入英屬 界內 德兵想要去追趕 當時被英兵攔住

俄皇不願頒大赦○又說 俄國本期議會 奉諭停議 因爲俄國皇帝 不願意頒行大赦 德皇葬○又說 德國某親王 現在去世 德皇感念功臣 親自葬 英皇厚待德人○又說 德國某府代表人 因爲公事 來到英國京城 英皇很是厚待 由兵部尙書開會公宴



# 樂正子見孟子曰 至焉能使予不遇哉

樂正子見平公不能挽回 只得告退出宮 又去往見孟子 把以上的情形 向孟子說明 試看從克告於君 到不果來也這幾句 很透出不平的口氣 原來樂正子名克 向着師長講話 本當自呼其名 因說道 弟子去見魯君 意思引動他禮賢下士的虛心 魯君的本意 倒也很盼望見夫子 乍一聽得夫子到魯 立時就要命駕前來 不料有個嬖臣臧倉 起了忌賢妒能的惡意 故意用些花言巧語 攔阻平公 平公的性情 就談在信用小人 既納了嬖人的讒言 那肯再來見夫子呢 所以有意要來 到底不果 唉 請看小人的口舌 有多們可怕呀 孔子說過 一言興邦 一言喪邦 還不是指定有心悞國 已經就那樣可怕 再要是顛倒是非 無中生有 聽話的沒什麼見解 豈有不墜在術中的嗎 不用說君臣之間 怕有人搬弄是非 就連骨肉至親 父子兄弟 生來的天性 也要提防著被他離間 常見一家骨肉 彼此無嫌 不幸來了個外人 從中壞事 或是男女下人 或是街坊鄰舍 成天際瞎咕唧 自己好於中取利 中國人格又低 漫經過多少閱歷的 一聽小人讒言 無理也說有理 今天聽一句 明天又聽兩句 日久天長 可就上了當了 當初曾參為孔門的高弟 曾子之母 也是一位賢母 曾參平日一舉一動 無不稟命而行 這一天曾母正在織布 從外面走進一個人 冒冒矢矢說道 呵 老太太呀 還要織布嗎 你兒子曾參 在街上殺了人啦 這樣大禍臨頭 你老還不害怕嗎 曾母聽了這話 毫不介意 手中照舊作活 向那人輕輕的笑道 我兒子不會殺人 我不能信 等了一會 又有一個人送信 也跟那人的話一樣 曾母還是不動聲色 正在說話之間 又從外面跑進一人 故做出驚慌的樣子 張口結舌的訴說 說曾參殺人 一點兒不虛 街市上無人不知 您哪想想 這可如何是好哇 曾母一見這樣子 也就信以為真 丟開手中機杼 嚇的滿屋裏亂轉 所以說二告殺人 慈母那要下機而走 何況是平公這等人 遇着個嬖人臧倉呢 孟子所說的幾句話 行或使之 止或尼之 意在平常人的行止 或者是聽信了旁人 至於我今天不遇諸侯 未必不由天意 平公果真要見我 臧氏子那能攔阻 既然如此 勉強見也是無益 照着孟子這番話 不過是感慨嘆息 又有安慰樂正子的口氣 歸命於天 諸位漸漸不可看呆了纔好







